

太空潛艇

THE DALETH EFFECT

哈利・夏理遜著

林宗達 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

太空潛艇

THE DALETH EFFECT

哈利・夏理遜著

林宗達 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④

太空潛艇

福將





太空潛艇

如果船能像氣球般的飄向天空，甚至飛上外太空，那麼牛頓的運動定律便受到考驗了。

以色列籍的教授克萊因發明了「D字反應」，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超能力，可以擺脫地心引力，四個小時便能飛上月球，使美蘇兩大國望塵莫及；因此也成爲諸國政府爭奪的對象。

終於火爆的場面出現了！這場發生在外太空的間諜喋血戰，是否能讓那些利慾薰心的人類覺醒呢？

太空潛艇

太空潛艇介紹

目前，人類要飛到別的天體，得用多級火箭，將太空艙送上太空去，因爲地心的吸力很大，需要大量的燃料。人能不能打破地心吸力，進行太空飛行呢？

一個以色列的科學家說：「能夠！」

他發明了一種名爲「D字反應」的方法，可以打破地心吸力，於是，一艘潛艇，就像汽球一樣飛上太空去了。

但是，這一發明，美國和蘇聯的政府都想奪得，於是一場驚險叢生的間諜便在暗中展開了。

科學幻想小說是一種反映現實的小說，但它不是直接地反映現實生活，而是用曲折的手法在另一種層面上去反映。間諜戰這一題材也同樣可以寫出成功的科學幻想小說的。

作者哈利·哈理遜（Harry Harrison）是美國著名的科學幻想小說作家，出生於一九二五年，現在定居於愛爾蘭，他原是一個商業畫家，畫過連環圖，他也爲科

幻小說畫插圖，由於他對科幻小說很有興趣，結果變成了一個專業的科幻小說家。他的重要作品有《不銹鋼老鼠》三部曲、《死亡世界》、《太空船醫生》、《讓出地方！讓出地方！》等。

《太空潛艇》原名《D字反應》（The Daleth Effect）發表於一九七〇年，英國版曾易名爲《星星在我們手中》（In Our Hands, the Star）。

《科幻名著選讀》不只要選擇世界優秀的作品以饗讀者，我們還在各種各樣的題材上，都加以介紹。《太空潛艇》是一部間諜鬥智的驚險小說，寫來情節曲折動人，正反映了現實世界的眞實，同時它也是一本很傑出的科學幻想小說，含有哲理的內涵。

一

特拉維夫大學物理實驗室的西牆，在一聲巨響中被炸了開來，但這爆炸並沒有使克萊因教授受傷。一座結實的鋼鐵工作檯保護了他，擋住了爆炸和飛來的碎片，他只被震跌在地，擦傷了面頰。他爬起來，用手摸了摸臉，看見手指上的血，吃了一驚。實驗室的另一端塵烟滾滾，被炸得破爛不堪。

着火啦，一想到這點使他振作起來，儀器已經毀掉了，但實驗的紀錄和筆記得搶救出來。他使勁地拉抽屜，但抽屜已被炸彎，好不容易才打了開來，在抽屜裏有一個薄薄的卷宗，這雖然是幾週的工作紀錄，但却是何等重要啊！在它旁邊是一個破舊的文件夾子，夾着的文件有十五公分厚，那是他六年來集中精力勞動的成果，他將這兩份東西抽出來。最靠近的牆壁已經洞開，他就打那兒走出實驗室。首先必須把他的記錄保存好，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樓後邊的小徑通常極少有人來往，在下午曬得人透不過氣來的陽光下，更是不見人影了。從這條捷徑，他可以盡快回到宿舍去。把文件帶回宿舍去安全些，他拔腿

向宿舍奔去。沙漠吹來的熱浪像旋風一樣，由於他專注思索，根本沒有理會有沒有人看到他在狂奔。

克萊因教授顯然思維較常人緩慢，因爲他習慣了想完一個問題再想另一個問題，他定要把問題咀嚼透了，把每一滴汁都吮乾了，才會去想另一個問題。大概正是這種專心致志，他的工作效率特別有成效，也因此能花六年時間專心研究一個問題，那就是以愛因斯坦基本領域原理方程式之一，有關重力分析變異和兩可性的可能爲基礎的一連串複雜的數學假設。現在這一爆炸，正好證實了他這一假設的可能。他像往常一樣，沉入深思，身體却在奔跑，他的衣服由於爬出廢墟弄得髒兮兮，手也很髒，臉上還流着血。囘到宿舍，他脫掉衣服，機械地洗了個淋浴，洗淨傷口，貼上一塊小小的膠布。當他穿衣服時，他才意識到處境的嚴重性。他穿上乾淨的襯衫，從衣架上取下一件夾克來。

他順手取了一條領帶，塞進口袋裏，然後把夾克扔在椅背上。跟着他停住這動作，沉默了好幾分鐘，這時間內，他想出了一個合乎邏輯新想法的新結論。一個快五十歲的初老的男子，樣子很普通，他這麼站了十分鐘，却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克萊因教授不能肯定自己這樣幹是否最聰明，不過你明白抉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於是他打開了一個公文包，幾週前他在貝爾法斯特參加過一次物理會議囘來後，這公文包就一直塞在抽屜裏，裏面有一本旅行支票，支票還沒有用過，因爲他原打算要自己付機票費用，結果來囘機票是物理會議先付了錢，所以那本支票完全沒動用過。他把那兩本文件和他的護照放進公文包，護照上的簽證尚未過期，仍然有效。除了這點東西外，他什麼也不帶了，把夾克整齊地叠好，掛在手臂上，提起公文包，走下樓梯，向海邊走去。不到一分鐘，就有兩個學生滿頭大汗，喘着大氣，緊張地跑上他的房間去，用力敲他的房門了。

熱風吹來，很快就將克萊因剛洗完澡的濕氣吹乾。最初他並沒有注意，但一走上狄津戈夫路，經過咖啡室，他就感到唇乾舌燥，於是走進最近的咖啡館去。那是卡塞特咖啡館，是那類文化人聚會之所，誰也沒有注意到他坐在一張細桌那兒喝咖啡。

是在這時，他的頭腦全面展開思索，作出了決定。在作決定時，他完全沒有理會外間的影響，也沒聽到搜尋他的警號。整間大學正在進行地毡式搜索，最初人們以爲他被埋在磚瓦裏，但發掘證實被爆炸炸毀的實驗室中並沒埋葬着他，跟着發現他曾囘過宿舍房間，他的髒衣服還在那兒，還有血迹呢。誰也不知道該信什麼好了，他受了傷，受了震驚，還到處亂跑嗎？還是被人綁架了呢？搜索範圍擴大了，超出了大學校

園，但誰也沒想到要到卡塞特咖啡館來尋他。克萊因站起來，小心地付足了錢，就悄然離開了咖啡館。

克萊因相當走運，剛巧有一部計程車在隔壁的咖啡店門口停下，他在車門關上之前，就溜進了計程車。

「到利達機場去。」他說。司機解釋已經下班，而且需要更多汽油，又抱怨天氣太熱，總之諸多意見，克萊因耐心地聽着，談判進行得很迅速，他加兩倍付車資，汽車就開動了。

克萊因明白，現在速度是可以避免一大堆不愉快的麻煩的。當計程車駛上了耶路撒冷路，兩輛警車正以驚人的速度，迎面馳來，向相反的方向駛去了。

二

空姐輕輕地拍了拍克萊因教授的手臂，要引起他的注意：「先生，請你把安全帶繫上好嗎？我們在幾分鐘內就降落了。」

「好的，好的，」克萊因一邊說一邊扣上安全帶，這時他才看到前邊要旅客繫安全帶和請勿吸烟的信號燈已經亮了。

這次飛行，對於他來說，是過得很快的，他模糊記得空姐送來過晚餐，但他已記不起吃的是什麼了。從利達機場起飛之後，他完全沉浸在回味剛才的經歷，所以根本不知道時間的過去。

巨型的七〇七客機緩慢地拐了個大彎，從機窗望出去，月亮活像一盞指示燈似地越過天空，下邊的雲海一片迷濛，像一堆結實但又不眞實的景色。飛機開始下降，在雲海上掠過，跟着穿入雲層，雨點洒在機窗的玻璃上。丹麥，又黑又濕，就在下邊某處了。克萊因看到自己那本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方程式的筆記本，就擱在前面的摺檯上，他把它合起來，插進胸袋，把摺檯合上。

在豪雨中突然看見了點點的燈光，一會兒後，跑道出現，他們安全地降落到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魯普機場。

克萊因耐心地等別的乘客匆匆下機，他們大多是丹麥人，剛在南方渡假後歸來，曬得紅紅的臉膛，紅得像要爆炸似的。

旅客們提着草袋子和一些東方的紀念品，諸如木刻的駱駝、銅碟子、剝落脫毛的地毡……人人都買上一瓶海關准許進口的免稅酒。

克萊因跟在別人後邊，最後下機，當他走過時，駕駛艙的門打了開來，可以看得見艙裏使人難以置信地都是閃亮的掣鈕。機長是一個高大的金頭髮的大漢，有着一個巨大的下巴，當克萊因經過時，他向他微笑了一下，他那金翅膀的徽號上掛着一個卡片，寫着「機長黎漢遜」。

機長用航空公司通用的國際語言英語說：「我希望你旅途過得愉快。」

「當然，謝謝你，非常感謝，」克萊因的英語有着很重的英國學院派的口音，這完全掩飾了他的身份。在戰後，他曾在英國溫徹斯特讀過好幾年書，他的英語是講得十分流利的。

所有的搭客都在海關排隊等待檢查行李和護照，克萊因幾乎也跟着人排起隊來等待驗關，他突然想起自己的機票是寫明過境飛往貝爾法斯特的，而且護照也沒有丹麥的簽證。他於是轉過身，悄悄穿過玻璃壁的長廊，走進換機候機室，坐在一張黑色的皮沙發上，用兩腿夾住公文包，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幾分鐘後，他作出了決定，眨了一下眼睛，向四周張望了一番，這時有一個警官經過候機室，他走上前去，問了聲：

「我要見這兒負責的保安軍官，可以讓我見他嗎？」

那警官望着他，職業性地皺起眉頭。

「你可以先告訴我有什麼事……」

克萊因用丹麥語講：「我有機密事見他。」

他突然以流利的丹麥語講話，嚇了那警官一跳：「你是丹麥人嗎？」

「我是什麼國籍無關重要，」克萊因繼續用丹麥話說，「我只能告訴你，這事關係到國家安全，聰明的話就立即帶我去見這兒負責保安的官員。」

那位警官當即同意，在這個矮個子講話的那種嚴肅的口氣中，聽來像是講實話。

「那麼請跟我來，」他說着，靜靜地帶了克萊因穿過一道窄窄的走廊，走上機場大堂樓上去，一邊他小心看着他，生怕這人一下子溜進卡斯特魯普傾盆大雨的黑暗中

去，要是發生這樣的事，可就麻煩了。

當警官向保安官講明情況時，那保安官只對克萊因說了聲：「請坐。」而他一直坐在辦公桌後，沒有站起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克萊因，在記下警官陳述的事項。等關上了門，房間裏只有他們兩人時，保安官自我介紹說：「我是左根生上尉。」

克萊因交出自己的護照，左根生看了護照之後，吃驚地抬起頭來，因爲他從護照看到克萊因並不是丹麥人，而是以色列國籍的。

「你是以色列人？你講得一口純正的丹麥話，我還以爲……」左根生把護照放在桌上，「教授，你的護照沒有問題，我能幫你什麼忙嗎？」

「我要求進入丹麥，現在就進入丹麥。」

「這是不可能的，你只是在這兒換機，你並沒有簽證，我建議你繼續飛往目的地，到貝爾法斯特的丹麥領使館去，簽證只花一天，最多也只要兩天。」

「我希望現在就入境，正因此我才找你談，我是在哥本哈根出生，就在離這兒不到十里的地方長大的，這該沒有問題了吧，你可以爲我安排一下。」

「我肯定這是辦不到的，」他把護照遞還給克萊因，「現在在這兒是沒辦法，但在貝爾法斯特領事……」

「看來你還不明白，」克萊因激動地說，「我必須現在，今晚就入境，你一定得設法安排一下，給你的上司掛個電話，國籍並不是了不起的問題，我跟你一樣也是丹麥人。」

「也許吧，不過我並沒有像你一樣入了以色列國籍，我怕你必須要登上下一班客機……」。

但克萊因沒聽他的，他打開了公文包。

他從公文包裏取出一個薄薄的地址簿，小心地翻閱。一邊說：

「我並不想胡鬧，不過我到這兒來，可以說是件國家大事，你可以給我掛一個電話，請羅穆生教授聽電話嗎？你聽過他的名字吧？」

「當然，誰沒聽說過他的大名？他是諾貝爾獎金得主，不過在三更半夜你打擾他……」

「我跟他是老朋友，他不會計較的，目前情況是夠嚴重的了，吵醒他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這已是更深夜靜，羅穆生在電話中像一隻被吵醒的冬眠的大熊一樣怒吼：

「是誰？這是什麼意思？半夜吵醒人！……克萊因？眞是你嗎？你見鬼是從什麼地方打電話來的？卡斯特魯普機場？」

跟着他不再出聲，靜靜地聽克萊因說明目前的處境。克萊因問：「你幫我忙嗎？」

「當然！那還用說嗎？我還不知道我能做什麼，你就呆在那兒，千萬別走開，我一穿上衣服就趕來。」

左根生在辦公室裏渡過四十五分鐘頂難受的等待，羅穆生終於趕到了。他的樣子就跟報紙上刋載的照片一模一樣，個子高大，臉膛圍着卷曲的鬍子，他一走進辦公室就大叫：「克萊因，果眞是你！」

他們用力地握了握手，差點擁抱起來了，兩個人的臉上都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了對方的微笑。

「好，現在告訴我，你在這兒幹什麼，爲什麼在這樣大雨的夜晚，把我從床上揪起來。」

「我只能跟你私下談談。」

「那當然，」羅穆生轉過頭來問左根生，「我們能在哪兒私下談談？有什麼地方

是可以保密的嗎？」

左根生點點頭說：「你們可以用這間辦公室，我保證它是安全的。」

左根生走出房間，站在走廊上，他十分生氣，但又無可奈何。他們到底在搞什麼鬼？大約十分鐘後，門打了開來，羅穆生說：「進來吧，進來吧！」

羅穆生很興奮，連領帶也解鬆掉，他差不多連拉帶扯將保安官拉進辦公室，一關上房門就說：「我們必須立即見總理！」

左根生愣然不知如何作答。羅穆生又改變了主意，「不，不行，沒用的，這麼晚找不到他的，」他把手搭拉在背後，在房間裏來回踱着步，「明天再找總理，我們首先得把你弄出機場，到我家去。」他停止脚步，望着保安官。

「你的頂頭上司是誰？」

「是探長克魯普，不過……」

「我不認識他，沒用的。等一等，你的部門，你是哪個部的？保安部？」

「部長是安德生先生。」

「對，我認識他，克萊因，你還記得他嗎？」

克萊因想了想，搖搖頭。

「就是我們以前中學時的同學『小騾子』，有一次跌進冰河裏，還是我把他救起來的。」

「我記不起了，後來我到英國去了，大概是我走後發生的事吧？」

「當然，那些納粹畜牲一來，就把學業打斷了，不過，他還記得你的，他會信我的話把這事當作大事處理的。我們一定在一個小時之內把你弄走，然[illegible]你喝一碗熱湯，送你上床睡覺。」

事實上，不只要一個鐘頭，保安部長安德生並不那麼好通融的，他[illegible]了主，要處理這件事，結果使這間細小的辦公室擠滿了丹麥的很多大人物，在最後[illegible]偽文件簽名蓋章之前，房間裏雪茄烟的氣味和毛衣的氣味，弄得人差點窒息了。

最後，辦公室裏剩下左根生一個人了，他已經疲倦不堪，而且對這晚發生的事情始終莫名其妙，他還記得安德生部長把他拉到一邊去，提醒他的話：

「你忘掉有過這件事好了，你不必過問，你從來沒有聽說過克萊因教授的名字，也沒有見過他，不知道他入境，不管誰問你都說不知道。」

左根生聳聳肩頭，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三

克萊因站在高大的窗口旁，望着大學附近的公園，橡樹已經開始變顏色，在丹麥初秋就落葉滿地了。但望着金黃色的樹葉，襯着北方蒼白的天空，仍是一種極吸引人的美景，一團團細小的白雲，在城市的紅瓦屋頂上飄過，顯得那麼尊貴。學生們正在匆匆忙忙趕到課室去上課，在小道上走過。

克萊因說：「我眞的不想見他們。」

羅穆生說：「如果你肯見見他們，大家都好辦得多。」他坐在四壁是書的教授辦公桌後邊，靠着皮椅背，轉過身來望着他的朋友。

「有那麼重要嗎？」克萊因問，轉過身來，他雙手揷進實驗室的白制服的口袋裏。制服的衣袖有幾處燒穿的小洞。

「我擔心正是這般，以色列發現你在丹麥後，十分緊張，我知道他們是從一個計程車司機那兒打聽出你是到機場去的，他們又發現你坐了SAS公司的飛機飛往貝爾法斯特，可是你沒有到達，唯一的中途站是哥本哈根，這就無法隱瞞你的去處了，機

場的人雖然備受盤問，但都死口咬定沒見過你。」
「那位左根生是靠得住的。」
「他當然可靠，他是那麼頑強，假如不是國務院承認了你在這兒，他差點弄出國際糾紛來呢，現在以色列人堅持一定要跟你談一次。」
「爲什麼？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高興到哪裏就到哪兒，他們管不着。」
「你就把這話告訴他們好了，他們已放出風聲說是我們把你綁架了呢。」
「什麼！他們以爲丹麥人是阿拉伯人還是什麼的？」
羅穆生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在大椅子上曲着身子，克萊因跺着脚走到桌前。
「不，沒那事，」羅穆生道，「他們知道你是自願來的，而且你並沒受傷，但他們十分急切要想知道爲什麼你要到丹麥來，如果得不到答案，他們就賴着不走。現在他們的官方使團住在皇家旅館，如果你不見他們，他們要向報紙發表聲明。」
克萊因擔心地說：「我並不想把事情弄成這個地步的。」
「我們誰也不想，正因此他們才希望你見一見以色列人，告訴他們你很好，那他們就會搭下一班飛機飛走。你不需要跟他們多說什麼。」
「我根本不願向他們多談，他們派誰來？」

「四個人，不過我想其中三個只是隨行人員，唯一要認眞應付的是一個將軍，哲夫將軍。」
「老天，怎麼是他！」
「你認識他嗎？」
「太熟悉了，而且他也很熟悉我，我寧願同任何一個談，也不願跟他談。」
「就怕你非跟他談不可了，哲夫將軍現在就等在外邊要見你，如果你不見他，他說他直接到報館去。」
「你可以相信他這話，他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他是在沙漠中學會戰爭的，最好的防禦就是最好的進攻，你陪着我跟他談，別讓我留下來單獨對他超過十五分鐘，超過這時間，可能我會被他說服跟他回去的。」
「我才不信呢，」他站起來，指指他的椅子，「你坐下來，跟他保持着隔一張書桌的距離，這樣會給你一種威勢，他進來時就坐在學生坐的椅子上，那是硬板凳，坐不久的。」
「就是凳子上放一個仙人掌他也不會在乎的，」克萊因皺起眉頭道，「你並不像我那麼了解他這個人的。」

在關上門後，室內一片靜寂，可以聽得出大掛鐘的噠的噠的響聲。克萊因把手放在桌上，考慮着該怎樣應付哲夫，他必須盡可能少跟他交談。

「這兒離特拉維夫眞遠啊！」哲夫用希伯萊語講的這句話嚇了沉思中的克萊因一跳，他抬起頭來，眨巴了一下眼睛，才看出哲夫早已走進辦公室，並且還順手把門關上。哲夫將軍穿着便服，但腰桿挺直，就跟穿軍裝一樣，他的臉孔曬得黑裏帶紅，一道長疤從額頭一直劃到臉頰，掀起嘴角，使人覺得他在苦笑似的。

克萊因無可奈何地說：「哲夫，坐下吧。」

哲夫跟本不理他的邀請，跨着軍步走上前來，站在克萊因前邊，審視着他，像要研究他似的。他說：「我是來帶你回家去的，克萊因，你是我們以色列第一流的科學家，你的國家需要你啊。」

哲夫將軍這話，根本不是勸說，而是命令。他用同樣一種聲音，命令過坦克、噴汽式飛機、士兵投入戰鬥。誰也得服從他的命令的。

克萊因也會服從的，他差一點站起來，跟他走出去了，這命令是那樣有力量，簡直無法抗拒，不過他仍坐在椅子上，他已下定了決心，誰也改變不了的啦。

「對不起，哲夫，我在這兒很好，我要留在丹麥。」

哲夫站在那兒，從上邊俯視着克萊因，他的雙臂垂在兩側，手指彎曲，活像準備撲出去一把揪住克萊因，把他提起來似的。

過了一會，他改變了主意，轉過身，在椅子上坐下，把腿交疊起來。第一輪進攻被擊退了。他準備在另一個地方再次發動攻勢。

他的目光盯着克萊因，一邊從口袋裏面拿出一個相當大的金質烟盒，把它打開。盒蓋上刻着一面阿聯的旗，兩顆青色的星是用綠玉鑲成的。在盒子上有一個乾淨利落的彈洞。

哲夫說道：「你的實驗室發生了一次爆炸，我們十分關切，起初以爲你被炸死了，後來又以爲你受了傷，再後又認爲你被綁了架，你的朋友們都很關心你……」

「我並不想引起他們擔心。」

「……不只你的朋友關心你，你的政府也在關心你，你是一個以色列人，你所幹的工作是爲了以色列國家的。一份文件檔案失蹤了，你的作品已被人從你的國家偷走掉。」

哲夫把烟點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用手掌把烟頭護着，完全是一種軍人不自覺做出來的舉止。他的目光並沒有離開過克萊因的臉，他自己的臉孔像戴了個假面具一樣

，毫無表情。

克萊因張開雙手，作出一個不以爲然的表情，說道：

「我的作品並不是被偷走，它是我的作品，我離去時把它帶走了，我是自願離開以色列，到丹麥這兒來的。很遺憾，你說我偷，那是誤解。但我所做的，是我想做的事。」

「那是什麼作品？」哲夫問得很尖銳。

「那是……我的作品，不關你的事。」他不出聲了。

「克萊因，你說吧，你是個物理學家，你的作品自然是關於物理學的，你這樣答覆不夠好，你的工作並沒有使用炸藥，但你竟炸毀了價值達幾千英鎊的儀器。你到底發明了什麼？」

克萊因沉默了很久，只是望着自己的手，不肯回答。哲夫又以話來刺他：

「你這種沉默表示什麼？你不會是害怕了吧？你根本不需要怕自己的國家以色列，它是你的祖國啊！你的朋友、你的工作、你的生命都在以色列，你把妻子也埋葬在那兒的，告訴我們到底出了什麼錯，我們會幫助你的，跟我們回去，我們會支持你的。」

克萊因的回答，像投進沉默中的一塊石頭。

「我……不能。」

「你必須回去，你沒有別的抉擇，你是一個以色列人，你的工作是屬於以色列的，我們的國家被包圍在敵人的海洋裏，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寸土、每一公分金屬，都應用來保衞國家，一切都是爲了拯救我們以色列，要生存下去。難道你能坐視不理，任由我們全部被壓碎，建起的城市和工廠，全被夷爲平地，再次變成沙漠一片嗎？你想這樣嗎？」

「你明知我並不是這樣！哲夫，由得我吧，你離開這兒回去吧……」

「辦不到，我不會走的，我不能任由你自毀前程，我可以說出你內心的聲音，回家去，我們會歡迎你，你幫助我們，我們也幫助你。」

「不！我絕對不會這樣做！」克萊因痛苦地叫起來。

克萊因的感情像缺了堤似的直瀉而下，一發不能收拾：「我是發明了某種東西，我不會告訴你那是什麼，是怎樣發明的，爲什麼呢？因爲它是一種力量，叫它爲一種力量好了，某種更有力的東西，某種比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力量更強大的動力，這種力量，你可以用於建設也可以用於破壞，可以辦好事也可以做壞事，我如果能發展它，

它將是威力無窮的，我自信能夠，我希望它使用於辦好事，而不去幹邪惡的事情……」

「以色列是邪惡？你敢這麼說！」

「不，你聽我說下去，我並沒有這樣說過嘛，我只是說以色列是目前世界上的一隻馬前卒，沒有人幫助它。石油，阿拉伯人有石油，蘇聯和美國要石油，就得討好阿拉伯人以獲取石油。沒有人關心以色列，除了阿拉伯人，他們只希望以色列被毀滅，拔掉這根他們身邊的刺。超級大國也一樣想用某種不動聲色的辦法摧毀以色列。爲了爭奪石油，戰爭會來臨的，我們剛才談到的那種力量，會用於進行破壞。你們會使用它的，也許你會含着眼淚去使用它，不過可以肯定你一定會用它，那肯定是絕對邪惡的。」

哲夫將軍的回答，聲音低沉得僅僅能聽得見：「那麼，爲了清高，爲了你個人的自疚，就保守住這種發明，忍心看着自己的祖國被毀滅？在你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的心中，你以爲自己比人民選出的代表更有權作出政治決定，你太自以爲是了，不錯，你是舉世無雙的科學家，你確實比世界上一般人更有權作出重要的決斷，你把自己置於大衆之上，狂妄極了，你簡直是個獨裁者，你發展下去會變成希特勒二世的。」

「閉嘴！」克萊因沙啞地怒喝一聲，他從椅子半站起來。大家沉默了一陣，他又坐回椅子上去，慢慢地他覺察出自己氣得臉發紅，太陽穴像有鎯頭在敲擊似的，花了好大氣力才把自己的怒火抑制下來，用冷靜的態度說下去，「好吧，就算你說得對，你是想說我不再信仰民主，你就直說好了。事實上，我並不是這樣的，我已獨自作出決定，我自己會負責。對於我來說，也許這是一種藉口，我是以一種人道主義的觀點來考慮它的。」

哲夫搖搖頭，用一種平板單調的口氣反問了一句：「人道毀滅也算是一種人道主義？」

「當然，你是對的，我不求諒解，我是自願作出這些行動的，我接受這些該負的責任。」

「甚至由於你的背棄，使以色列毀滅？」

克萊因要開口回答，但講不出話來。還能說什麼？哲夫從前後左右進攻，連退路都被他切斷了，他的防禦工事被摧毀掉，除了投降還能怎麼辦？沉默在延長着，一種巨大的哀傷，使克萊因倒縮在椅子上。

最後，他用一種帶着痛苦感情的沙啞的聲調說道：「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我將不

會再回以色列，我是自願離開以色列到丹麥來的，哲夫，你是拿我沒辦法的，你奈何不了我的……」

哲夫將軍驀的站起身來，低頭俯視着他，當他講話時，聲音很低沉而緩慢，在這聲音中迴響起三千年迫害、處死、哀悼、巨大悲傷的回聲：

「你，是一個猶太人，你怎麼可以幹出這樣一件事……？」

這並不需要回答，也無法回答，克萊因默不作聲，不作回答。

哲夫是個軍人，他看出自己吃了敗仗，却不知敗在哪兒，他無法明白，但敗仗是已成局，他心中明瞭，於是他不再多講，轉過身去。

這轉身已說了很多無法講的話，其實又還有什麼好說呢？

他走到門邊，用指尖把門推開，再也不碰它，既不關上它，也不砰的一聲將它使勁關上，而筆直走出去了。

這個打了敗仗的將軍，昂着頭，闊步走出門，要知道他是個從來沒打過敗仗的將軍，他是除非戰死，是不會認輸的。

但是，這次却敗得莫名其妙。

羅穆生回到書房，在房間裏來回亂轉，疊了一下雜誌，從書架上抽了一本書出來

，沒有打開又挿了回去，這樣過了好幾分鐘，大家都沉默着，最後他講話了，但却盡扯些別的東西。

「喂，今天天氣多好啊，陽光普照，你可以看到幾里路外的景色呢，你可以看到那些姑娘們騎自行車經過，風掀起了她們的裙子。喂，我已吃夠了學校飯堂的菜式，再也受不了三文治了，我們到海港的帕維朗尼餐廳去吃午飯吧，那兒可以看到輪船駛過，你有什麼意見？」

克萊因抬起頭來，臉上是一種備受打擊的神色，他是個受不了情緒刺激的人，他不會自衞，也不會掩飾自己的內心。在他臉上是如此清楚地刻鑄着痛苦，羅穆生連忙轉過頭，又弄亂了剛疊好的那堆雜誌。

「好的，如果想去就去吧，我們也該去吃午餐了，」克萊因說這話，聲調是沒有一點情緒的，但他的臉上却掩藏不了內心的創傷。

他們不出聲地駕車穿過公園馳向諾利亞里，果然如羅穆生所說的那樣，一路上看得見少女們騎着自行車，在穿皮夾克的男人身邊馳過，羅穆生把汽車放慢，在自行車道旁慢慢向前駛，而不駛上交通繁忙的大馬路。風吹來，把姑娘們的裙子刮起，豐滿的大腿全部裸露出來了，下午的景色眞是一片風光艷麗啊。

只是克萊因沉浸在深刻的不幸中，根本沒有看一眼姑娘們掀開的裙子，羅穆生乾淨利落地把他那部「雪碧」牌汽車穿過十字路口，一直駛到海邊，泊到帕維朗尼餐廳的後邊。

他們來得還早，佔了靠近大玻璃窗的一張桌子，還未坐定，羅穆生已向侍者招手，點了幾味這餐廳最拿手的好菜。

他們才一坐定，侍者已捧來了一瓶好酒，還是冰鎮的呢，另外還有幾瓶圖波格節日啤酒，瓶子都凍得結了冰。

「來，喝下這個，我敢打賭，你在特拉維夫是喝不到這種美酒的。」羅穆生說。

「乾杯！」他們碰碰杯，一口把杯中的酒喝光。

克萊因呷着啤酒，向玻璃窗外望去，只見黑白相間的開往瑞典去的渡輪，正從海港開出。渡輪上汽車排成一列。乘客都爬到岩石上，對小美人魚作例不可少的觀光，照相機拍個不停。在後邊，是小帆船的白帆，划過藍色的海面。大海，在丹麥你是很難離開海邊四十里的，丹麥是一個海的國家。

突然，在輪船烟囪升起了一股白烟，過了一陣，才聽得見它鳴號的聲響。

「一艘船，」克萊因這時已經又把精神集中到他的工作上面了，所有他情緒上的

痕迹已消失不見了，「我們需要一艘船，我們要更大規模進行試驗時，就有一艘船……
……」

他猶豫地停住，兩個人都向四周張望了一下，像陰謀家似的。當他繼續講下去時，已把聲調壓得很低。

「最初我搞的試驗，裝置太小了，只是爲了證實理論，這種試驗是不夠的，得弄一個大裝置，就可以在更大規模上試驗它。看看我們能不能弄出一點比那次把儀器炸掉更有效力的東西來。」

「會行的，我知道它一定行得通。」

克萊因苦笑了一下，伸手拿過酒瓶：「那麼我們該多喝一杯！」

四

寧士高是個保安官員，他本來有名有姓，但他從來就不提自己姓寧，也許是別有原因吧，他堅持說：「就叫我士高得了，叫我士高吧！」，儘管他堅持自己只叫士高，但他對別人的名字，却記憶得十分準確，他說：「這是保安工作的需要嘛。」

「羅穆生教授，我們必須時刻保持安全，這是很嚴肅的一囘事，」當他說這話時，他的眼睛正觀察着周圍的一切，「你有一些東西需要保密的，那麼你就必須時刻注意安全了。」

「我們這兒有……」

「別告訴我，我不需要知道，越少人知道就越少人洩漏出去，只要准許我作保安的安排得了，你們安心去幹你們的工作吧。」

羅穆生道：「那就好了，我不必再擔心，我們也只是最近才開始工作，還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計劃呢。」

士高說：「本該如此，我認為在開始動手之前就加強保安措施，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們打探不出一點事，他們不會去追尋打探別的任何事的。」

士高有着一個騙人的外表，看上去像個傻瓜，其實他絕對不傻。當他站着，雙手揷進他那件穿得又舊又破的外套口袋裏，彎着腰，活像個喝得半醉的酒鬼，他那平凡的面孔和薄薄的頭髮，更加重這種錯覺。羅穆生知道這是錯覺罷了，士高是一個有很多年經驗的警探，他會說一口標準的德國話，還很會玩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在赫爾辛基混進佔領的德軍中搞情報工作，曾擔任過那地區地下工作者的領導，他後來因爲暴露了身份，差點被蓋世太保捉到，他從一間兩層樓的醫院的窗口跳出來逃脫掉。現在他擔任的工作，與政府某個部門有連繫，只要他辦的事，一定會照他意見去處理的，但他始終不公開身份，這是保安工作的需要吧。他已在實驗室裏進出了一個多月，增設了一些紀律和規定，採取了一些行動，所以該保密的都保密起來了。

「士高先生，這一切似乎非常電影化，」克萊因說，「如果我們把這整個裝置放在卡車上，把它蓋起來，那誰也不會注意的。」

「叫我士高得了，別叫先生那麼見外。不眞實的東西是從眞實的事物借用過來的，電影是取材自生活，你會明白我所指的是什麼，也許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一兩樣東西，但最好還是防犯於未然，這是件保安的問題。」

士高是不容許爭辯的，他們在尼斯波爾學院大樓裏，一輛紅色黑色的郵政車駛入裝貨台，兩個郵差，穿着深粉紅色的外套，搬動車內一些東西出來，從一點可以看出他們不是普通的郵差，他們不理那三個看着他們幹活的人，要是郵差絕不會放過任何跟人聊天的機會的。

士高不出聲地指了指那裝着特別製置的木箱，那兩個郵差也一聲不響地將木箱裝進郵車去。打開的車門一關上，用大鎖鎖好，卡車就發動起來，開到馬路上去。他們站在那兒，一直看到那車子消失進早晨來往的車龍裏。

士高說：「郵政車並不是隱形的，但它是除了隱形之外最好的偽裝，它將駛到中央郵局，混進同樣顏色和樣子的很多部郵車當中，過幾分鐘後，一輛接一輛開出來，奔向四面八方，那車自然換上新的車牌號碼，我相信不會有辦法追蹤到這車子的。我們還是動身吧，到達那兒時，相信它也快開到的了。」

士高駕駛他那部破爛了的舊「奧普」汽車，載着羅穆生和克萊因，穿過一些窄街，繞道走捷徑往前駛，肯定沒有人跟蹤後，車子駛到海港，停泊在一個遊艇碼頭附近，羅穆生和克萊因下車步行，士高找一個附近的電話亭去掛電話。

從瑞典那邊刮過來的寒風有點兒刺骨的寒意，天空灰壓壓的。羅穆生說：「看來像要下雪了。」

「是那艘船嗎？」克萊因望着海岸碼頭盡頭單獨泊着的一艘船問道。

「對，叫『伊斯波』號，它正合我們的需要，是一艘舊船，一艘舊式破冰船，我在去年冬天曾見它一直在海峽中破冰。」

兩個穿着又厚又長的大衣的警員，站在海邊，向瑞典那邊張望，在他們經過時並沒有理睬他們。在半路上停着的一輛車裏，也有兩名結實的大漢。

羅穆生說：「士高把他的狗腿子都派出來了呢！」

「我懷疑他們有什麼可幹的，在這個季節，沒有多少觀光遊客到這一帶走動。」

船舷放下梯子，但船上不見一個人影。他們慢慢登船，梯子在他們脚下格格作響。

「真是一艘老古董了，」羅穆生登上甲板後說，「不過倒還算是結實的。」

在船的烟囪上升起一道淡淡的煤烟的飄帶。克萊因指着裝甲的船舷說：「舊是舊，但却很結實有力，新一代的破冰船是溜上冰面，用船身的重量把冰壓破，這艘老爺船却是從冰上硬闖過去，把冰撞開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聰明的選擇。人呢？都到哪兒去了？」

好像聽到他的話一樣，駕駛室的門打了開來。一個船員走出來，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衣，黑色的皮靴，整個人就像這條船一樣黑而粗壯，臉上一把大鬍子，遮住了他下半邊面孔。他走到他們面前，行了個禮。

「我估計兩位先生就是我被通知要等待的人吧，我是荷加船長，這艘船的指揮官。」在他的態度和語氣中，毫無一點溫暖的氣息。

他們跟他握了握手，士高沒有把他們的姓名告訴船長，這使他們有點難爲情。

「謝謝你讓我們上船，船長，你肯把船借給我們用，我們十分感激。」羅穆生盡力講客氣話。

「我無可選擇嘛，」船長毫無幽默感地回答，「我是奉上級命令必須這樣做的，我的船員也根據命令，呆在艙下邊。」

「十分感謝，」羅穆生極力不表現出帶刺的語氣，正是這時，郵車駛到下邊的碼頭。這可使羅穆生避免了尷尬場面萬「你可否調度一下人手，幫忙把車中的東西搬上船來？」

船長沒有回答，只是向艙內大喝一聲，立即有六七個水手跑了上來。他們比船長顯得更感興趣得多，也許對打破常規感到興奮吧。

當他們把箱子搬上船來時，克萊因咐他們：要小心輕放，它們是不能扔也不能跌落地上的」

一個金髮巨人似的海員，俏皮地說：「放心，我們會把它們輕輕搬動，就像我媽在箱子裏一樣，不會半途扔下的。」

這水手長着一把鬍子，虎背熊腰，力大無窮。他在船長把頭擰開時，對那兩個教授眨巴了一下眼睛。羅穆生對克萊因聳聳肩頭：「喂，你見過這麼巨型的大漢嗎？」

羅穆生和克萊因已研究過這艘船的藍圖，選定引擎間作爲他們工作的地點，船頭的艙間有一道間隔隔開，作電工的房間，收藏工具和補給品。電力車間和發電機是裝置在這兒，同樣很重要的是，它緊貼着船外殼。所有的箱子都被搬到這兒，在兩個科學家的注視下，小心地輕輕放在甲板上，等所有別的人走後，船長走上前來。

「我曾受到指示說，你們的工作是要在絕對秘密中進行的，不過，由於必須給一個鍋爐生火，所以得有一個技工在這外邊工作……」

「那完全沒有問題，」克萊因打斷了他的話。

「……當要換更時，由我親自來給他換更，我將在我的艙房裏，如果要跟我聯繫到我的艙房找我好了。」

「很好，船長，謝謝你的支持。」

當船長走出去後，克萊因對羅穆生說：「老哥，我怕他並不喜歡這一套安排呢。」

「我們擔心不了那麼多了，動手開箱吧。」

把儀器裝置起來，花了大半天。一共有四個基本的裝置，某類電子儀器，在它們那些有着鈕制板的黑色金屬櫃箱中是認不出是什麼的。還有很多連接插頭的粗電線，像蛇一樣纏繞着它們，一根特別粗的電綫，是輸出電力的。當克萊因擔心地忙着擺弄接合器和調整儀器時，羅穆生戴上一對棉質的工人手套，研究塗了油漆的船殼。

「這兒正合適，」他說着，用鎯頭敲了敲一處突起的龍骨，然後用錘和鑿，把塗蓋在鋼鐵上的厚油漆敲下來。他清理出一尺長的地區，把油漆剷得乾乾淨淨，一直剷到露出鋼鐵，然後用一把鋼刷，將那地方打磨得閃閃發亮。

「辦好了，」他滿意地說，脫下手套，點了根香烟，「乾淨得像一個銀哨子了，正極連接這兒，就通遍全個船殼了。」

「但願能如此吧，這連接是最重要的。」

他們把各個綫路接通之後，把從最後一個儀器通出來的粗電綫銲接在那磨淨了的

鋼板上。

「打開動力，」克萊因說，「只開到足以令我們能看出全部電路都接通就得了。」

突然，門口傳來了尖銳的敲門聲，羅穆生走去把門開了道窄縫，只見門外是船長，表情相當不滿。

「什麼事？」

「有一個軍人在這兒要找你談談。」他顯然不樂意扮演傳達的角色。

羅穆生從門縫溜了出去，小心地把門關好。一個全身披掛，穿着軍裝的軍人，手中提着一個野戰電話的皮箱子，電話綫一直從舷梯通到岸上去。

「先生，上級命令我送這個東西給你，其他裝置是設在碼頭外邊。」

「謝謝，請放在這兒吧，我會處理的。」

克萊因從門裏探出頭來，問道：「船長，可以跟你談談嗎？」

船長對那軍人說：「你先到上邊甲板等我，我很快就上來。」等那人上了舷梯，聽不見談話時，才問：「怎麼回事？」

「我們需要一些有技術的人手幫忙，也許你船上有某個人可以幫得上忙吧？要派

人上岸叫人得花很多時間。這事關乎國家利益。」他加上這一句，船長不作聲了。

「好，我照辦，對於這件事我會十分留意，並會全部向部長報告，這兒有一個叫贊士的人，在船塢當過銲工，我派他下來好了。」他毫無表情地說完就走掉。

贊士原來就是那巨人型的水手，力大無窮，大桶的石油氣，他輕輕就提起，像耍玩具似的，滿臉天真的笑容，滿不在乎地說：

「哈，現在讓我看到箱子裏變出的戲法了，呃？贊士是最能守秘密，不會洩漏出去的，眞是件神秘的大事件，出動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還牽涉到諾貝爾獎得主的羅穆生教授，準是很機密的。」

兩個教授看着他都愕然不知所措，克萊因說：「看來還得跟陸上聯繫……」

但他的話被那巨人豪放的笑聲打斷了。

那巨漢說：「別擔心！我什麼都看，什麼也不說，我曾在軍隊裏呆過，在格陵蘭的船塢工作，到過南美洲。我在電視裏見過這兒的這位教授得諾貝爾獎，先生們放心好了，我跟你們一樣也是個好丹麥人，我在胸口還紋了丹麥國旗呢，你們要看嗎？」

他也不等回答，就把衣服脫掉，他胸膛金色的胸毛下邊，果然紋着白十字的紅旗。

「好極了，」克萊因說，還聳了一下肩頭，「看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餘地，你別把你所見的講出去……」

「就算行刑者把我的指甲脚甲都拔出來，我也只會笑，還唾他們的臉，絕不會講一句話的。」

「好，我相信你，進來吧，」他們讓開地方，那巨人擠過窄門，把銲接器搬來，克萊因說：「是連接船殼的銲接不夠好，信號並沒有通過，我們需要銲好它。」

當他們解釋該怎樣連接時，贊士點點頭，點着了銲接器，他的確熟悉技術，船長推荐他是沒有錯的。他再次將那地方打磨乾淨，一邊哼着小調，一邊把電綫牢牢銲上去了。

「你們這無綫電樣子很古怪，」贊士望了一眼儀器，說道，「不過，當然這不會是無綫電，我對無綫電很熟悉，在印度尼西亞我也搞過一陣子無綫電的。物理，這是非常複雜的學問啊。」

「有人批評過你說話太多嗎？」羅穆生挖苦道。

「有時有，不過只需一次，不必第二次了，」他笑着回答，「我說話是多，但絕不會洩露機密的，我講話也只限於對朋友講，跟你們兩位聊聊是挺有意思的，如果需

要我做什麼，儘管叫我好了。」他銲好東西，收拾好器具，就走掉了。

「這人物挺有趣，」克萊因說，「你以爲他會講出去嗎？」

「希望不會吧，但我懷疑，看來得把這事告訴一聲士高，備備案。」羅穆生道，

「如果一切都按計劃今晚實行，那可得非常注意把一切保密起來才行。」

「信號現在很好了，」克萊因說着，把電流關掉，「目前我們只能做到這一步，下一步怎樣？」

這時，電話玲響了，羅穆生拿起電話：「誰？」

「我是士高，觀察的人已經齊集，他們想知道什麼時間可以開始實驗。」

羅穆生答道：「立卽可以開始了，告訴他們，我現在就來跟他們會合。」他掛斷電話，回過頭來問克萊因：「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你快上岸，在那邊與我用電話保持聯繫吧。」

羅穆生跟着電話綫，走上樓梯，他一打開艙門，迎面刮來一陣風雪，凍得他趕緊把大衣扣緊，豎起衣領。他看到碼頭遠處搭起的一個臨時觀察棚裏，擠滿了黑色的人影。士高在等着他下船。

「如果準備好了，他們希望快點進行，天氣突然變了，在下大雪，梁山度海軍上將已七十多歲，而且還有兩個將軍也不年輕多少呢。」

「總理有來嗎？……」

「最後一分鐘他決定不來了，但派了個代表來，空軍的人已到了，名單上的人都到齊了。」

「我跟你到觀察棚去，我得同克萊因保持電話聯繫，同時要簡單講幾句話。」

他一進觀察棚，海軍上將就提出：「我希望能有所解釋。」這老人的口吻多少帶點命令的語氣。

「好的，我先講幾句，諸位先生，我們要進行的是一次戴爾斯反應的實驗。」

「戴爾斯？」一個將軍問道。

「這是希伯萊文第四個字母，相當於D字，克萊因教授以此命名他的發明。」

「什麼發明？」有人窘惑地問。

「這就是我們這兒要觀察的，戴爾斯反應（我們簡化就叫它D字反應吧）在理論上已經得到證實，過去在實驗室已進行過試驗，現在企圖以更大規模來試驗，由於這次試驗在安全和物理學方面有很大困難，我們不敢保證不會失敗。」

有一個生氣的聲音在問：「什麼失敗？」

「幾分鐘就有結果，大家觀察吧……」這時電話響了，打斷了羅穆生的話，「誰？」

「準備開始了嗎？」

「是的，先從最低電力開始？」

「好，最低電力，開始！」

羅穆生捂住電話，回過頭對大家說：「請大家看着那艘破冰船吧。」

這時正下着大雪，視野並不清楚，只見破冰船收起了舷梯，把繫在碼頭的纜索解開，海潮將船慢慢飄離碼頭，海浪擊拍着船身。

「還看不出什麼，」羅穆生對電話說。

「我加大輪出吧，」克萊因回答。

人們冷得盡在跺脚，響起了一片低沉的嗡嗡聲。有人轉過身來，正要向羅穆生抱怨，突然空中響起了一陣高頻的尖銳刺耳的震音，這震音似乎從四面八方傳來，也不知是從哪兒發出的，令每個人感到音波穿透骨頭。但這種刺耳的聲音很快就消失掉，雖然震動的頻度依然存在，却不再使人感到刺耳的痛苦了。震音是像大提琴的弦奏出的低音，只是嗡嗡地鳴響罷了。

就在這些聲音消失後，破冰船開始發出格格的聲響，先是從船殼某一部份響起，又到另一部份發響。船甲板上傳來驚叫聲，全船像一陣哆嗦，四周的浪花濺開，被吸吮到船殼上去。

「老天，看啊！」有人倒吸冷氣叫起來，大家望去，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好像水底有一個巨型的活塞推動似的，整艘破冰船慢慢地升起，離開海面，先是載重綫出現，跟着深紅色的船底也露出水面。現在可以看到黏附在船底的蠔殼和水草，水草懸空掛着，在船尾那巨大的螺旋槳，也滴着水離開了海面，在海邊的水手迅速把電話綫放出去。

「這是怎麼回事？」有一個觀察者叫起來，但却被別人興奮的叫聲所淹沒。雪這時已沒那麼大，碼頭上的探照燈，照亮了升空的破冰船，這時整艘破冰船已離開海面好多米」。

「克萊因，行了，你已成功啦！」羅穆生望着幾千噸位的破冰船沒有支持而空中飄浮，他向電話大叫，「已經至少離開海面幾米啦！現在把電力減小吧，減小……」

「我已在減小，」克萊因的答話有點緊張，「不過有一種諧振出現，一種駐波……」

他的話被破冰船傳來的一陣金屬的怒吼聲所淹沒，船像在哆嗦，跟着，使人吃驚的速度突然發生，船尾像失去了那種看不見的支持，滑落下來。

一陣巨響，在船濺落海面時，海浪像一隻進攻的猛獸一樣直立起來，巨浪湧上了碼頭，有兩米多高，然後直撲上岸。這有幾尺深的浮着海沫的海潮，拍擊觀衆棚，在後牆濺起更高的浪花。它將人們冲倒，捲翻在地，像一個巨幕似地鋪天蓋地壓下來，人們你壓我，我撞你，亂成一團。

當浪潮退去後，人們發出呻吟和叫聲，船上也有人在驚叫。

「在這兒，我的老天，這是海軍上將！」

「別碰他，他的腿斷了，也許更糟……」

「扶我起來！……」

「快叫救傷車，這人受傷啦！」

守衞跑上來，皮靴在石路上格格作響，有人從警察無綫電發出求救。

破冰船在海上前後搖擺，金屬發出格格的聲音，可以聽得見船長憤怒的叫聲壓住所有的聲響。

「把水抽出去，你這蠢貨，拔出木栓，我找出是誰幹的好事定要揍他一頓！」

警車嗚嗚的叫聲越來越近，附近傳來了救傷車的鐘聲。車頭燈照亮了碼頭，只見退去的浪潮，像瀑布般瀉回大海去。

羅穆生目瞪口呆，被海浪冲得倒在牆邊，渾身濕透了，被電話綫纏住，他硬撑着坐起來，靠着粗硬的石壁，望着人們發狂地亂叫亂跑，破冰船在海中起伏不定，他被這突然的災難嚇壞了，身邊躺着受了傷的，可能死掉了的人

他覺得實在大可怕了，這是不應發生的事情，但同時，內心突然升起了一種狂喜，他差點大聲喊叫出來。它成功啦！他們完成了這一試驗！D字反應正如克萊因預料的那樣呢！

這是世界上的一件新鮮事物，在這一夜之前並不存在的某種東西，已經誕生了。從此以後，世界將會大大改變，不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羅穆生在黑暗中不禁微笑起來，連從自己下巴流下來的血也沒有注意到，事實上，他四隻門牙已被磕掉了呢。

半夜裏，救傷車和警車來往奔馳，引起了另一些人注意。

七

幾天之後，在西大使館的一間房間裏，博斯達先生和一個醜陋的大漢在談話，這個大漢名叫舒密特，不過在旅館登記時却用了另一個名字史密斯。從他的外表看去，不難認出他是個德國人，五十多歲，但仍虎虎有力。

博斯達說：「我要你找的東西找到了嗎？」

舒密特挺直身子坐在他前邊，說道：「我已打探出有一個海軍上將，一個中將，一個上校，還有一個別的級別的軍官，還有一個國務院的高級官員，一共五個人。我相信，另外還有一些人是在醫院治療輕傷的，他們敷藥後就離去了，這些人中有空軍人員。」

「好，非常細緻。」

「這可不是容易辦到的，軍隊的醫院是不易偷看到病歷的，那需要花錢……」

「少來這一套，你是會得到報酬的，不用害怕，我還要問一句是什麼造成這些人受傷？」

「那就難以肯定了，只知道同一艘叫伊斯波號的破冰船有關。」

「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情報，我們早知道了，」博斯達微微皺起眉頭，「得多探聽一些別的內情才行。」

「這破冰船已被拖進海軍船塢進行大修，據說船殼受損壞，我估計這損壞同那些人受傷是有關係，但要取得情報很困難，保安加強了。」

博斯達點點頭說：「舒密特，我深信那裏邊一定是進行着一件重要的大事，顯然對丹麥人來說，是極重大的，所以才會把海軍、空軍和國防部長都牽扯進去，還有一艘破冰船，破冰船使我想起了冰，冰使我想到俄國，我一定要弄清這是怎麼回事。」

舒密特露出一種毫無幽默感的微笑，說道：「那麼說，北約組織也沒有給你一點兒情報？」

「這不關你的事，」博斯達皺着眉頭回答，「你到這兒，是供給情報給我，而不是向我打聽情報的。不過，也不妨告訴你，北約對這事毫不知情。」

「哼，那麼北約組織太不老實了，你們國家對北約貢獻這麼大，竟不供給你情報。」

博斯達望了望手表，不耐煩地說：「下一週同一天同一時間，你給我一份報告，

那時你得打探出更多東西。」

舒密特把手頭的一份傷者名單交給他：「你說要影印一份，那麼……」他伸出手板，微微一笑。

「錢，你就直說好了，舒密特，錢，不必害羞講錢，我們都是爲錢工作的，是錢使車輪轉個不停，沒有錢，什麼也幹不成。我先影印下來，你等一等。」

博斯達從一個門口走到隔壁一間相連的房間去，舒密特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好像對靠牆一列檔案櫃毫無興趣，他甚至張大口打了個呵欠，然後不滿地閉上嘴。他知道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在電眼監視下的。

博斯達回來，把那名單還給他，另外遞了一個空白信封給他，他將那信封塞進口袋。

「不數一數？」博斯達問。

「你是個守信用的人，我還數什麼？」舒密特站起來，拿起大衣和帽子，一句話也不多說，走出房門，順手把門掩上。

他並不直接走出使館大門，而轉下一道小樓梯，走進美新處的圖書室，借了兩本書，再從圖書室走出大街去。

舒密特在街上跟着一個拿書的人，慢慢走過加尼遜教堂，轉入奧斯特波特地下鐵車站。在車站，他買了張報紙，回過頭來，看有沒有人跟蹤他，然後走到車站盡頭的洗手間去，出來後把書和報紙放進自動鎖儲物櫃，放好鎖匙，走另一條樓梯到候車室。但他卻並沒有搭地下鐵離去，而從另一道自動梯回到地面。他像很口渴的樣子，在一個吃角子老虎機買了一罐嘉士伯啤酒，喝完後抹了抹嘴邊的泡沫，然後從車站的後門走了出去。

他拐了個彎，經過教堂走進另一條街。在轉角處，他很瀟酒地回過頭來，肯定沒有人跟蹤，就走進了蘇聯大使館的鐵閘。同一份名單，他又收取盧布了。

六

黎漢遜機長拿着電話在等着，一邊用手指輕輕地點着電話機，那個只自稱是士高的人站在窗口，望着外邊灰濛濛的多天下午景色。外邊傳來噴氣式客機發出的嘯聲，有一架巨型客機駛上了跑道。

漢遜用英語講：「喂，瑪莎，一切都好嗎？好……不，我是在卡斯特魯普機場，剛下機，從雅典飛囘來一路沒事，不過有點麻煩，我立即又要動身了……」他點着頭，表情有點不快。

「聽着，親愛的，我完全沒事，不，你正確極了，我再同意不過了，不過我們確實無能爲力的。……可不是嗎？我不能駕飛機，剛下機哪來精力呢？這次是我作乘客。因爲有一個同僚，在加爾各答動盲腸手術，我去頂他的班。我下一班機就飛走，現在他們不放我囘家，我會睡一覺的，明天我就飛他的飛機囘來。好，……大概四十八小時吧，很抱歉不能吃到你爲我準備的晚餐了，吃不上北歐牛扒，得吃印度咖喱了……要挨一個禮拜呢。我要他們給我加津貼加班費的，我用來買樣好東西囘來給你，……

好的……再見。吻你。」

黎漢遜掛斷了電話，毫不隱瞞自己的不滿地望着士高說道：「我並不欣賞對自己的妻子撒謊。」

「黎漢遜機長，十分對不起，但這是無法避免的，你知道，這是保安措施，還是小心爲上。」士高看看手表，說道，「飛往加爾各答的班機剛剛起飛，在乘客名單中有你的名字，你也在加爾各答旅館登記了房間，雖然你不會接到電話的。一切都把細節想得很周密地佈置好了，這是必須的，但却無害。」

「爲什麼必須？你不知是從哪兒鑽出來，把我帶進這辦公室，給我一封由大人物寫的信，要我一切聽從你指揮，還包括有我空軍後備級的司令官的指示，要我答應絕對合作，包括要我對老婆講大話，可是你們什麼也不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囘事？」

士高嚴肅地點點頭，向房間四周環視一周，像看有沒有竊聽器似的。然後用手指捂住嘴唇，過了一會才說：

「如果我能告訴你，我自然會講的，但我不能。過不了多久你自己就會知道得很清楚，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吧？我給你拿皮箱吧。」

漢遜自己提起了皮箱，把帽子戴好，他有六尺四寸高，穿着駕駛員制服，這大個

子差不多已擠滿了這小房間了。士高把門打開，機長跟着他走出去。他們從機場大廈的後門出去，有一部計程車在等着他們。

他們才把車門關上，汽車就開動了，司機也不問一聲要開到哪兒去，離開機場向右拐了個彎，駛離了卡斯特魯普。

黎漢遜望着窗外，這時他臉上的怒容已經消失，他是生氣不長久的：「眞有趣，不是進哥本哈根，而是向南駛，到南邊種馬鈴薯的小島去，我們在這方向會找到什麼有趣的事嗎？」

士高伸手到前座去，拿起一件黑外衣和一頂黑色的貝雷帽，說：「麻煩你脫下你的制服和帽子，穿戴這些，我肯定你的褲子是沒有人會認出是北歐航空公司的制服的。」

「天啊，這算什麼，叫我當間諜？」黎漢遜一邊說，一邊在窄小的後座脫衣服，「我猜，那位司機也是一伙的吧？」

「當然是的。」士高不動聲色地回答。

黎漢遜把脫下的衣帽交給士高，士高將它們放進一個皮箱裏。黎漢遜把黑外套的領子反起，貝雷帽戴得蓋住眼眉，把下巴縮進衣領裏問道：「喂，我這樣子像個特務了吧？」他自己忍不住咧開嘴笑起來，但士高却毫不欣賞他這番幽默。

「我要請求你，不要作任何吸引人注意我們的事，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能告訴你的就那麼多了。」

「好吧。」黎漢遜沒趣地答了一聲。

在這以後，他們一路上不再講話，汽車穿過剛犂過的等待春播的田野，拐進一條小道，駛向一個叫特拉戈爾的漁村，黎漢遜懷疑地望着一路經過的那些紅磚舊屋，他們並沒有停車，却一直往前駛到漁港去。

「到瑞典去嗎？」黎漢遜問，「坐汽車輪渡？」

士高沒回答，他們開過了渡輪碼頭，駛向一個小港口去，那兒有幾艘遊艇泊在海邊，其中有一艘相當大的有內艙的快艇。

車一停，士高就搶先提了機長的皮箱，說：「請跟我來吧。」他一邊提一個皮箱，帶領黎漢遜上了那快艇。快艇的駕駛員立即開動引擎，士高說：「好了，我要告辭了，我想你在艙裏會舒服些。」他把箱子放進艙裏去。

「要我到哪兒去？」

士高沒有回答，下了船，給快艇解了纜。

漢遜聳聳肩頭，彎着腰，穿過低矮的艙門，艙內光線很暗，他坐在椅子上，不久就發現原來艙裏並不只他一個人呢。

「你好，」他向坐在遠處的一個人打了個招呼，却沒有人理他。等他眼睛適應了光綫，他發現那人脚邊也放着一個皮箱，而且也穿着一件黑外衣和戴了一頂黑色的貝雷帽。

黎漢遜笑起來了：「怎麼搞的，他們也把你給抓來了？怎麼我們都穿同樣的制服？」

「我不知道你說些什麼。」那人試探地說，脫下了貝雷帽，塞進口袋去。

漢遜坐到那人對面，說：「我敢說你也跟我一樣，是被土高用神秘的方法拉上這船上來的，要我們化裝去幹什麼鬼勾當。」

「你怎麼知道？」那人問。

「直覺嘛，」漢遜脫掉貝雷帽，向那人望去，「我見過你嗎？在宴會還是……不，是在雜誌上，你就是那駕潛艇的，曾救過墮海的七〇七客機，你是卡遜？韓寧？還是什麼？……」

「韋韓寧。」

「我叫黎漢遜。」

他們交換名字後自動地握起手來，緊張的氣氛一掃而空。艙內很熱，漢遜把外衣打開，韋韓寧看到了他裏邊穿的制服襯衫，說道：

「這不是頂有趣嗎？一個海軍的潛艇指揮員和一個北歐航空公司的駕駛員，被趕上這艘快艇駛出厄勒海峽，這可能是啥意思呢？」

「也許丹麥有一艘我們還不知道的航空母艦吧？」

「那爲什麼把我牽扯進去？如果要我這個潛水艇指揮官，那準是一艘潛水航空母艦了，可我並沒聽說過。」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半小時後他們的疑問獲得答案了，快艇的引擎關掉，泊在一艘軍艦旁邊。韋韓寧探頭望了一下，說：「當然，這是一艘船，叫『貝林』號。」

「從未聽見過。」

「我可知道它是一艘海軍學院的船隻，去年我上過這船，當時它是作爲一艘小型試驗潛艇貝拉克斯普魯坦號的母船，我爲那小潛艇試航。」

水手探進頭來，問有什麼行李代拿，他們交出行李，跟着水手走上起伏不定的舷梯。一個海軍軍官請他們到軍官起坐室去。

那裏邊坐着有十多個穿軍服的人，在等候着他們，這些都是海陸空軍的代表，其中還有四個穿便服的人。漢遜認出了兩個，一個是個政治家，曾乘搭過他的班機，另一個是諾貝爾獎金得主羅穆生。羅穆生說：「請坐下吧，我將告訴你們爲什麼我們要在這兒開會的。」

第二天早晨快要黎明的時候，他們已經出了波羅的海公海水域，離海岸一百里了。黎漢遜睡得很不好，他並不是水手，船搖來晃去令他無法入睡。他是最後一個上船的，剛巧看見小型潛艇吊出船舷。

「看去活像一個玩具，」黎漢遜說，這大個子駕駛員，雖然戴着北歐航空公司的帽子，但像別的人一樣，穿上高筒橡皮靴、毛衣和厚羊毛襪，以禦北極刮來的寒風。多天的天空，層雲低壓。

「它並不是玩具，實際上比它表面看來大得多，韋韓寧熱列地爲潛艇辯護，「它可以載三個船員和兩個觀察人員，潛航性能很好，能潛得很深，易於駕駛……」

「沒有螺旋槳的？」漢遜眨眨眼問，「是悅落掉嗎？」

「這是一艘潛艇，不是飛機！它是用水下噴氣引擎的，就像你七四七那些大傢伙一樣，所以它能像烏賊一樣在水裏用噴水的方式推進。」

克萊因把羅穆生拉到一邊。羅穆生用舌頭推頂着新鑲的門牙，還不習慣。他說：「今天是試驗的好天氣，能見度低，雷達看不到什麼。剛才一架空軍飛機在上空偵察，在我們周圍一百四十里內沒有一艘船。」

「我們上船去做試驗吧。」

「不，你別去，由我去，我知道你想去，但總理認爲你太重要，不能讓你去冒這第一次試驗的險，我認爲他很對，我倒樂意同你換位，但他們不讓，海軍上將是看過這命令的，他會嚴格執行的。不用擔心，我會很好地照顧你的寶貝，我們已經消滅掉諸振的難題，沒有什麼事會出亂子的，你等着瞧吧。」

克萊因聳聳肩頭，不再出聲，他知道再爭也沒用。

在人們揮着手和叫喊聲中，小潛艇已吊落海面，韋韓寧在它還沒有碰到水面時，已跑下了舷梯，一躍登上潛艇，從指揮塔頂上的艙口溜進去了。

幾分鐘後，水下的引擎已嗡嗡作響，韋韓寧從艙口探出頭來，喊道：「上船吧。」

羅穆生拉住克萊因的手說：「放心吧，不會有事的，我們裝置好D字機器以來，已檢查了十多次的。」

「我知道，祝你好運！」

羅穆生走下舷梯，黎漢遜跟在他後邊，他們走進潛艇艙口後，將艙蓋關閉掉。

「起錨！」韋韓寧對無綫電大喊了一聲。纜索全鬆開了，小型潛艇開始拐彎，離開母船。

克萊因拿起電子咪，講道：「離開母船大約三百米之後，開始進行試驗。」

「好的！」

貝林號的引擎早已關閉，在海濤中搖晃着，克萊因緊緊握住鐵欄，望着潛艇駛遠去，他的臉跟往常一樣平靜，但他感覺出自己的心跳。理論是一回事，實踐又是另一回事，但他相信這次試驗是會成功的。

他拿起望遠鏡，可以望見潛艇在海面輕快地駛去，海水被它冲開，浪濤湧上來洗刷着船身。

跟着，海浪只濺拍到船舷，潛艇的船身越來越多露出水面，顯然潛艇在越升越高，最後竟像一個汽球一樣，浮在海面。

它穩定地離開了水面，升起來了，離開海面五米、十米、三十米……全船的人都張大口、瞪大眼睛，像凝結似地站在那兒望着潛艇越升越高。

潛艇像一艘比空氣還輕的飛機一樣，二十噸重厚甲的潛艇，已經離開海面在空中慢慢飛行，水還從艇上滴下來，以一種尊嚴的姿態，向母船轉過身來。

沒有人出聲，面對着這種令人無法置信的現象，大家都啞了。

可以聽見潛艇上徹徹的引擎響聲。

克萊因拿起電子咪，眼睛一直望着空中的潛艇，對潛艇發出命令：

「現在，可以把它駛回來了，我認爲我們可以說，這次試驗完全成功啦！」

七

克萊因背後有一個黑板，前邊圍着一圈坐着迫切想聽講的聽衆，雖然是在「貝林」號的會議室內，却使他有如置身大學的教室裏，感覺可以揮洒自如了。黑板上寫了一個「ㄟ」字，這是希伯萊文的D字，在這個奇怪的字母下，寫着「D字反應」，這是他今天要講的題目。

克萊因清了清嗓子開始說：「請各位耐心聽我講，我得先談一段簡短的歷史，才解釋今早大家看到的現象。你們應該記得以色列曾作過一系列的大氣層探索試驗，是用火箭射上太空，那是幾年前的事了。這些試驗是有一些作用的，不用說還有向周圍的阿拉伯國家顯示我們……不，應該說他們以色列也有自己製造的火箭的作用了，但由於以色列地理位置的局限性，既得不到也依靠不了外國的供應，以色列國土細小，沒有別的抉擇餘地，火箭只能直上直落，否則就會落到周圍的阿拉伯國家，又會釀成一場大戰。這就需要精確控制的技術。可是一枚火箭直升而起，只能停留在發射點的上空，這是沒有研究價值的，也違反了一系列重力學的原理，雖然也獲得了一些係數

，可是却不可能眞正探索太空。故此我當時研究的興趣就放在『類星體』上面，並研究它們不可理解的動力的可能來源，以突破地心吸力的問題。正如大家知道，類星體的來源至今未有得到完全的解釋，可能是與太陽的色球爆發有關，於是我首先大量閱讀太陽色球爆發情況的資料，地磁學、宇宙光，在當時都是被大家認爲神秘莫測的現象，我是花了很多年集中精力研究愛因斯坦相對論與地球重力學有關的原理的實質與資料的，這些研究導致走向死胡同，我仍念念不忘，於是我扔開前人的資料後，顯示出一種新的動力，這種動力似乎減少了物體的重量，却不改變物體的質量，這同強烈的磁場有關。那就是說重力質量和慣性質量是暫時不相等的，我把這種動力名之爲『D字反應』，我發奮去把它發現出來。」

所有人臉上露出奢惑的表情，引起了克萊因注意，甚至有個軍職很高的官員，也莫名其妙地在乾瞪眼。於是克萊因用手捂住嘴，咳嗽了幾聲，掩飾住自己的慌亂。他這才意識到，這些人並不是物理系的學生。

「我不想再多談技術上的細節，設法用簡單的語言來解釋一下那古怪現象吧，雖然這樣只能講出個近似的道理，有一些事我看是沒有辦法能解釋得令你們明白的。就如十二隻鷄蛋，孵了之後，其中一隻蛋竟孵出了鷹，爲什麼？誰也不知道。」

會議室內引起了一陣嗡嗡的低語，有人微笑起來，表示到底聽明白了點什麼了，這使克萊因有了勇氣再講下去。

「我首先研究重力反常現象，以數據確定它的本質，作了一些簡單的實驗。在物理學上，正如同其他事物一樣，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是大有幫助的，例如如果你要在一個大城市中追蹤一個罪犯，知道了他的名字，或有了關於他的相貌，那要抓他就容易得多了。一旦我們從太陽光譜中找到了氦，就在地球上發現了它的存在。氦一直是在地球上存在着的，只是沒有被注意到，到我們知道要找什麼時，就輕而易舉找到它了。關於'子反應也是一樣，我知道要找的是什麼時，我就找到了問題的答案，而且我推測出它是可能控制這個……」他把這字吞了回去，「這是不眞的，我不能這樣辦，目前就讓我們稱它作一種『能』吧，要記住，它並不是能，我做了一系列實驗企圖控制這種能，控制是可能的。一旦控制住，就可以將這種D能加以調節，這只是現代科技的技術問題罷了。你們今早已經看到結果，潛艇升上天空，這只是一個非常有限度的展示，沒有理由認爲潛艇不可能按我們需要選擇的速度，在外太空飛行。」

有人舉起手，克萊因很有信心地點了點頭，他心裏感到得意，到底人們聽懂他的話，提問題了。那是個空軍軍官，職位很高，但看上去却很年輕。

那年輕的空軍軍官站起來說：「克萊因教授，請原諒我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你這樣做是否異想天開？照我所受的教育，這是不可能的，你這豈不是推翻了牛頓的定律了？在潛艇引擎是沒有足夠力量，不管怎樣裝配，能夠將潛艇升起，保持長久懸空的。你提到相對論，它是牢固地以動量、質量、能量爲基本的，而今天所見，使人懷疑，豈不連相對論也成問題了？」

「說得對，」克萊因同意道，「不過我們並沒有不理這些限制，我們只簡單地使用了它們沒有應用的另一種不同的參照架構。作爲分析，我請你考慮一個壓縮空氣筒的能量，如果把壓縮空氣放出，灌進一個氣囊內，就足以使一個氣球升起，如果你用繩子把自己吊在氣球下，一起升離地面，只要一安士左右的壓力加在利刃上就可以把繩子割斷，那你就會以高度戲劇性的動作被帶回地面上來。」

那軍官熱烈地答辯道：「可是割斷繩子，只不過將我升到高空去而保存起來的動能釋放出來罷了，地心吸力把我拉回地面來。」

「說得對，正是由於我們能把地心吸力擺脫掉，才能使潛艇飛起來嘛。」

「但這是不可能的！」

一個更高級的空軍軍官打斷了他的話，「可能也罷，不可能也罷，這事發生了，

你他媽的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好過去信什麼定律定理，定律是人訂的，也可以被人推翻嘛，如果你連自己的眼睛都信不過，我以後不准你飛行了。」

那軍官趕快坐下，將軍們都哈哈大笑，會場氣氛活躍起來了。等笑聲靜下，梁山度海軍上將開始講話了：

「克萊因教授，我對你講的關於你那機器的原理的每一件事，都十分相信，並感謝你設法解釋給我們聽，如果我說這都無關宏旨，請不要誤會我侮辱你，因爲我們軍人並不理解高深的學理，但你剛才可以用D字反應飛上太空，這是眞的？」

克萊因回答說：「當然是眞的，但我希望你能明白，這仍有不少未知數，如果我們能得到足夠動力能使潛艇持久獲得D字反應，我相信下一次實驗，應該是一次眞正的太空飛行了。」

海軍上將問道：「你指的是什麼？」

「首先考慮的是，目前的太空飛行是運用火箭升空，火箭是通過作用與反作用定律而活動的，一路上拋棄一些東西，而向相反方向推進，這需要數千磅的燃料，反作用質量，得把每一磅升空，這是要花大量資金，而且極端複雜，而用途却有限。一次眞正的太空飛行，應該像開汽車或駕輪船一樣，不需要像火箭那樣，而是一艘眞正在太空飛行的宇宙船。群星將不是遙遠得無法達到，它們將成爲我們世界的一部份，由於我們不需要反作用的質量，一艘眞正的宇宙船應可以經久不變地飛行，在飛行的中點建立起加速度，然後逆轉方向，繼續減速，一直到它着陸。這將使飛往月球或其他星球所需的時間差別完全改觀。」

「差別有多大？」有人問，「你可以給我們一些詳細數字嗎？」

克萊因沒有立即回答，他在考慮，但羅穆生已站起來代他回答了：「我想我可以解答你這問題，大家在談論的時候，我已把它算出來了。」他拿起計算尺，迅速地算了一下，「如果在一級引力下加速減速，在船內的乘客是不會有失重或飄行的感覺的，加速度到九百八十，我們就當它一千吧，每秒一千公分，月球平均距離大約有四十萬公里，結論是……」

大家都屏息着等他算出結果，他皺着眉頭又再算了一次，當答案還是相同時，微笑着抬起頭來。

「我們不用四小時就可以飛到月球，到火星要久一點，火星最近地球時有八千萬公里，要三十九小時。也不算太長。先生們，如果D字反應能作出眞正的太空飛行，那麼眞是一件新事物啦！」

大家聽後，全都楞住了。

當他們清醒過來，一想到這一新發明將打開太空旅行的各種可能性，整個會議室突然轟然響起了七嘴八舌的談話聲。克萊因用粉筆敲敲黑板，叫大家靜下來。現在大家都很專注地聽他的意見了：

「各位，大家都明白，D字反應飛行開拓的可能性幾乎是無可計算的，我們必須改變太陽系大小的觀念，但是在我們登月之前，還必須要有足夠的動力能源，能夠起飛是一回事，要飛到遙遠的外太空去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們有一種能源足夠供應這旅程所需嗎？這飛行能持續可靠嗎？」

大家緊張地望着他，克萊因繼續說：

「下一次潛艇的飛行，應回答大部份這些疑問，這潛艇將嘗試飛到地球大氣層的最高點，我將親自指揮這次試驗。」

他向四周環視，大家都張大口，愕然不知所措。於是他點了點頭道：「謝謝大家，那麼我建議盡快實行第二次試驗。」

八

黎漢遜旋緊了瞭望塔下的水密門，對韋韓寧說：「現在我開始明白爲什麼需要一個飛機駕駛員上一艘潛艇了。」

韋韓寧指了指鑲在艙壁的一張小桌，說：「你作好紀錄吧。」

漢遜看了看手錶，打開了紀錄簿，說道：「我會記好的，如果這試驗成功，你將是唯一的潛艇指揮官獲得飛行員的薪酬。」

克萊因專心在擺弄着機器，說道：「韋船長，請起飛吧，我相信至少這將是你的潛艇飛上太空的一次試驗，你能把它駕駛得像上一次那麼好的。」

「好，執行。」韋韓寧坐到駕駛座，駕駛的操縱器械，很像飛機的儀器，駕駛盤向左右轉動以決定潛艇的方向，兩個噴氣引擎推動潛艇變換方向。而尾舵的擺動，使潛艇可升可降。

「已升空兩百米了，」韋韓寧告訴大家，同時將動力慢慢減小。

「你那些噴氣引擎的活塞，是機械的嗎？」克萊因問。

「是的，是電動的。」

「你可以將它們全部關閉，而發電機仍保持輸出嗎？如果能維持供應電源，那我們有變壓器可以使它開動儀器的。」

韋韓寧關掉一系列的開關掣，說道：「所有馬達的動力已經關閉，除了空氣調節器沒關上，如果需要，關上有限度的一段時間，我看是可以的，要關嗎？」

「不用，現在已經夠電力了。我可以開動D字反應儀器，用很少的動力，就可飛上一百米的高度。」

黎漢遜在紀錄中記下儀表的數字，望了一下舷窗外的波光：「韓寧，你這潛艇上有安裝測高器嗎？」

「沒有。」

「遺憾，我們現在只能靠雷達而不能用聲納了，看來你離開了海面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韋韓寧臉上顯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搖了搖頭，望出舷窗。這時他感到一種震蕩透過全艘潛艇，海面很快就在下面消失不見了。

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地望着潛艇的儀表，說：「現在升空了。」

潛艇繼續像汽球一樣向上飛升，過了一會，黎漢遜從舷窗估計着高度，輕輕地說：「一百米啦。」

克萊因把儀器調整好，回過頭來：「看來電力很足，只用了很少一點就飛上一百米，我們是有力量飛得更高的，根本不存在負荷過重的危險，各位，準備好了嗎？」

「我早準備好了。」

「教授，你就按掣好了，留在這兒沒什麼好處的。」

嗡嗡聲在增強，他們被壓迫在座椅上，黎漢遜和韋韓寧從潛艇舷窗往外望，激動得不得了，因爲那小型潛艇像火箭一樣，向高空筆直地飛升。

空氣在艇外呼呼地擦過，艇內有着一種像輕微吹口哨的聲音，那振動只像冷氣機發出的聲音一樣，像嘆息一般輕微。引擎很正常，整艘潛艇就像不用花什麼力氣一樣，靜靜地向上直飛，跟電影裏看到火箭升空很相似，但却沒有噴出火焰，也沒有如雷般的聲響。

海面在下邊變成像鏡子一樣平滑，看不見波濤了，只見他們的母船貝林號，像一隻模型玩具船似的，越縮越細，不久就被低飛的雲層擋住，看不見了。

「我們像在盲目飛行，」黎漢遜的大手捏成拳頭又鬆開，緊張地說，「連一個像

羅盤一樣的儀器都沒有，這不對頭。」

克萊因是他們三個當中最鎮定的一個，他精神完全集中在操作儀器上，連窗外的景色也沒看上一眼。他說：「這次只是試驗，下一次飛行所有儀器都會配齊，我們現在只是像坐升降機一樣，往上升起，從D字反應裝置看來，我們還只是在地球引力之內，以同樣速度在擺脫着引力。」

雲層變得越密，但白色的雲海很快就落在他們的腳下了。

潛艇越升越高，突然，引擎平穩的節奏改變了，克萊因問：「電流在減弱，哪兒出了毛病呢？」

韋韓寧在機房裏，喊叫道：「燃料，我不知怎麼搞的，電力在減弱……」

黎漢遜道：「這是大氣壓力，我們已到達了天頂了，大氣層的天花板，空氣中的氧氣很稀薄！」

引擎咳嗽起來，抖動了一陣，幾乎停了下來，潛艇打了個哆嗦，一陣之後，他們開始急劇地下降。克萊因叫道：

「喂，你能採取什麼辦法嗎？D字反應儀器斷了電流不起作用了！你能維持電流嗎？」

「用電池！」韋韓寧一邊說一邊去拿電池，但他的身子飄然而起，在空中浮動，因爲急劇下降，他站也站不穩了。

韋韓寧向自己的座椅撲過去，但身不由己，飄了起來，碰撞在瞭望鏡的鐵柱上，反彈下來，痛得他呲牙咧嘴。不過，這次他終算一把抓住了椅背，把自己拉下來，坐進椅子，縛緊安全帶，伸手去開動各種開關。

「把電池的電流全部開足。」

下降還在繼續着。克萊因迅速地望了其他兩人一眼，說道：「準備好，我已將儀器關掉，現在我一開動它，我怕反應會不那麼輕的，因爲……」

金屬在咯咯作響，不固定的儀器在翻滾，打碎掉。突然一股壓力使他們的肺部的氣差點全壓了出來，他們全都被重重地壓在椅子上，相當痛苦，眼前一陣發黑，血都往上湧，差點暈倒過去。

過了一陣，這痛苦就過去了，他們猛吸了口氣，清醒過來。

韋韓寧面色白得像抹了粉，頭上有一道血斑，那是碰破了頭流的血。外邊現在只有雲層了，引擎運行得很平滑，他們都在喘着氣。

黎漢遜喘着氣說：「下次……下次可別這樣了。」

克萊因鎮定地問：「還繼續試驗下去？」

「只要不出這碼事，我願試驗下去。」黎漢遜說。

「同意，」韋韓寧道，「不過我建議用電池的電力。」

「電池充電情況怎樣？」

「良好，只用了不到百分之五。」

「那我們再次升上去，到電池耗去百分之七十時，我們就囘來，這將有一個安全幅度，加上到時可以使用引擎發的電力，不會有問題的。」

這次再度上升很順利，雲層落在後邊，發動機運行得很順利，韋韓寧把引擎關閉後，潛艇繼續上升，使用電池的電力了。

「至少已有五千米高了，」黎漢遜用飛行員的眼光估量道，「大氣層現在要在我們下邊了。」

「那把時間記錄下來吧。」

「全記下了，雖然字迹歪歪扭扭，還是看得出來的。」

地球在下邊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氣層像一個藍色的飾帶，襯着黑色的太空，煞是美麗，叫地球爲藍色星球確是有道理的。在太空中一邊是耀眼的太陽，在另一邊可以

看見明亮的星球，陽光從舷窗照進來，把艇內一切都照得通亮。突然，上升的那股壓力消失掉了。

克萊因說：「儀器功能正常，我們停留在太空中，能估計出目前的高度嗎？」

黎漢遜說：「一百五十公里，地球現在看去眞像從人造衞星在那高度拍下的照片呢。」

韋韓寧指出：「電池已耗去百分之二十五了，消耗得很慢。」

「對，要飛翔是要耗去電力的，但比上升耗得少些。」

「我們成功啦！」黎漢遜大聲叫起來，「我們成功啦！我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做什麼事，我們眞的成功了……」

「電池已消耗百分之三十了。」

「那麼我們囘去吧。」

「這次下降可以比上次緩慢一點吧？」

「放心好了。」

潛艇像一片葉子一樣，輕輕地飄落，穿過了銀色的雲層。

黎漢遜問：「我們會不會偏西了？能降落到原來升起的地方嗎？」

「我想這麼短的時間，再多也不過偏上一兩里。」

「我們還是用無線電去聯絡吧，」韋韓寧把電掣打亮，「我們很快就進入通訊範圍，可以……」

一個聲音從擴音器清楚地傳出來，用的是哥本哈根的丹麥語，裏面全是俚語，不是這城市土生土長的人，是聽不懂的：「……潛，女兒，潛，不要上來透氣，潛泳深點，小妹子，潛深一些……」

「他們在講什麼？」克萊因抬起頭來問。

黎漢遜望了一下窗外，急忙回過頭說：「是那麼回事！米格飛機，俄國佬的米格飛機，我們剛出雲層，他們還未見到我們，可以降得快些嗎？」

「鎮定！」克萊因撐了一下儀器，一股力量把他們的胃直迫上咽喉，「到離海面大約兩百米時，通知我一聲，免得我們直插入水底。」

黎漢遜握緊椅子的扶手，以防止飄起來，雖然他早已繫上安全帶，但總覺得坐不穩當。波羅的海鉛色的海面，迎面衝來，越來越近，現在可以看出波濤白色浪頭了，貝林號就在海面上，離他們不遠。

「再降近些……再低一些，對，現在是兩百米高度了！」

他們的潛艇還在往下衝，砰然一聲，鬆開的儀器突然滾動，滑到甲板一邊，船身遇到了一股有力的衝擊，潛艇一頭插進了海面。

「韋船長，現在請你駕駛吧，」克萊因說，「我現已關上D字反應的裝置了。」

活塞立即活了起來，韋韓寧像是愛撫地擺弄着各種鈕掣，要他在一艘潛艇中作一個乘客飛行，是很難受的，他在牙縫裏吹了聲口哨，設法把潛艇擺正，浮上水面。

「漢遜，用潛望鏡看一看，那東西很容易擺弄，你就學電影裏看到的那樣使用它好了。」

「升起潛望鏡！」黎漢遜一邊說，一邊把兩邊的把手拉下，把帽子往後一推，臉湊近那橡皮的墊子去觀看。

「什麼也看不清。」

「你擰一下那視焦鏡頭嘛。」

「對，這好多了，母船離我們大約三十度，四周看不見別的船，但天空的視野很小，看不出有沒有米格飛機。」

這時無綫電講話了：「喂，潛艇，聽得見嗎？……」

「聽見了，出了什麼事？」

「估計你們曾闖進了俄國的早期警告雷達系統，他們以爲是什麼飛彈襲擊，出動了米格飛機在這一帶盤旋，現在已經飛走了，我們想他們沒有看見你們降落，請靠近，報告試驗結果。」

克萊因拿起話筒：「成功飛上一千五百公里的高空！」那邊傳來了一聲歡呼聲。

九

舒密特對桌子上擺着的大堆蘇聯雜誌和報紙一點也不感興趣，他只望了一下封面，有《新時代》、《今日俄羅斯》、《眞理報》、《美帝國主義干涉入侵高棉十二年》等。他倚着椅背，把肘子抵着桌上的書刊，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一隻鴿子拍着翅膀，飛到窗檯上，用粉紅色的眼睛透過有水珠的玻璃往房間裏張望。舒密特將香烟在烟灰缸上抖了抖，這突然的動作，嚇得那鴿子飛走掉。

麗狄亞推門進來，舒密特連忙轉過身子，她是個苗條的金髮女郎，如果不是由於她有着斯拉夫人高聳的顴骨，會以爲她是個北歐女人呢。麗狄亞穿着一身合身的「徐姿」的套裝，青綠色的，無疑是在丹麥購買的貨色，舒密特看見她皺着眉頭在看他寫的報告。

麗狄亞用德語說話，但明顯帶有俄國口音：「這報告沒有什麼價值，考慮到我們付給你的錢，是值不得的。」別看她樣子長得漂亮，但扳起一副寡婦面孔，說明她是個KGB的特務負責人。

舒密特不動聲色地說：「那報告裏有大量情報的，即使是反面的情報也是情報嘛，我們現在知道美國人也跟我們一樣摸不着頭緒，丹麥人並沒有將他們內部的秘密與北大西洋公約的盟友分享呢。我們知道，這次事件把各軍種都牽涉進去了，麗狄亞同志，請注意看看最後那一段吧，你就可以看到我已認出了破冰船上的一個平民。他就是諾貝爾物理獎金得主羅穆生教授，我認爲是最有興趣的，這事件與一個物理學家有什麼聯繫呢？」

麗狄亞對這番話毫不動容，她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照片，遞給舒密特：「你講的是這個人？」

很多年來，舒密特對控制自己的表情不流露出任何反應是富有經驗的，但這次他却大吃一驚，這張照片是在很差的光綫中用長距離鏡頭拍攝的，但仍可以認出是羅穆生拿着一個小皮箱，從一艘船的舷梯上走下來。

「是他，這張照片你是怎樣得來的？」

麗狄亞冷冷地回答：「這不關你的事。你必須明白，我這部門並不只僱用你這個間諜，你的那個物理學家顯然是與火箭飛彈有關，你去弄清他的一切，他見過什麼人，他在幹什麼，同時，別把一點兒情報供給美國人，否則你就太不聰明了。」

「你這是侮辱我，你是很清楚我是忠於你們的啊！」

「是嗎？你忠於誰？只忠於自己。對於一個雙重間諜根本不存在侮辱的問題，我只講清楚一點，如果你出賣我們，就像你出賣CIA那樣，那會是個不可寬恕的大錯誤。對於你來說，根本沒有忠心，只有金錢。」

「相反，我是最忠誠的！」他把烟蒂弄熄，掏出烟包，遞了一枝烟給麗狄亞，她看到那烟包的商標，不禁微微揚起眉毛。美國香烟在哥本哈根是相當貴的。「抽一枝吧，我是在外滙免稅店買的，只需外邊價格的五分之一罷了。」他給她點了烟，才繼續講下去：

「我對你們的組織最忠誠，因爲這是我最明智的安排，你我都是搞諜報這一行的，我可以向你擔保，要刺探蘇聯的情報是非常困難的，你供給我那些出賣給美國人的假情報，美國人是永遠打探不出它們的眞僞，因爲CIA實在效率奇差，喜歡把什麼情報都當眞的，報上去領功，結果假情報他們也當寶貝一樣供給他們的政府。不過，話說回來，他們出得起錢，什麼情報也肯付出大筆錢的。」

他擧起香烟，微微一笑，「並不比你們出得少呢。不過，我喜歡你們的組織，即使是在貝利亞……」

「貝利亞死了這麼久了，情況已有了很大改變，」她尖銳地說，「像你這樣一個前納粹人員，一個奧斯威森集中營的屠夫，有什麼資格談論道德呢！」

他沒有回答，她望向窗口，在微雨中可以看得見那長形的白色建築物，她指了指說道。

「你知道嗎？舒密特，美國大使館裏的人也急於想打探出丹麥這個國家秘密呢。」

「這我明白。」舒密特說。

麗狄亞說：「你可知道那邊白色建築裏也有我們的人嗎？告訴你，可別忘了，你是我們的一個僱員，我們對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密切監視着的。你應該設法去接近這個羅穆生教授……」

她的話還沒說完，就因門被推開而打斷了。一個捲起了恤衫衣袖的年輕男子匆匆走了進來，遞了一張剛從電報機上撕下來的紙給他，她迅速地掃了一眼電文內容，睜大雙眼：

「不！這是不可能的！」

她輕輕地說了聲，顯然大受震驚。

那年輕人無話可說，只點了點頭，他臉上也顯出同樣無法置信的表情。

「多少個鐘頭了？」克萊因問道。

羅穆生望着掛在實驗檯上的表格：「超過了兩百五十，還在繼續運轉。」

克萊因望着那閃閃發光的圓形的小儀器，它運轉時並不發出很大的聲音，只像冷氣機微弱的聲響：「眞替你高興，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羅穆生說：「英國人在六十年代已做了大部份的基本工作，我對它發生興趣，是因爲它和我的研究有一定聯繫，我曾將等離子升到兩千度，不過只能保持有限一段時間，幾千微秒罷了。跟着，紐卡索爾有些科學家開始以一個內部電場使用氦銫等離子場，達攝氏一千四百六十度。他們可以使等離子增大一百倍。我利用了他們這種技術，建造了這兒的這個『小漢斯』，我仍未能夠測出反應的程度，但我想一定有辦法的。不管怎麼說，『小漢斯』工作得很好，能穩當地製造出幾千伏的電能，這我就沒什麼可抱怨的了。」

「你是創造奇迹呢！」克萊因像表示感激地點着頭，這時一個助手遞給他一杯咖啡，他一邊喝着，一邊把心裏想着的講出來，「增大這個，將可以提供我們作眞正太空飛行的能源，那將是一個壓縮的原子能發電機，就像目前核潛艇上用的那一類型，

就足夠我們用了，不必燃料，但還有一個難題。」

「冷却。」羅竺生接口說，一邊吹着熱騰騰的咖啡。

「對，在船上你可以用海水冷却，但在太空就不行了，我估計可以建造一個外部散熱裝置……」

「這裝置會比那船還要大呢！」

「對，我也想像得出它會那麼大。這又使我們囘到你那聚變發動機，產生大量的能，却只有極少的多餘熱量溢出，我幫你忙把它弄出來好嗎？」

「太好了，我們之間也不講什麼客氣話……」他的話沒有講完，因爲聽得實驗室另一端響起了一陣突然的談話聲，就問道：「那邊出了什麼事嗎？」

「對不起，教授，只是在讀新聞吧了。」女助手舉起了一份晨報。

「有什麼大新聞嗎？」

「俄國人也登月了，他們的太空艙在月球着陸，就降落在寧靜海中央呢。」

「美國人對此不會高興的，」羅穆生說，「直到目前，美國認爲月球是美國的風景之一呢。」

她把報紙交給他們，瞪大雙眼，說：「麻煩就在這裏，他們着陸是着陸了，但登

月艙出了些毛病，沒辦法再起飛呢。」

報導只那麼一點點，還附有三個蘇聯太空人在起飛前拍下的面露笑容的照片，他們是納爾托夫、沙夫貢和玆洛尼柯瓦。一個是上校，一個是少校，一個是上尉。一切都組織得很好，電視轉播、記者招待會、起飛、第一級、第二級、無綫電報告，並且還感謝領導同志的關懷使這次登月成爲可能，接近月球，着陸。他們都在月球上，而且還都活着，但出了亂子，到底是怎麼囘事，報導沒有說清楚，結局則是顯而易見的。那三個人是註定完蛋了，他們沒有死掉，但也只能活到氧氣用盡那一刻。

那實驗室助手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在離家這麼遠的地方死去是多麼可怕的啊，這死法也夠慘了。」大家都沉默起來。

克萊因默默地思想着，他的目光望向那發動機，當他囘過頭來，發現羅穆生也在望着它，看來他們都在動着同樣的念頭。

羅穆生看了看手錶說：「走吧，我們囘家去，今天這兒已沒什麼事可做了，如果現在走，還可以趕得上，交通還不會阻塞。」

羅穆生把汽車穿過單車的車龍，駛向北方，他們都一直沒有講話。他們把汽車裏的收音機擰着，一路上聽新聞。

當他們回到家時，羅穆生的妻子烏娜一見他們就道：「今天你們兩個怎麼回來得這麼早？」她已四十多歲，但仍很吸引人，他待克萊因簡直像對兒子般寵愛，儘在說他太瘦了，這時也不放過他。「我剛在弄茶點，我給你們弄些來，吃些三文治，可以頂到吃晚餐，克萊因得多吃點，你太瘦了。」她也不理抗議，走進廚房去了。

他們走進客廳，擰着電視，丹麥台還未播出，瑞典台正在播送有關蘇聯太空人的特別節目，他們注意地看着。莫斯科已把詳情公開了，雖然顯得支離破碎，但誰都可以拼湊出整個悲劇的結局來了。

着陸的情況是良好的，而且正在選定的定點，一切看來都是很完美。當關閉引擎後，三脚支架突然有一隻脚失去平衡。具體情況沒有講明，不知道是哪隻脚斷掉，還是揷進一個深洞裏，但結果就十分清楚，登月艙側向一邊，其中一個引擎被撞脫，燃料流瀉掉。登月艙沒有辦法再起飛，太空人被困在月球。

「我在想，可能蘇聯人會發射另一支火箭去救他們吧？」克萊因問。

「我懷疑。如果有這種機會，他們準會提到的，你可以從訪問中聽得出那種悲劇性的調子，如果有任何希望，他們不會不提的。他們是打了輸數，這三個太空人是完蛋了，在爲他們做紀念像，掛進光榮堂裏去了。」

「美國人有何反應？」

「如果他們能有辦法，還不爭着表演嗎？但他們什麼也不說，這正說明他們無能爲力。」

「難道美國人沒有太空船準備飛往月球？」

羅穆生搖搖頭：「他們肯定沒有，如果有，也沒有辦法飛去，從美國飛往月球，現在正是最不合適的月份，等到他們有好天氣發射，那三個太空人早已死掉了。」

「那麼……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嗎？」

這時烏娜推着一茶几茶點走進來，說着：「來喝茶吧！」

羅穆生對克萊因說：「你心裏知道得很清楚，你跟我的想法是相同的，爲什麼我們不利用『小漢斯』這聚變發動機，安裝在那艘潛艇，飛到月球那兒，去救他們出險吧？」

「你說出來，聽起來活像是發瘋了。」

「我們本來就生活在一個發了瘋的世界，何不試一試？我們去跟總理談談如何？」

「爲什麼不可以？」克萊因擧起茶杯，「那麼，到月球去！」

「到月球去！」

烏娜瞪大雙眼，望着他們兩個，以爲他們兩個眞的發神經了。

十

在月球上，蘇聯登月艙裏，納爾托夫上校說：「現在關上無綫電，下次聯絡是十六點正。」他關上了無綫電通訊機。納爾托夫戴着一副太陽眼鏡，只穿着短褲，身上再不穿什麼了。他熱得渾身大汗，這細小的艙，擠得像個熊穴。

沙夫貢在睡覺，張大口在喘着粗氣。茲洛尼柯瓦上尉在擺弄收音機，他們在太陽能板得到足夠的電源，找尋着日以繼夜爲他們播放的節目，雖然有一些沙沙聲，仍聽得到那古老民歌用三角琴彈奏的優美旋律。他把手放在腦後，向後仰臥着，哼着不成調的歌曲。納爾托夫往外望去，看見黑色的天上那藍色的地球，有着一團團白色的雲霧，這使他強烈地希望能抽一支香烟。沙夫貢在睡眠中呻吟起來，乾裂的嘴發出喋喋的聲音。

「下棋嗎？」納爾托夫問。

上尉放下書，拿出那袖珍的象棋，這是「伏斯托克四號」上最重要的設備之一呢。

太陽，將強烈的光綫，射向寧靜海，在太空艙外，太陽像是靜止不動地懸掛在黑色的天空上，雖然它一直在向地平綫下降，但肉眼是看不出來的。戴着太陽鏡往外望可以看到的也只是一片沙石罷了。岩石和沙礫的海洋，灰白色，珠母色，泛青色，却沒有一點點生命。

「誰想到，月球會這麼熱的？」納爾托夫說，「你先走棋吧。」

「誰又想到我們會在這兒留那麼久？儘管這太空船打磨得那麼光滑，有些射綫還是透進來的，它不是百分一百的反照率，所以艙內越來越熱，我們本來以爲只在月球呆上一天，所以沒把這方面考慮得很周到。」

「已經過了十一天啦，留心你的象吧！」上校用手背揩了一下額頭的汗，望了一眼外邊毫無變化的景色，又埋頭到棋盤上。這時沙夫貢醒過來了。

「太熱了，他媽的熱得無法入睡。」他嘟噥着。

「你已經睡了兩個小時，還不夠嗎？」上尉說。

「少多口！上尉。」沙夫貢生氣地叫起來。

茲洛尼柯瓦一點也不害怕，反唇相譏：「別忘了我也是蘇聯英雄，跟你一樣的，現在級別軍階已經沒有意義了。」

沙夫貢不滿地望着那兩個埋頭下棋的人，他自己棋下得很蹩脚，他們兩個輕而易舉就弄得他一敗塗地，根本不願跟他下棋了。這倒使他有更多時間思索目前的處境。他問：

「還有多久氧氣就要耗光？」

上校聳聳肩頭，頭也不抬回答道：「還可以支持兩天，也許三天，等啓用最後一個氧氣筒就知道得更清楚了。」

「以後怎樣？」

「到時再決定吧！」他有點氣了，下棋總可以使他迴避開這問題幾分鐘，他根本不願考慮這個可怕的結局，「我們早已談過，窒息而死是痛苦的，有很多簡單得多的死法，我們等一會再去討論吧。」

沙夫貢從座椅上溜下來，俯身到舷窗，它只可以看到外邊一角景色。他們曾經試圖用挖深其它兩隻支脚，使太空艙平衡過來，可是流失掉的燃料，却無法得以補充，脫落的引擎也毀壞掉。地球就在頭頂上，離得那麼近。他自言自語地說：

「風暴已經結束，波羅的海整個海域都看得很清楚，我敢說可以看得見列寧格勒，那兒現在正陽光普照……」

「閉嘴！」這次是上校大喝一聲了。沙夫貞也就不再作聲。

十一

這時，波羅的海的海浪正激拍着「貝林」號的船身，濺起了白色的海沫，又退了回去。一隻海鷗正在船邊慢慢地飛翔，等着人把任何垃圾扔下大海，好看有什麼可吃吃的。克萊因站在船欄旁，迎着晨風，東方的天邊還有着紅色的朝霞，太陽已在水平線上冒出，天上沒有雲，一片碧藍，藍得就像天海一色。

他身後的艙門打開，黎漢遜伸着懶腰走了出來，他現在穿的不是北歐航空公司的制服，而是空軍軍官的軍服了。他職業性地向四周望了望，說道：「教授，看來正是飛行的好天氣呢！」

「叫我克萊因好了，我們是這次重要飛行的同船戰友，不要太客氣吧。」

「說得不錯，這次飛行的確是重要的，我剛開始認識到這一點，計劃是一回事，可是一想到吃了早餐就起飛到月球去，在那兒吃午飯，這有點難以接受，」提到早餐，他立即覺得飢腸碌碌，「走吧，讓我們先吃早餐吧，再遲什麼都被人吃光了。」

其實黎漢遜這擔心是多餘的，他每樣都吃一點，他吃了冷品熱品，把乾脆的麥片

和着牛奶，用北歐人的方法，一咕嚕喝光。跟着吃鷄蛋，四種不同的麵包，一塊乳酪，火腿，三文魚，……克萊因却習慣像以色列人那樣只吃一點兒東西作早餐，他出奇地看着這大個子飛行員狼吞虎嚥。

羅穆生倒了一杯咖啡，走過來，說道：

「我們三個人是一起登月，我半夜裏起來，總算說服了山度海軍上將同意了。」

「為什麼？」黎漢遜吃了一大塊三文魚，問道，「我是個飛行員，自然要去，但為什麼兩個物理學家一起去？這不冒險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羅穆生道，「因為船上有兩種不同的儀器——D字飛行器和聚變發動機，兩者都需要專人負責，而剛巧我和克萊因是唯一能處理這兩種儀器的人，在這點上面，物理學家並不是最重要了。如果潛艇要飛行，這世界上只有我們三個人合作才能使它飛行。我們現在已不能退縮，比起三個蘇聯太空人的命運，我們所冒的險是算不了什麼的，現在，這已不是個冒險問題，而是事關國家名譽，我們知道能辦得到，我們應該去試一試。」

「丹麥的名譽！」黎漢遜莊嚴地說，他跟着咧嘴一笑，「這次眞把俄國佬甩到屁股老遠後邊了，打他們個人仰馬翻！他們國家有多少人？有兩億兩千六百萬或兩億兩

千七百萬，而丹麥又有多少人？」

「不到五百萬。」

「對！就是莫斯科也比丹麥人口多！他們發射火箭就大吹大擂，在紅場遊行示威，政治家發表演說，報紙上說什麼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是蘇聯所有，可他們的登月艙一着陸就吃鱉了，連汁都流光了，我們却去把他們救出來！」

同在餐廳裏吃早餐的海軍官員都停下來，傾聽着黎漢遜熱情得越講越大聲的這番話，等他一講完，大家都歡呼喝采起來。

他們大笑着，充滿了丹麥人的幽默感，不錯，他們的國家雖小，但他們極端自豪，他們有着自己上千年光輝的歷史和傳統。同時，丹麥也像各波羅的海的小國一樣，時刻擔心着北極熊越過淺窄的波羅的海，把熊爪伸進他們的領土。這次拯救蘇聯太空人的活動，將會在未來長久被人們記着。羅穆生看了看手錶，站起身來：「快吃早餐吧，吃完就要動身了。」

他們趕快吃完早餐，上到甲板，潛艇已經放下海面，技師們在作最後的檢查。

黎漢遜說：「潛艇經過這麼重大的改裝，應該給它命名了，似乎叫它『飛行墨魚』更恰當些。」

韋韓寧檢查好潛艇，走上船欄，他對這潛艇很了解，改裝是在他監督下進行的，在這潛艇已變成了一艘太空船了。他說：

「我也不知道它現在是什麼了，我想大概是一艘太空船吧，但它已不再是潛艇，我把它原來的機器全搬走，安上那個大盒子，還在船尾改裝了噴汽管，眞是罪過！」

黎漢遜拍拍他的肩膊：「別傷感！你已經盡了責任了，你已將一隻卑微的毛蟲變成了一隻飛上雲天的彩蝶呢。」

「多麼詩意！」韋韓寧提不起情緒，「她不只是一隻彩蝶，而且是一隻登月的飛蛾了，你好好照顧她吧。」

「放心吧，難道我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嗎？再說，只有她能飛上月球去，不會有意外的。改裝工作都搞妥了？」

「全改裝好了，爲你安裝了氣壓高度計，還有無線電測高計、額外的氧氣艙、空氣調節機、噴氣引擎，一切都辦齊了。我們甚至還在船上準備好午餐，海軍上將還特別擺了一瓶香檳，準備你們登月時開瓶慶祝。」他伸出大手，緊緊握住飛行員的手，「祝你好運！」

「今晚再見！」

送行的握手，最後的叮嚀和指示，跟着在一片歡呼聲中，他們登上了潛艇，關上了密門。在潛艇的瞭望塔上，漆了一面紅白兩色的丹麥國旗，在早晨的陽光中閃閃發光。

「準備起航！」黎漢遜坐在駕駛座上說。

羅穆生問：「我們都確定做什麼了嗎？」

「我確定，」黎漢遜說，「只是缺了飛行地圖。」

「懷特兄弟試駕飛機時也沒有飛行圖的，這點我們留給後人去辦吧，克萊因，開始吧！」

克萊因點點頭，他望望舷窗說：「母船已移開，讓出地方給我們起飛了。」

「漢遜，你是駕駛員，我在這兒控制機器，你可以操縱航線，我們過去也擺弄過，你知道該怎麼操作的。在起飛和着陸時得合作，因爲D字裝置需要我操作，羅穆生管機房，保證供應我們持續的電流。電池沒有動用，是充好了電的，但只在緊急時才動用它。我希望不需要動用它，我希望起飛後能盡快飛上大氣層外，漢遜把航線校準，如果大學的電腦沒錯，他們會告訴我們什麼時候開動噴氣加速；如果他們沒告訴我們，那就得我們自己作主了。」

黎漢遜把帽子往後一推，指着潛望鏡道：「這我就不明白了，這潛艇在海底用的，只能往前看，却看到上下，上面還有十字線，我認爲該在十字中間加一粒星，難道就靠這東西來決定航線嗎？難道不需要一個領航員嗎？」

「如果一定要領航，該有個天文學家才行。」

「那麼就天文學家好了，總得有人決定航向吧？」

羅穆生打開了引擎室的門，笑道：「難道還有什麼人比潛望鏡更可靠嗎？」

「當然啦，美國人和蘇聯人才登過月，他們經過很精密的計算，我們眞能辦到嗎？」

我們也有同樣精密的計算，但盡力把它簡化，上了大氣層後，我們可以減低航速，準確的飛行時間是四小時，電腦已經計算好了的，如果我們準時起飛，把月球當作目標，保持位置不變，是能在四小時後進入月球軌道，到時我們開始降落，在降落之前必須找到蘇聯的登月艙。」

「說得那麼容易？」

「爲什麼不呢？」羅穆生一邊用爛布抹着手，探頭說，「發動機在運行，輸出正常，」他指着一幅放大的月球照片，「月球就是那麼個樣的，我們可以在望遠鏡找到寧靜海，就向那兒飛去，到達準確地點，如果發現不了蘇聯的登陸艙，我們就用方向指引器將他們找出來，準能找到它的。」

黎漢遜哈哈大笑：「看來一切都是完全不合常規的，不過沒有問題，我們準能成功。」

「放心，我們正在建造一艘合符需要的太空飛船。這次我們的潛艇登月，也是一次實驗，D字飛行是可靠的，我們可以幾個小時就到達月球。地球的電腦和雷達會找到我們，指引我們的航綫的。一切都可以保證我們這次航行是安全可靠的，我們只要登月球並順利返航，就萬事大吉了。」

克萊因望着前邊的電鐘，說道：「還有幾分鐘就起飛了。」

他的手指按動控制按鈕，不久，海浪已落在下邊，「貝林」號上的人變得越來越細小，潛艇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飛上天空去。

當他們飛出大氣層後，他們把速度改變，從電視螢幕可以看出，藍色的地球，像一個玩具的球，在逐漸縮小。引擎並沒有像火箭雷轟一樣的鳴，只有像冷氣機一樣細微的嗡嗡聲。潛艇是密封的，大氣壓力在艙內也只是像一架民航機一樣，它的速度在不斷增大。

「我們已瞄準了目標，」黎漢遜說，「我看現在該與哥本哈根聯繫一下，看他們能否測出我們的航向了。」

他把收發報機打開，開始呼號：「古寧呼喚哈瓦，你聽到我嗎？」

立即有了回答：「古寧，我聽得又響又清楚，你的航綫正確，建議減速百分之五。。」

「哈瓦，你測出我們的方位？」

「你們能及時發出翻身信號？」

「可以。」

「那很好，下次聯繫。」他關掉電流。

克萊因說：「我已將速度減低百分之五了。情況相當良好。」

「喝『嘉士伯』啤酒嗎？」羅穆生問，「有人放了一箱子啤酒在這兒呢。」他給了一罐黎漢遜，但克萊因却不要。

「快點把它們喝光吧，」克萊因說，「潛艇很快就要翻身了，我不敢保證所有東西不會有點震蕩，我在把潛艇轉身時，會把航速減至零度，但這會使我們浮懸好一陣，如果能避免我當然希望避免，除了我們個人感受上有異樣之外，儀器裝備也不是專

門設計的，所以在到達月心吸力起作用之時，我將把潛艇轉一個一百八十度，從那時起我們就向月亮下降了。」

「我沒問題，」黎漢遜說，他把潛望鏡校準，「但航綫又怎樣呢？難道用這管子去校準嗎？」

「對，這潛望鏡是廣用的，而且配上了太陽鏡。」

「那沒問題，」黎漢遜說，一邊把啤酒喝光。

翻身的動作是緩慢而平順的，如果他們從舷窗外不是看太陽的位置在改變，射進來的光綫，從地板移上艙壁板，一些鬆散的東西翻滾過來之外，根本發現不出潛艇在轉動。一根鉛筆從桌上滾落地下。

時間過得很快，太陽很猛，但在潛艇內却不用擔心氣壓的變化，因爲潛艇的鋼甲很厚，比火箭還要結實。

羅穆生站在門口問：「喂，你們有誰會講俄語嗎？你們有考慮過跟那些蘇聯太空人怎樣對話嗎？」

黎漢遜說：「他們都是飛行員，所以他們都應該會講英語的。」

羅穆生不同意這種講法：「那只有是飛出國境外的才會講英語，蘇聯國內民航的

都用俄語，國際航機才因無綫電通訊要求使用英語，我曾在莫斯科大學教過七個月書，所以多少會講俄語，希望你們之中有人會講俄語講得更流利。」

克萊因說：「我只會希伯來語、英語、意大利語和德語。」

黎漢遜說：「我只會英語、瑞典語和法語。」

歐洲大多數人都受過中學教育，每人除了母語外至少會一國外國語，像北歐人，會兩三種外國語是很普通的。所以他們相信蘇聯太空人講的外國語中總會有一種能聽得懂。

電腦一直測定着他們前進的方位，到了四小時飛行將近結束時，電腦指示他們伸出特製的無線電天綫，因爲他們已接近蘇聯登月艙的地點收聽了，這地點最大範圍有一百五十公里。

克萊因說：「等我們離開月球表面一百公里時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把潛艇翻側，以便從舷窗進行觀察。」

「太空潛艇越迫近月球，大家情緒越爲緊張，黎漢遜那控制得很好的飛行員講話聲一點也不顯出緊張：「現在高度計降得非常快了。」

「我會把減速增加到兩重力，準備！」克萊因說。

這是一種很古怪的感覺，他們好像變重了，手垂了下來，下巴貼着胸口，呼吸困難，坐着的椅子被壓得咔咔作響。黎漢遜把手伸向操縱儀，覺得手沉重得像掛了鉛似的。他現在的體重竟達四百磅呢。他說：「降速減慢，現在離月面一百公里，降速等於零了。」

「我希望以這高度翱翔，以觀察目標區域，」克萊因說，「現在我再把重力改爲一重力。」他調正了控制，重量就減輕了，這時已進入月球吸力內，重力在減低，重力減到一重力之後繼續減下去，他們就開始飄浮起來了。月球的吸力只等於地球的六分之一罷了。

月球在望，離他們大約只有七十公里了，從太空上已可以看到月球表面的麻臉。這是另一個世界，一個死寂的沒有空氣的世界。

「我們成功啦！」羅穆生興奮得大叫起來，「我們已經穿越太空，到達月球了。」

他們解開安全帶，飄浮到舷窗去，克萊因指出：「我們已經越過了暴風海，再過去就是寧靜海啦！」

太空潛艇像一片落葉一樣無聲無息飄向月球，現在它是向月球直接飛去了。

克萊因說：「現在由你來領航吧！」

黎漢遜說「好，能見度很好。」「我們保持這高度向前飛行，把握好航向吧！」

三個蘇聯太空人在擠迫的登月艙裏立正，茲洛尼柯瓦的鼻子碰着納爾托夫毛茸茸的肩頭，當『國際歌』最後一句播完後，收音擴聲器傳出沙沙的炒豆聲。

「稍息，」納爾托夫發口令，其他兩個立卽倒在小床位上，納爾托夫拿起麥克風，開始講話：「我以我的同僚宇航員的名義，感謝你們。他們就站在我背後，他們贊同我的意見。在這勝利的時刻，我希望你們蘇聯公民，不要悲哀。這勝利是屬於我們大家的，屬於黨主席、政治局委員們、工廠的工人，他們的工廠製造了這火箭和登月艙……」

茲洛尼柯瓦一邊聽一邊開小差，他在想，反正演說就是那麼囘事，他一生二十八歲不知聽了多少報告，現在已習慣了，那就像冬天下雪，夏天乾旱似的，和自然現象一樣，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沒有辦法的，最好就是不去理會。他是個戰鬥機駕駛員，而且是個最出色的，後來成了太空人，也是很少幾個太空人中的一個。爲了這目標應不惜犧牲，聽報告只是件微不足道的苦差，要在月球死掉，雖然不甘心，但他也不後悔，只是希望少來演講那套陳詞濫調，聽得太膩味死了。這時上校舉起左拳作敬禮

狀以加強語氣，看來這是一個很動聽的演說，至少上校很爲得意，茲洛尼柯瓦裝了個鬼臉，把頭擰開，望向窗外去，頓時緊張起來。什麼？這是流星？爲什麼却移動得這麼緩慢？

「……爲了保衞祖國，多少人犧牲了？紅軍戰士爲了自由解放和勝利，會毫不猶豫地擁抱死亡。難道蘇聯宇航員會逃避……」

上校生氣地撥開那拍拍他肩頭的手，繼續說下去：「不，不會的，我們深知……」

「上校！」

「……對祖國、黨和人民所肩負的重任……」他因上尉竟在他演說時打斷他而感到生氣，那畜牲瘋了嗎？他囘過頭了瞪了上尉一眼，想制止他，但他的眼睛不由自主隨着上尉的手指向窗外望去。

望出厚玻璃窗，只見在月球缺乏空氣的沙石景色裏，一艘細小的潛艇在繁星滿佈的天空中慢慢降落。

上校乾咳了一聲，倒吸了一口氣，清了嗓子，望了望手中的麥克風，心中感到恐佈，他出其不意地說了句：「我等一下再同你們聯絡！」就中斷了他那篇豪言壯語的

演說。跟著他關上通訊機，咆哮着問：「那他媽的是什麼東西？」

其他兩個人沒有回答，顯然也驚震得講不出話來。

潛艇這時已慢慢停在離他們的登月艙約五十米的地方，看得出潛艇船底還掛着一些海草，尾都也有着一些銹迹。

「丹麥的？」沙夫貢吃驚地叫起來，指着潛艇瞭望塔上漆着的丹麥國旗，「那是丹麥的，對嗎？」茲洛尼柯瓦不出聲只點點頭，一想到自己難看地張大嘴，趕快閉上。收音器發出沙沙的響聲，跟着傳出十分響亮，但講得很蹩脚的俄語：「伏斯托克四號，你們好，能聽得見我講話嗎？我們是丹麥的飛船，停泊在你們旁邊，你們聽見嗎？請回話。」

上校望了望還拿在手中的麥克風，立即下意識地關掉了與莫斯科通話的全部綫路，一種自衞的意識使他不想讓莫斯科聽到這些談話。

「我是伏斯托克四號的納爾托上校，誰在講話？你們是誰？到這兒來幹什麼？……」他頓然打住，感到自己問得太多了。

在潛艇上羅穆生聽到了他的話，點點頭，對其他兩個人說：「聯繫上了，現在把那簾幕垂下，我要把他們救過來了。」他對無綫電問：「你們會說英語嗎？」

「會的，我會說英語。」對方回答。

「好極了，上校，」羅穆生改用英語說，「我很高興告訴你，我們是來救你們回球去的，幾分鐘前你廣播說你們三個都還很健康，眞的？」

「當然是眞的，不過……」

「好的，不過請你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有話以後談，先請告訴我，你們能穿上太空衣，走出登月艙，到我們這邊呆一陣？我本來希望能拜訪貴船，可惜我們沒有太空衣，你能過來？」

「我立即就來。」通話就告一段落。

黎漢遜一邊把艙房用帆布簾幕隔開一個空間，一邊評論說：「聽來這上校並不因被救而快樂呢。」

「我想他是夠高興的了，」羅穆生一邊幫忙着把機器擋住，一邊說：「我在他發表某項臨死前的演說中途戲劇性地打斷了他，他一時還轉不過彎來罷了。」

他們臨時搭起了一個帆布的小艙位，從這地方是看不見D字裝置和聚變發動機。

黎漢遜說：「這可不是非常有效的間隔。」

「行啦，」克萊因說，「他們是軍人，我們救了他們的命，我相信他們不會惹麻

煩的。」

「不，我可不這樣想，……」黎漢遜望出舷窗，看到登月艙的情況，「他們把門打開，有人走出來，大概是那個上校了。」

納爾托夫上校仍未對情況的改變適應過來，只是不由自主地穿上太空衣，也不理會那兩個下屬。他出了登月艙，看見艙門關上，然後跳到月球地面。他還無法相信這一切是真的，這麼說來，他們不用死了，他將可以再見莫斯科，再見妻子家人，這可是件愉快的事。這艘古怪的潛艇能來月球，無疑自然能返回地球。其他一切以後再說，首先能把他們三人帶回地球，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昂起頭，踢了踢腳下的鵝卵石，向潛艇走去。

在潛艇上的圓形舷窗上可以看見一個男子，頭上戴着一頂帽子，正在用手指指着下邊，同時點着點。這是什麼意思，是指月球還是地球？上校走近一看，就看到艇邊有一個厚蓋的黑盒，上面用俄文寫着「電話」兩個字。

上校立卽明白，他打開了盒子，取出電話，貼在頭盔上，震動立卽把聲音傳進他耳中。

「上校，你聽得見嗎？」

「聽得見。」電話綫很長，他倒退了幾步，看到窗裏那人拿着電話在對他講話：「很好，我是黎漢遜機長，丹麥空軍軍官，前北歐航空公司的高級機長，等你上船後我再介紹你認識別的人，你能登上甲板嗎？」

上校抬頭望望，回答道：「現在上不了，但我們可以用繩子搭上去，一起用力拉，就可以攀上去的，反正這兒重力很輕。」

「對，那不會很難的，你一旦上了甲板，就會在瞭望塔上找到艙口，把艙口打開，瞭望塔足夠容納得下三個人，雖然擠迫一點，你們三個人要一起進來，因爲我們潛艇沒有空鎖，你們進來後，把頂蓋盡量關緊，擰緊絞盤，然後敲三下，我們就放空氣進去，你能做到嗎？」

「當然能夠。」

「你們還有氧氣嗎？我們不希望在返航時缺少氧氣，雖然我們有足夠的氧氣，不過多一些並沒有壞處。」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罐氧氣了，我們會把它帶來的。」

「還有最後一件事，我必須先聲明，在我們船上有一些秘密儀器，用帆布幕隔開，我們要求你們上船後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地方，避免走近它們。」

「我可以發誓，保證辦到。」上校挺起胸膛說，「我的軍官也同樣會遵守諾言的。」他望着那在窗裏微笑的大個子，說道：「我們大家都感激你們，謝謝你們救我們的命。」

「我們樂意幫忙，現在你行動吧。」

「幾分鐘後我們上船。」

上校回到登月艙，看到那兩個部下在舷窗望着他，像兩個孩子似的，把鼻子都壓扁了。

上校差點想笑起來，但及時抑制自己。當他回到登月艙後，對其他兩個人說：「立即穿上太空衣，我們回家去。那些丹麥人載我們回地球。」

他打開了通訊系統，掌起麥克風，開起呼號。接着聽到回音：

「伏斯托克四號，我們聽到了，出了什麼困難嗎？你上一次的通話中斷了，為什麼？」

上校皺了皺眉頭，說道：「我是納爾托夫上校，這是最後信息，我現在要關閉機器，通話結束啦。」

「上校，我們知道你的感受。全蘇聯都在追念你們，將軍希望你……」

「告訴將軍，我遲些時候跟他聯繫，不是用無綫電，我知道他在克里姆林宮的電話號碼，我會在丹麥打電話給他的。」

他把機器關掉，把電源切斷。他該講那麼多嗎？他們會聽得明白嗎？世界各國都在監聽的，會聽到嗎？

「見鬼去吧！」他把麥克風扔掉，對兩個睁大雙眼的同僚說：「上尉，把日誌、底片、記錄、樣品裝進一個箱子。少校，把最後一罐氧氣帶上，有任何問題嗎？」他們都不出聲。於是，他把頭盔戴上。

黎漢遜在幾分鐘後說：「他們來了，最後一個已下了登月艙，關閉氣鎖，他們帶了不少東西，還有一個帶了照相機，喂，他們拍攝我們潛艇呢！」

羅穆生說：「由他們拍吧，從照片裏他們是研究不出任何名堂的。我們沒法出去，叫他們給我們撿一些樣品，要一些石頭，這是丹麥第一次探月的標本。」

克萊因在地圖桌上，擺好酒杯和三文治，說：「我們雖沒有伏特加，相信他們不會拒絕喝丹麥啤酒的。」

十二

丹麥外長在七點鐘，離開了辦公室，他緩慢的經過大門，回家去了。躲在黑暗角落裏的舒密特，已經站得腰酸腿痛，搞這種偷竊活動對他來說，有點兒吃不消，畢竟年紀大了。不過報酬很好，所以這種「夜間工作」他是不會推却的。他把手腕抬起來看看夜光錶，現在是七點十五分，他已躲在這衣櫃裏足足三個鐘頭了。他拿起黑皮包，伸手轉動櫃門，突然的光亮使他有點睜不開眼，大堂裏已經空無一人。

他把櫃門關上，無聲地向前走，心裏在想：這些丹麥人是沒有保安設施的，走到外交部長辦公室門口，門並沒有鎖！簡直是請人來偷東西。他在大門只說了一聲要見某某人，門衞連卡片也沒向他要就讓他進了外交部，這些丹麥人，連最低的警惕性都沒有，連外交部長的辦公室也不鎖上就回家去了。

他溜進辦公室，打開了黑皮包，取出一塊楔形的木片，在裏邊揷在門下的縫隙，在外邊就推不開門了。他取出一個手電筒，首先找檔案櫃，那裏邊準有些有趣的資料。D字反應自然是他主要的目標，但其他的材料他也可以換取金錢的。他把工具在一

塊塑料上鋪開，選了有利鋸口的鉻鋼揷子，只一擰就把檔案櫃橇開，他飛快地翻閱，取出一疊交件。

保險箱就比較難開些，但也並不困難，那是一個古董保險箱，他研究了幾分鐘，然後用鑽石鑽頭把它鑽開，裏邊的東西並不多，他正想去翻閱，突然聽見門外響起了沉重的脚步聲。他們走近來，停在門外，擰動門把。

「裏邊是誰？爲什麼把門鎖上？」

舒密特立即把手電筒擰熄，然後向門口悄悄走去，他把楔子輕輕拿開，站在門後等待。

門被人從外邊呼的一下撞了開來，看更的警衞手裏拿着槍，衝了進來。但是由於門突然不再是鎖上，他衝力很大，竟失去了平衡，一個狗吃屎，倒在地毡上，他還未能爬起來，舒密特已用無聲手槍結束了他的生命。

第二天清早，黎漢遜在早餐時，搖着報紙對妻子瑪莎說：「快看！竟有這樣的事！丹麥的報紙很少用這樣的消息作頭條新聞的，眞令人震驚，外交部辦公室被打刼，看更人被殺死了，文件被竊走，看起來眞像是在看美國報紙。」

瑪莎說：「爲什麼你要提到美國呢？這事發生在這兒，而不是在美國，毫無聯繫

的。」

「是有關連的，美國的報紙經常都登滿了謀殺、強姦、毆打，因爲這類事經常在美國發生，有個什麼數字，美國單是達拉斯市一年的謀殺案就多過英國、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加起來的總和，我敢說加上丹麥，也不及美國一個城市發生的罪案多。」

「如果你這麼憎恨美國人，那幹嗎要娶我？」瑪莎一邊吃着多士，一邊問。

他想回答，但却無話可說，根本反駁不了她那種女性的邏輯。瑪莎早就料到他回答不出來，於是得意地點點頭。

她問道：「你還飛行嗎？」

黎漢遜無可奈何地說：「我不知道，我是想飛的，不過士高却在說要注意保安，看來還是要聽他的話，好，我們走吧，我在汽車等你，你穿上大衣吧。」

士高對黎漢遜的家也佈置了嚴密的保安措施，照士高爲講法，現在飛到丹麥來的間諜特務比遊客還多，全世界都想刺探D字飛行的秘密。他在車庫上了跑車，瑪莎穿着一件棕色的外套，打扮得很漂亮，雖然她已二十六歲，但看起來年輕得多呢。

「我的孩子般的新娘，」黎漢遜說，「你從來也不吻別我。」

「難道要我在你臉上印上紅唇印嗎？」

「我們在九點可以趕到車站，我坐的火車九點十二分開出。」

「今晚回來吃晚飯嗎？」瑪莎問。

「不知道，我一知道就打電話給你吧。」

汽車在大街上飛馳，一會就趕到車站了。他吻別了妻子，走進車站，搭上了準時開出的火車。

黎漢遜走進車廂，羅穆生放下報紙，向他招手，他們握握手，黎漢遜就坐在他身旁的空座位上。

黎漢遜說：「我以爲克萊因會跟你在一起呢。」

「他同士高悄悄地動身了。」

「看來不是玩的了，對嗎？」

「一點不錯，我在想他們能不能找出是哪隻豬玀幹的好事？」

「不易辦，士高告訴過我，這次案件是非常職業性的，什麼綫索都沒有，這些殺人犯竟幹出這樣的事，但他們是一無所獲的，在外交部根本沒有關於D字的東西。」

他們一路上不再講話，換了兩次車，最後火車駛到海邊，到達艾爾辛諾雷，士高來接車，這是個漁村，沒有別的人在這站下車。士高帶路，一路上沒講什麼話，走進

一間古舊的房子。舊屋後院有一部汽車在等着他，他們上了車，士高坐上駕駛位，他戴了一個工人的鴨舌帽，然後開車。

汽車開進了一個嚴密守衞的造船廠，四周築有圍牆，進入閘門後，汽車就看不見了。

「我們到了，」士高說，把車門打開。

他們跟士高走進建築物，上了一道樓梯，一個全副武裝的警衞向他們敬禮，爲他們開門。房內有一股咖啡的濃香，混合着一股雪茄的氣味。有兩個人背對着門口坐着，望着窗外的船塢。他們站起來，轉過身來，那是克萊因和一個高大的中年人，這男人穿着一套黑西裝，胸前掛着一條舊式的金錶鍊。克萊因爲他們作介紹：「這位是船塢的經理何里夫先生。」

他們接受咖啡，却不敢抽那嗆喉的雪茄。

何里夫說：「各位，你們看吧，就在中央船塢，那是丹麥的未來和希望！」他用雪茄指着窗外。窗外下起迷濛的細雨，遠處朦朧可以看得見哈姆雷特的古堡。在中央的船塢上，有一艘形狀古怪的船，兩舷圓形，完全是流綫型的。

「這是最新的汽墊船嗎？」黎漢遜問，他想不通爲什麼這船是丹麥的未來和希望。

何里夫道：「你說得對，這船比橫渡英倫海峽的渡輪大，要知道我們是在二十四小時不休息地建造它，它將被命名爲『加拉西亞』號，是在未有海圖的太空上航行的，它並不用潛進最深的海洋，而是潛入太空的深處。」

「你是說它要飛？……」

「不錯，飛到月球、星球去，有誰知道呢？在幾星期後，第一艘眞正命名的太空船『加拉西亞』號就行下水禮了。」何里夫說，「還有一點重要的消息要告訴各位，這計劃所有活動，已轉由一個新的部主理，這個部是『太空部』，在『加拉西亞』號下水禮之後就公開發表，目前，我榮幸被任命爲代理部長，所以我希望黎漢遜先生從空軍轉調到太空部來。當然，級別要提升，福利則保留，如果同意的話，他第一個職務，就是這艘太空船的指揮官。你的意見如何？」

「當然同意！」黎漢遜毫不猶豫地說，就是在朋友們祝賀他時，他的眼睛也無法從「加拉西亞」號上挪開了。

十三

瑪莎送漢遜到車站後，並沒有去購物，她是悄悄開車到哥本哈根去赴一個約會。

他們結婚七年了，她是沒有理由瞞着自己丈夫的，只是覺得並不重要罷了。

「這是一種犯罪感嗎？」她一邊開車一邊在想，「這只是我自己罪疚的一種慣怨感情罷了。」她第一次認識黎漢遜時，是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系的高材生，她到哥本哈根去探望父親，她父親是世界健康組織的一個大人物。這位美國流行病學專家為女兒開宴會，黎漢遜是在這個宴會上認識瑪莎的。

黎漢遜穿着北歐航空公司的制服，高大英俊，活像一個阿波羅神，她一見傾心就愛上了他，她從來沒有跟男人約會過，但這次却一往情深地愛上了這個丹麥人。用不了多久，他們就結了婚。瑪莎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不嫁給一個美國人而嫁給一個外國人？而且他還是個飛行員呢！

瑪莎也不明白黎漢遜為什麼偏偏會選中她，像他這樣的英俊男子，在丹麥這性解放的國家，只要勾勾手指，很多姑娘會自動送上門來的。但他却跟她這個美國姑娘結

了婚。

但她結婚之後，一直都沒有入丹麥籍，仍然是個美國公民，她心裏也很矛盾，既然她這樣愛黎漢遜，為什麼不入丹麥籍呢？

她每年都得悄悄到美國大使館去為護照續期，她開車到了大使館，接見她的是博斯達。

「你是瑪莎．黎夫人？請坐。」他說，「請把護照讓我看看吧，哦，你經常旅行？」

「是的，我丈夫是民航駕駛員，有家屬免費機票。」

「你真幸運，你丈夫是否就是出名的飛行員黎漢遜先生？」

「是的，護照有什麼不妥？」

「不，沒什麼，能嫁這樣一個人真是走運，聽說他給你帶回來了一顆月亮寶石，是嗎？」

瑪莎拿出頸鍊，「你要看嗎？」

「我聽說有人出五個數字的大數目要你出讓，你最好還是把它鎖在保險箱裏。我要查一查你的護照，你不介意吧？」他把她的護照收起。

「當然不會介意。」

「你雖然住在丹麥，但你還是美國公民，但忠於自己國家是每個公民的天職，你的丈夫駕駛飛船到月球，他一定是個勇敢的人，全世界都在注視着丹麥，現在丹麥已成爲太空領袖了，一個小國竟搶在美國前頭，不是很有趣嗎？美國花了那麼多錢，却落後了，美國很多人認爲這是不公道的，而且美國把丹麥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美國出錢出力支持北大西洋公約，保衞了這個國家，抵抗了俄國人。丹麥不應把美國拋開不顧的，對嗎？」

「我不知道……」

「D字飛行只是太空飛行，這是世界上的一個軍事力量，俄國人伸手就可以把它搶走，你想發生這樣的事嗎？」

「當然不想。」

「對，」博斯達道：「你是美國人，一個好的美國人，如果美國擁有D字飛行對世界和平有利，我告訴你吧，丹麥人可不這樣看，肯定政府中的左翼分子在起作用，他們都是社會主義分子，不肯把D字的資料給我們，明白嗎？」

瑪莎爭辯道：「不，丹麥不是這樣的，政府裏的人並不傾向俄國，這點不必擔心

。」

「你太幼稚了，KGB是無孔不入的，他們會偷走這些資料，如果我們美國不捷足先登，俄國人就會搶在前頭了，瑪莎，你能幫助我們。」

瑪莎只覺得一陣寒氣透遍全身，她趕快說：「我可以跟丈夫談談，但這沒用的，他自己有決斷，也影響不了別的人……」

博斯達搖搖頭。「我不是這個意思，你是很熟悉這些人的，你知道這些人和實驗的關係，我有些事要問你……」

「不！」瑪莎氣也喘不過來地說，「我不做這樣的事，我不能做，你要我幹的是……間諜的事，我不願牽涉進這種事情裏，你的要求是不公道的，把護照還給我，我要走了。」

博斯達一點笑容也沒有，把護照鎖進抽屜裏。

「我要扣下你的護照，這只是一種形式，審查一下，下個禮拜再來見我吧。」

他走到門口，把手放在門把上，回過身來，皮笑肉不笑地說：「瑪莎，我們是在一場戰爭中，世界性的戰爭，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前綫的戰士，對有一些人要求比別人高些，幹多些，但這是戰爭中必然的結果。你是個美國人，瑪莎，別忘了這一點，你

不能忘記自己的國家，也不能對國家不忠。」

瑪莎快步走出大使館，就像走出了魔窟一樣。

怎麼辦呢？瑪莎心裏感到很苦惱，護照被他扣住了，但她決不能出賣丈夫，出賣丹麥，這不是忠不忠於美國的問題，如果捲進了間諜的漩渦，這一生就毀了。

十四

黎漢遜清理卡斯特魯普機場第一二一號儲物櫃時，心裏頗有感觸，這儲物櫃是屬於他的，現在他得清理它，因爲他已調到太空部去了，沒有理由再佔用它。他把櫃門砰的關上，離開機場。

在走廊上突然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連忙回過頭來：「哦，是你？英格！」

「除了我還會是誰？你這大猩猩，你好久沒跟我一起飛行了，這次登月是不是僱了個出色的空姐？」

她向他走過來，不錯，她是個出色的空姐，她是北歐航空公司海報上的甜姐兒。個子很高大，足有黎漢遜那麼高，她是公司裏最漂亮也最有經驗的空中小姐。她用雙手拉住他的手臂，挺親密地問道：「不是眞的吧？你不再飛行了？」

「我已離開航空公司了。」

「我知道，報上都發表了，但我不信我們就從此不會再在一起飛行。」

她說着把身子倚在他身上，乳房碰到他的手臂，但她很快就閃開，避免在公共場

所與他太過親密。

「我真希望又能同你一起飛呢！」他說着，兩人就相視大笑起來。

「下次出國可要告訴我，」她看看手錶，「我得走了，飛機要起飛啦！」

她揮揮手走掉，他從另一條路走出機場，一邊在回憶着過去同她在一起的快活時光。他們一起到過多少個國家？十六個，她第一次和他合作，就和他上床了，每到一個國家，他們都是一起去旅館開房的。他結婚，她並不吃錯，她只愛他的人，並不一定要佔為己有。但當他們碰在一起，很自然就忘掉其他一切，只享受着對方。他們在國外是住在一個房間裏，但在國內，不，從不在一起，這是英格的哲學。

他忘不了她，雖然他結了婚，但這種逢場作戲，對於一個飛行員，又算得什麼呢？瑪莎是不知道他過去和英格的關係的。

黎漢遜走出機場，士高已駕車在等着他，他們到達時已快天黑了。守衛認出了士高，揮揮手讓他們進去。

「保安怎樣？」黎漢遜問。

「保安當然是很嚴密，到目前為止，間諜還未探知我們製造『加拉西亞』的地點，你見到的守衛只是擺樣子的，還有隱蔽的人佈置在附近。」士高說，「你看到對面

那賣熱狗的？那也是我的人。」

他們進了大樓，黎漢遜在辦公室換上修理工的服裝，船塢裏很靜，只有二十四小時不停加班趕工的『加拉西亞』號熱火朝天，這艘新式太空船已快完工了。

走進太空船內，情況完全不同了，他們穿過甲板的氣鎖，當外門一關上燈就亮了過了一會內門打開，內門後是一道白色的過道，燈光是不直接刺眼的，牆上掛有月球風景照片。

「相當豪華，」黎漢遜說，上次他來時過道還只是漆着紅漆。

羅穆生也跟了進來，說道：「這些照片是蘇聯政府表示感激送來的。你們跟我來，我有樣東西讓你們驚奇一下呢。」

他們沿着鋪設地毯的過道，走到最後的一道門口，羅穆生說：「漢遜，你先進去！」在門口有一個銅牌，刻着「船長室」三個字。

黎漢遜推門進去，這船長室相當大，一部份是辦公室，一部分是客廳，另一道小門通向臥室，是一個套間。深藍色的地毯繡着點點的星星。在桌子上是一系列儀器和通訊機。

「這同駕駛七四七是不大相同的，」羅穆生向睜大眼睛驚奇不已的黎漢遜微微一

笑說，「甚至同空軍飛機也不一樣。看看這兒，這是你的起居室。」

「在沙發上邊的牆上，掛着一幅小潛艇停泊在月球上的照片，遠處的背景可以清楚看到藍色的地球。

「又是另一張蘇聯禮物？」黎漢遜笑問。

「沙夫貢私人送的，還記得他離開登月艙到潛艇來時，不是拍了張照片嗎？」

黎漢遜問：「機器方面安裝得怎樣了？」

「聚變發動機已運上船，曾試驗過了，還有一些不重要的東西要處置一下，如加過電鍍的外殼之類。D字裝置是在原子能學院裏裝配的，到最後才運上來安裝。」羅穆生道。

「最後那東西是最重要的，我們得非常小心，」士高說，「我不希望引起間諜注意，所以大學裏已佈置了森嚴的軍警，相信把他們的注意力都吸引在那兒去。這是調虎離山計，所有的旅館都客滿了，他們帶來大批外滙，這段日子成了旅遊旺季呢，百分之八十的遊客都是特務。」

「克萊因呢？他到哪兒去了？」黎漢遜問。

「兩個禮拜來，他都住在這船上，」羅穆生說，「他的D字裝置已經弄好了，並

且作過試驗，跟着他就來幫我忙擺弄聚變發動機，他作了五項很重要的改進。」

「我們下機艙去看看吧，」黎漢遜說着帶頭走出「船長室」，在關上門時，他又再環顧了船長室一番，「看來要花一番功夫才能熟悉這些儀器，比我想像的要費勁多了。」

「放心好了，」羅穆生告訴他，「這是一艘太空船，你飛過七四七，我相信要你駕馭一艘飛船會比一個海輪的船長學飛行容易得多的。」

「噫，那……出了什麼亂子？」

士高驀然站定，鼻子也氣得通紅了。

「守衞應該守在機艙門口的，每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守衞，怎麼沒人？」

他開始奔走，想推開艙門，可是艙門關緊，沒法打開。

「裡邊反鎖着，」黎漢遜問，「有另外的鎖匙嗎？」

但士高不願浪費時間去取備用鎖匙，他拔出手槍，插入鎖孔，開了一槍。門打開來了，但有東西堵住它，從門縫可以看到守衞穿藍制服的身體，在頂着門。當他們用力把門推開，守衞的屍體就倒向一邊去了。

「克萊因教授！」士高跳過守衞的屍體大叫，前邊傳來了三聲槍響，士高就地一

滾，却不敢還擊。

士高叫道：「大家別進來！」跟着跳起來向前衝去。

羅穆生猶疑着不敢動，但黎漢遜已衝了進去，他向前一撲，在守衞屍體旁一個滾翻，連屍體也沒碰到，就在着地時跳了起來，僅僅來得及看見機艙通向船外的氣鎖關閉。他跑上前去，使勁想打開氣鎖的內門，鎖已關上，沒有辦法打開。

「他們在另一邊鎖死了，克萊因呢？」

「被兩個人帶走了，我看見他們，武裝了的，他媽的！」士高從口袋取出對講機，可是只聽到的的答答的聲音，不起作用。

「這兒全是金屬密封的，對講機無線電波傳導不出去，上甲板去吧。」羅穆生說。

其他兩人已迅速跑掉，羅穆生跟在後邊跑出去。

穿過氣鎖，走上甲板，士高立即用對講機發號施令，立即有了效果，他對此早準備了一手的。利那間全個船塢的燈都打亮了，牆上的探射燈和吊架起重機上的射燈，把全船塢照亮得有如白晝。警報鐘嗚嗚叫，在海港上探照燈在黑色的水面掃射，兩艘警察快艇立即出動。

黎漢遜像一老虎似的一躍跳下船，拐到船首的另一邊，機艙的氣鎖的外門打開着，他一把拉住身邊跑過的警察。

「你有通話機嗎？好，叫士高，告訴他，他們在向海邊跑去，肯定他們是有一條船的。你別開槍！那兒有兩個拿槍的傢伙，擄走了克萊因教授，我們不能冒險把教授打傷。」

那警察點頭同意，黎漢遜頭也不回向前跑掉了。

警車開進閘門，工人都躲到隱蔽的地方去，士高一邊奔跑，一邊將黎漢遜的口信，向各個警察下達命令。

一閃紅光，從一堆鋼板後射出來，一個守衞被擊中，他捂住肚子倒了下來，其他的警察立即舉槍，準備還擊。

「不要開槍！」士高一邊走一邊喊，「把燈射向那邊！」

登時，那地方被強烈的射燈照得有如白晝，士高彎着腰，一起一伏地向前跑去。

一個男人，全身穿黑色衣服，頭上蒙着黑頭套，只露出雙眼，突然站起來，用手擋住刺目的燈光，舉起槍筒頗長的手槍。他開了一槍兩槍，子彈射在士高身邊的鋼板上，飛彈開去，另一顆子彈擦過他的外套。士高站住脚，舉起手槍，慢慢地瞄準目標

，他鎮定得就像練靶射擊似的。那黑衣人又開槍了，士高的槍差不多是同時響的，只開了一槍。

那黑衣人被射中後，整個蹦了起來，旋了個身，倒在鋼板上，他的武器從手中跌落，在鋼板上滾得格格作響。士高揮手叫兩個警員去檢查那黑衣人，自己則繼續向前追。大隊守衛和警員散開來跟在後邊。一艘巡邏艇駛近岸邊，馬達在突突地作響，探照燈在掃射着岸邊。

「他們在那邊！」有人叫喊，探照燈射在一個點上，士高舉手叫大家止步。

這是一場生死搏鬥的場面，那另一個男人也是從頭到脚一身黑衣的，一手夾住克萊因不省人事的身體，手用槍抵住克萊因的頭。

這時警報停止了四周突然一片死寂。那男人開口講話，他的聲音很響而且很粗啞：

「別走過來，否則我殺死他！」

這句話是用英語講的，但有很濃的外國口音，他一邊拖拉着克萊因的身體，向水邊移動，一邊回頭望向追來的人。士高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站住不動。

黎漢遜突然在水邊的陰影中一躍而出，出其不意伸出一隻大手，一把握住那黑衣

人拿槍的手，將槍往上一舉，離開克萊因的頭。那黑衣人背後被突然襲擊，吃驚得尖叫起來，槍聲一響，子彈射向黑暗中去了。

黎漢遜另一隻手用力把克萊因從黑衣漢子手中奪下來，小心放到一邊。他是那麼孔武有力，握住那黑衣人拿槍的手，就使他無法掙扎。

黑衣人無法掙脫黎漢遜的巨手，當他放棄再揪住克萊因時，就開始用空開的手毆打黎漢遜。可是黎漢遜巨熊似的身體，那無力的拳頭是根本引不起任何反應的，一等他放好克萊因直起身子後，他才一把將黑衣人手中的槍奪過來，往後一扔，同時一記反掌，摑了那傢伙一記耳光，這一記打得也夠狠了，那人被打得身子旋了半個圈，頭暈眼花，整個人軟了下來，黎漢遜扔揪住他不放。

「我要跟他談談！」士高喊叫着衝過來。

這時黎漢遜雙手揪住那人，像個大玩偶似地把他搖得骨頭都散了。他將那人舉起來，等士高來進行盤問。

這黑衣漢子穿的是一身像潛水蛙人穿的那種黑色橡皮衣，只有頭部的黑頭套被黎漢遜一把揪了下來。他是個面色灰黃，長着一把小髭子的人，一個臉頰已經紅腫起來，印上了一隻大手印。

有一陣他還在死命掙扎想掙脫黎漢遜那鐵一般的巨掌，望見向前走過來的警員，他就不再掙扎，心知是無法逃脫了。

他不再反抗，安靜下來，同時舉起手，咬著大姆指的指甲，活像無可奈何的樣子。

「制止他！」

士高大聲喊着，奔跑過來，可惜已經太遲了。

那人臉上露出一種驚愕痛苦的神情，睜大雙眼，張大口喊出一聲沒有聲響的尖叫，就萎頓在黎漢遜手中，他的背向後弓彎，越彎越後，簡直向後彎得不能再彎了，就完全癱倒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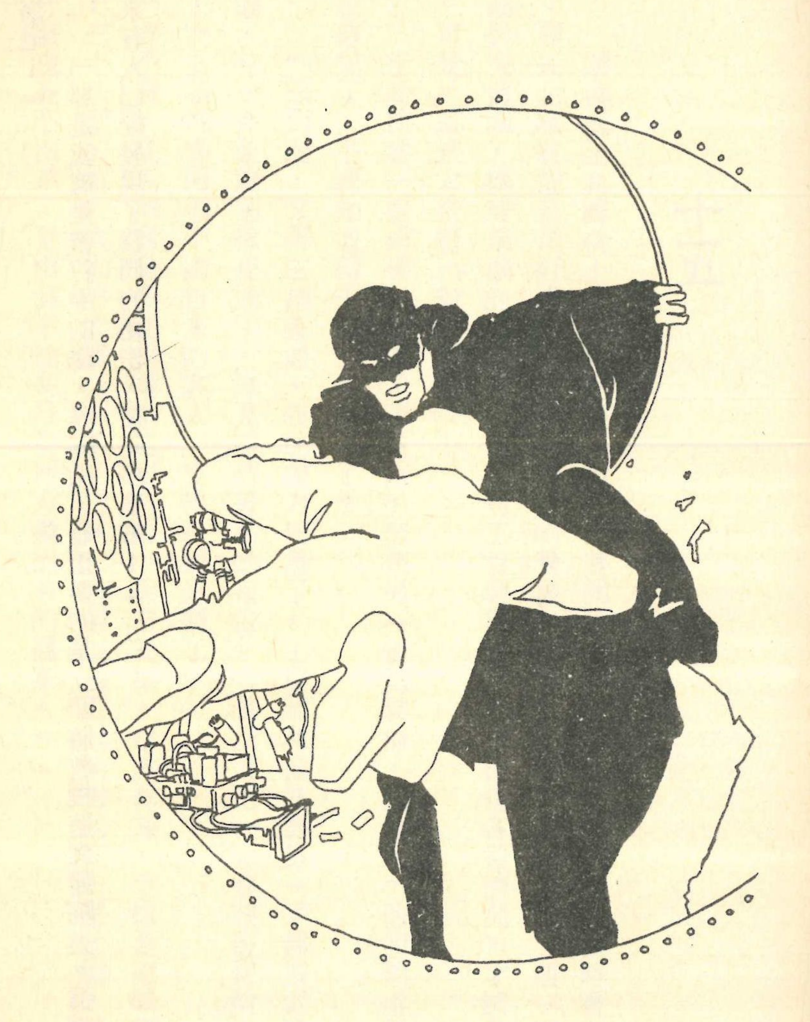
「放掉他，」士高說着，撐開他一隻眼皮看看，「死啦，他的指甲有毒的。」

一個警員上前報告：「另一個也死了，你射中了他的……」

「我知道射中他什麼地方。」

克萊因抖動了一下，搖着頭，耳後有着紅腫的一塊血瘀。黎漢遜俯下來看了他一會說：「看來他沒什麼問題。」

他抬起頭來，就看到士高從腿上流下的血，正滴在鋼板上。他叫了起來：「你受



傷啦！」

「那是我總是被打中的腿，沒關係，最重要的是立即將教授送到醫院去。這麼看來有人已經發現了我們的秘密，從此多事啦！」

十五

黎漢遜坐在艦橋上，沒有亮燈，他在想著開動機器駕駛「加拉西亞」號時會怎樣。過去北歐航空公司訂購的新飛機和空車的飛機，他都試飛過，在試飛前，他一定仔細研究藍圖，摸清飛機的結構和性能，同工程師細談，了解清楚各種情況，才試飛的。可是，這艘太空船「加拉西亞」……

士高扶著一根拐棍，慢慢走了進來，坐在另一張駕駛椅，說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兒了，不過知道得不多，船怎樣了？」

「核對過，又再三搜查過，我已盡力而爲了。工程師和探員對每一寸都搜索了一遍，每一件裝置都檢查過了，這是他們簽名的報告。」黎漢遜把一大疊報告交給士高，「上禮拜那兩個不請自來的客人，查出什麼來頭了？」

「弄不清，蛙人器具是在這兒哥本哈根買的，沒有商標，沒有單據，手槍是德國貨，P三十八型，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老把式，我還以爲可以從指紋查出點什麼，結果什麼也查不出來，是兩個不知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隱身人。」

「不知是哪個國家派來的？」

「我並不關心是哪個國家，反正是有人來了，發生了這事後，全世界都知道這兒在幹什麼了。但他們還不知是什麼東西，我設法把他們隔開一段距離，使他們無法進一步打探。現在時間不多了，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嗎？」

「各部門的人都各就各位，一下令就行動了。只有韋韓寧還在睡，等我叫他起來，今晚是他的工作。」

「還是現在就叫醒他吧。」

黎漢遜拿起電話，撥了個號碼，立即就掛通了。

「我是韋韓寧。」

「這兒是艦橋，現在來吧。」

「立即到！」黎漢遜聽見這答覆，把電話掛斷。

「看！」士高指著海港遠端的道路，那兒正有六輛摩托車在巡邏，跟著是幾部裝滿士兵的卡車，「他們二十四小時不停地來回巡邏。現在海陸一切通道都已禁止通行了。電話也打不出去，甚至連林子裏的小道，也派了哨兵警衛。嗯，他們來了。」

那是一輛勞斯萊斯名貴房車，由摩托車保護著，馳向船塢。

黎漢遜說：「你有沒有派出鷹去追捕信鴿？」

「沒有，天啊，我沒想到呢，」士高担心起來，咬著嘴唇，突然他看出黎漢遜的微笑，「你只是開玩笑吧？千萬別這樣，我是個老頭了，經不起嚇的，說不定一嚇，心臟就停啦。」

「誰說的？你比我們更長命呢！」韋韓寧走進來說。他穿著最好的制服，頭上戴著帽子，向黎漢遜敬禮：「報到！」

「好，把帽子脫掉，開始作起航的檢查吧。」黎漢遜說，「我看，以後在艦橋上不必戴帽子了。」

士高退出門，在門口轉過身來說：「就這樣太空軍第一個偉大傳統誕生了。」

「還有，第二個傳統是不准平民呆在艦橋！」黎漢遜說著對他說。

他們重新對各部門進行了起航前的最後核對，這時來行下水禮的人已在船台上站定，樂隊奏起軍樂。

黎漢遜說：「貴賓是馬嘉烈特公主。」

下水禮的儀式很簡單，一瓶香檳扔在船尾，公主清亮地說了一句：「我命名你為『加拉西亞』號……」

太空船加拉西亞號慢慢地滑下跑道，衝向水面，當船下水之後，搖晃了一下，就安穩地在海面上航行，由拖船領航，向哥本哈根駛去。只見一路上的岸邊，都是不請自來的老百姓在揮旗歡呼，他們只以爲是新船下水罷了。

太空船還不能飛，因爲必須到哥本哈根去安裝D字裝置。他們在駕駛台上，把船慢慢向前開。

當他們到達哥本哈根自由港時，東方已經泛起紅霞，黎漢遜指出碼頭的起重機正在吊起一些箱子，說：「他們一定算準了時間，我們一泊碼頭就裝置，士高說這兒調了一團士兵來工作，從學院到碼頭，路上每尺都排列了士兵，我希望快點搞妥。」

「我也希望一樣，不會出事的，太多防備反而引人注意。」

「現在是全部雞蛋放進一個籃裏了，教授會來這兒，不用担心，全國軍隊都在保護我們，除非別人扔一個原子彈到這兒，但那樣他們也得不到D字的秘密的。」

「你以爲他們幹不出來嗎？」韋韓寧臉色有點兒白地說，「有些人是自己得不到也不讓人家有的，誰敢說這幹不出來？軍力平衡……」

「別說了，你太會想像，太多顧慮啦。」這時頭上飛過一隊噴氣式戰鬥機，黎漢遜看了看說：「我們的飛機！」

韋韓寧還是苦著臉。起重機把箱子吊上船來，這時電話鈴響了，黎漢遜接聽，點了點頭：「好，把他帶到我的艙房，我在那兒見他。」他把電話掛斷，對韋韓寧說：「你駕駛，我一會就回來。」

這是一個皇家近衞軍官，見到黎漢遜立即行禮致敬，交出一個厚信封，黎漢遜看到紅漆上蓋有皇家的徽號，那軍官說：「我等覆信。」

黎漢遜打開信封，看了短函，走到桌子上，寫了幾個字，裝進信封封好，交給那軍官說：「我想信封不需寫姓名地址了？」

「不用了，」那軍官微笑道，「我和所有人都祝你好運，我相信你還不知道今天全國人民多麼興奮呢。」

「我理解了，謝謝。」他們握了手，黎漢遜把短函鎖進保險箱，回到艦橋上去。他一直在想著那封信的意義。

韋韓寧問：「我想你不會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吧？」

「沒有理由我應該告訴你。」黎漢遜眨巴著眼睛，然後對無綫電生說：「你去看看裝置得怎樣了，兩分鐘後回來告訴我，一分鐘不多一分鐘不少，我要你出去兩分鐘。」

當把門關上後，黎漢遜對韋韓寧道：「剛才是皇上送來的一封密函，今天下午公開的慶祝儀式只是假的，一種僞裝，他們已公佈這次慶祝活動，並宣布我們將泊在亞瑪利恩波格皇宮前，不過我們不需要去，一等我們裝配好就離開這兒了。皇上說，他祝我們好運，因爲他不能親自上船來而深感遺憾，我們一離開海港，下一步就是……」

「飛上月球！」韋韓寧望著甲板上緊張的工作，高興地說。

十六

瑪莎一晚都沒睡好，這並不是獨守空房使他無法入睡，他已慣了黎漢遜飛走時自己獨睡的了。也許最近他常在家裏，現在他離去，使她感到那張闊大的雙人床，更覺空空蕩蕩吧？

其實都不對，因爲發生了一件很重要，也很危險的事，她無法告訴他。她知道他是個直腸直肚的人，什麼也瞞不了她的，她也知道他在外邊有很多女人，這點她都不很在乎，只要他一心一意愛她就行了。

她起床後，心事重重地打開了電視機，新聞報告員正在報告新聞：

「……不完全的報導，雖然到現在丹麥未有發出正式官方聲明，不過目擊者說，哥本哈根市內佈滿了軍隊，在海港區活動頻繁。據稱所謂D字裝置的研究有了新進展。」

她在穿衣時一邊在想，到底出了什麼事？她一直不敢設想，這問題會有多危險？自從間諜被殺後，克萊因受了傷，她就不知道有什麼進展了。

她穿戴好，拿了車匙，却在門口站住。她要到哪兒去？去幹什麼？她能幫忙漢遜忙嗎？

瑪莎突然感到自己愚蠢到了極點，她又能幫得上漢遜什麼忙呢？她坐在門口的沙發上，只聽見播音員還在侃侃而談：

「……據收到的報導說，那艘試驗船是一艘飛船，已經離開了船塢，人們都認爲這是同不久前哥本哈根發生的事件有牽連……」

瑪莎砰的一聲把門關上，打開車房門，她知道自己是無能爲力的，但却在家裏呆不住，於是駕車向南飛馳。到達哥本哈根時，只見街上佈滿了士兵，拿著槍械。他們都很有禮貌，她好不容易才駛近自由港區，但消港區已被封鎖了。她把車泊在附近，設法鑽過人羣，這時她聽到廣播：「加拉西亞號……一次正式的飛行……儀式……下午在皇宮碼頭……」

她心想，如果眞有儀式，她一定是受邀請之列的，於是回到汽車去。就在這時，有一個男人擋住了她的去路。

「瑪莎，你起得眞早，」這是傅斯達，「今天對你可眞重要啊。」他不懷好意地在微笑。

「你是跟蹤我到這兒嗎？你一直在監視著我的家！」

「街上不是談話地方，何不到附近的餐室去喝點咖啡，吃點早餐？」

「我要回家！」她想要走，却被他伸出手臂擋住。

「你沒有按時到大使館赴約，護照這事是可大可小的，現在跟我喝一杯咖啡，談一談吧。」

「不！」

她突然覺得非常疲倦，於是她就和他走進了咖啡館。

他們坐在窗前，窗外可以看到海港。室內頂暖和，她沒有脫下大衣，他却把大衣搭在椅背，吩咐侍女要兩客咖啡，等咖啡送來，侍女走開，聽不到他們談話時，他才說：「你有想過我對你提出的要求吧？」

她望著咖啡回答道：「說實話，沒有，我實在沒有辦法幫忙你。」

「你願意幫忙嗎？」

「當然願意，可是……」

「這樣就理智多了！」傅斯達皮笑肉不笑地說。這時瑪莎感到自己中了計，但却無從反駁，傅斯達繼續說，「不要『不過』了，要你做的事並不困難，你與羅穆生教

授的太太很熟，繼續與她保持友誼吧。」

「你一直在監視著我？」

他揮揮手不回答這問題，「你認識克萊因教授的，他曾到過你家數次，對他也要進一步了解，他是個關鍵人物。」

「你要我跟他睡覺嗎？」瑪莎憤怒地質問，但他一點也不動氣，但臉上現出不滿的表情。

「爲了國家，不少人做過更糟的事，不少人爲國家犧牲性命呢，我都見過。你還是把這種瑪泰哈利式的玩笑收起來吧，人們去死，是爲了世界得到和平、安全和自由，你相信美國嗎？」

他這問話是一種挑戰，她不能不回答。

「當然，不過……」

「對國家忠心，是不能有『不過』的，就像榮譽是不能分割一樣的，你的國家需要你，你可以自由作出抉擇，這跟護照沒什麼關係。」

瑪莎想，說得好聽，沒有關係？那爲什麼不斷提？這不是威脅嗎？

「因爲你是個聰明的女人，你不必做什麼不名譽的事，我可以保證，你只是幫忙改正一件錯誤。」

突然一架噴氣式飛機在頭上掠過，把他的話打斷了，他指著飛過的飛機，說下去：「這是我們美國製造的噴氣式飛機，你知道一架這種飛機值多少錢嗎？我們把它們給了丹麥，還有大炮、坦克和軍艦，戰後丹麥重新武裝，我們美國出了百分之五十的錢，當然現在大家都忘却了，不再提了，我們並不是要人感恩戴德，但不妨對我們有點兒忠心，但他們却十分自私，這小小的丹麥，在現代世界又有什麼作爲？他們貪得無厭，忘却責任，要知道秘密是保守不久的，難道蘇聯間諜竊取原子彈秘密不是前車可鑑嗎？赤諜在這兒也活躍得很，他們一旦竊取了D字秘密，我們就會死了。」

「事情不會那麼糟吧。」瑪莎道。

「不，除非你答應幫忙，美國過去是自由世界的領導，現在不妨再扮演這一角色，我們可保障和平。」

瑪莎心想，和平，像越戰？但她不敢講。

「我想你現在打算回家作好準備參加下午的儀式吧，你的丈夫與這飛船有關，他幹什麼？」

她不回答，但她的表情說明她是知道的。

「說吧，瑪莎！」他輕輕地說，「你不是站在他們一邊吧？」

這話就等於說，你得站到上帝一邊，不要和魔鬼爲伍。

她說：「他是船長。」這話一講，她就知道自己站到哪一邊了。

傅斯達沒有表示出高興，只是點點頭，就像暗示她選擇對了。他望著窗外，本來是冷靜的表情，突然變了，變得驚駭、恐怖、焦急，這是瑪莎第一次發現這冷酷的人情緒的變化，她隨著他的目光望向窗外，頓時涼了半截。

「那是『加拉西亞』號！」他指著在海港外出現的飛船說。她點了點頭。

他繼續說下去：「好，現在你沒有必要再撒謊了，我們也知道一點東西的，我們對這寶貝也很感興趣，昨晚它還在船塢，今天到這兒來安裝D字裝置，現在將泊在古堡旁，你上船後要仔細觀察。」

她避開他的盯視，但自己知道已經妥協，站到他一邊了。

飛機又在低翔，魚雷艇也出現了，傅斯達說：「不，他們不應該在……」

這時魚雷艇退開，飛機繞到別的空域，退到一定的距離。加拉西亞號像汽球一樣從海面升起，只一下字就飛入雲霄，消失不見了。

瑪莎拿出手絹，不知是哭還是笑好，只紋著手絹，坐在那兒。

「你看，他們連你也騙了，連皇室也騙人，他們要詭計，溜走了。」傅斯達陰森森地說。

瑪莎站起來，離開了咖啡室，不想再聽下去了。

十七

克萊因搖著頭說：「我講不來，這兒有很多人會講得比我好，例如羅穆生教授，他對這工作十分熟悉，講由他講。」

羅穆生也搖搖頭：「如果我辦得到我自然願意講，但你是唯一能講的人，事實上是我提議你講的。」

克萊因瞪了羅穆生一眼，好像要責怪他出賣朋友，但却說不出話來。他回轉身，對那國務院派來安排電視廣播的年輕軍官說：「我過去從來沒有在電視講過話，而且也不會對公衆撒謊。」

「沒有人要求你撒謊啊，克萊因教授，」那軍官從公文包裏掏出一個文件夾子，「我們只要求你講出眞相，有人會討論這兒的情勢的，講出所有細節，不用說謊。這兒的工作還未完成，這船也屬於基地的一部份，運輸器材，二十四小時在不停地建設呢。」

羅穆生沉靜地說：「他說得很對，丹麥目前形勢越來越緊張，昨晚有人襲擊原子

能學院，一車穿警服的人闖了進去，軍隊發現時還開火，結果打死了十四個人。」

「這像以色列，恐怖突襲。」克萊因眼中現出痛苦的神情。

「也不完全一樣，」羅穆生趕快堅持道，「你不能盡在自疚，這不關你的事，但你可以幫忙阻止繼續發生更大的麻煩，你認識這點嗎？」

克萊因默不作聲地點點頭，望向窗外。船外是月球展伸向遠方的一片平原，但天空有一片被伸起的一個巨大的火山口擋住了。附近有一輛拖拉機在挖泥石，拖拉機的廢氣一噴出就消失掉，駕駛員後面有一個由六個氧氣筒組成的輸氣網。他戴著頭盔，穿黃黑相間的太空衣。

「好吧，我講就是了，」克萊因說。他一旦作出決定，就不再去想它，他指著那拖拉機駕駛員問：「還缺少太空服嗎？」

這時那年輕軍官已走出去安排電視廣播。「一點兒，不過問題不大。我們現在是向英國買太空船，美國和蘇聯都爭著搶生意呢。」

「一旦我們把基地挖出，上蓋蓋好，一切就電器開動，我們不需要再從地球運氧氣筒來了。」

他的話被電視人員推器材進來打斷了，燈光和攝影機立即擺好位置，地上佈滿了

麥克風的電綫，導演不斷地在發號施令，傢俱都推到一邊，在房中擺上一張長桌，導演在設計鏡頭角度了。

「在桌上要擺一些水杯，還有，那邊那幅月球的大照片，掛在桌後作背景。」

有人說：「那照片是釘牢的。」

「拆下來！你那胖手指不會找些工具嗎？」導演跑回去，從景鏡看取拍攝的場景。

這時太空部長何里夫走了進來，同兩個科學家握手。一邊笑著說：「我坐那小型潛艇來，一路上黎漢遜不准我抽煙，說是會把空氣弄渾濁了，眞把我彆死啦。」他從口袋裏拿出一盒大雪茄來。

「黎漢遜呢？」克萊因問。

「他剛起飛，」羅穆生告訴他，「他們用那潛艇作電視轉播中繼，他得在地平面上保持位置不變。」

「是在月球背面，」何里夫一邊說，一邊用錶鏈上掛著的剪子絞了一支雪茄的嘴，「這樣他們用他媽的望遠鏡也看不見我們了。」

那年輕軍官走上前來說：「部長，請坐到你的位上，我們立即要開始訪問了。」

克萊因和何里夫坐在長桌後邊，有人立即遞上一個煙灰缸。

「何里夫部長，我知道你也明白採訪是怎麼回事，這是次記者招待會，你可以先發表公開演說，然後記者從地球掛無綫電話來問問題，至於技術上的問題，可由克萊因教授回答。」

「訪員都是些什麼人？」克萊因問。

「各國的一流記者，很難纏的一羣，自然有美國蘇聯的，還有西歐各國的，其他各國也派出代表，大約有二十五人。」

「以色列有代表？」

「有的，他們堅持要有自己的代表，我們同意了。」

導演喊道：「開始接綫，三分鐘準備，我們是由歐洲電視直播，用衞星向美洲亞洲轉播，大家注意上面的螢幕，就可以知道誰在上鏡啦。」

螢幕上是丹麥的播音員在作介紹：「……全世界的代表今日聚集在哥本哈根，跟他們在月球上的人通話，大家必須記住，無綫電報到達月球需時約兩秒鐘，從月球發回來也要兩秒，所以問答之間會有這四秒間隙。太空部長發言後，可以提出問題，現在我們開始轉播丹麥月球站，由太空部長何里夫先生講話。」

紅燈一亮，螢幕上就出現了何里夫的影像。他小心地把雪茄放在煙灰缸裏，說道：

「我是在月球上給大家講話，在這兒丹麥已經建起了一個研究基地，並發展D字裝置，建築還在初步階段，大家從我背後的窗外可以看到正在進行的建設活動。最初，基地只供科學研究用，並進一步發展D字裝置，克萊因教授是負責這方面的研究的，他帶著助手、儀器和記錄在進行這一計劃。」說到這兒，他猛吸了一口煙。

「丹麥在過去數月，在國內受到很多暴力行動的折磨，不少人被殺害了，我們得痛心地指出，世界一些大國爲了奪取D字秘密，不擇手段，現在我要對他們鄭重地說，現在該停止啦！該離開丹麥啦，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大多數愛好和平的人民都會贊同我們這正義的要求的。現在，丹麥已經沒有他們要竊取的東西，我們在丹麥是旨在發展D字反應用於人類更偉大的福利，而不是爲了暴力。」

他停下來，往後一靠。克萊因毫無表情，望著鏡頭。

「現在，我們將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

螢幕上一下就變成轉播哥本哈根的會場，新聞界的代表在等著發問。其中一個代表站起來，鏡頭立即對準他，那是美國代表。他叫道：「可以告訴我們誰在侵犯丹麥嗎？你所指的某些大國指誰？這不是罵了好多國家嗎？這是極不公正的。」

「你要這麼看，我實在深感遺憾。」何里夫鎮定自若地加以反駁，「但這是事實，已經出現了襲擊事件，也有人掉了性命。看來這是不必再進一步回答了。我相信各國報界會有更急切想知道的問題要發問的。」

美國記者還來不及回答，另一個記者已搶先一步發問了，那是蘇聯的代表，儘管他也很氣惱，但却掩飾得很好。他說：「我們蘇聯當然是跟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一道譴責出現在丹麥的侵略行動的。」他用憎惡的眼光望了美國記者一眼，然後繼續說，「我有一個更爲重要的問題要問，貴國打算怎樣使用D字飛行呢？」

何里夫答道：「我們打算把它應用於商業性的用途，相當於上一世紀丹麥的航運打開了東亞通商的可能性。我們將組織一間公司——聯合太空船公司，是政府與私營工業合資的。我們打算開放月球和所有星球。當然目前我們還沒有詳細的計劃，但我們肯定，前途充滿了偉大的機會，諸如礦物資源的開發、科學研究、旅遊事業，誰知道止境在哪兒呢？對這事業我們丹麥人是最熱情的，因爲現在我看到它將爲人類帶來無窮無盡的好處。」

「對丹麥有好處罷了，」俄國人在別人還未搶先發問時說道，「你這是一種壟斷

的講法，豈不是拒絕其他國家公平分享嗎？你們作爲社會主義國家，能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讓人分享你們的發明嗎？」

何里夫莊重地點了點頭，「儘管我們不少公共企業是社會主義的，不過我們有足夠的私人企業是資本主義的，所以我們絕不會放棄你稱之爲『壟斷』的東西。我們的壟斷只意味著我們將在一種公平的利益前提下，管理我們的D字太空船，這將會把太陽系開放給地球上所有的國家。我們絕不會貪婪的，我們早已和北歐其他幾個國家達成了協議，大家合力製造太空船。我們的信念是這一發明將造福全人類，我們認爲捍衞這一信念是我們的責任。」

在興奮地舉手的人羣中，以色列的新聞代表搶了先，鏡頭於是對準了他。他是個溫文的學者型的人，戴著無邊眼鏡，不過克萊因立即認出他是以色列報界中最難纏的一個記者。

「如果說這一發明是對人類有如此偉大的福利，那我想問一個問題，爲什麼不讓全世界都能得到它呢？我這問題要克萊因教授回答。」

克萊因只有很短時間考慮如何回答，不過他早已準備會碰上這類問題的，他望著鏡頭，緩慢而清楚地回答道：「D字反應不只是一種推進的工具，它也可以輕而易舉使用於破壞。一個想要征服全世界的國家可能利用這種D字反應征服世界，或企圖毀滅世界的。」

「你能加以詳細解釋嗎？我很想知道這種火箭的引擎能幹些什麼？」這記者微笑著問。克萊因是認識這個以色列記者的，他知道這記者是明知故問。

「它並不是火箭引擎，而是一種新的原理，它可以使一艘小船，或一艘大船升空，甚至可以使一座鋼鐵水泥的城堡，架上重炮，在短短的時間內飛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去。它可以在空中固定，可以不理地心吸力，這同一般火箭是完全不同的。它可以用來發射炸彈，甚至原子彈，轟擊任何目標。這形象夠嚇人了吧？D字反應可以移山填海，可以把山搬到月球，也可以從月球搬到地球，講到破壞性，是說不完的。」

「你是認爲別的國家會使用D字反應進行破壞嗎？」

所有的記者都靜下來，大家都看出他們兩個人的對話中，下邊隱蔽地進行著什麼鬥爭。

克萊因回敬道：「衆所周知，發展武器是沒有止境的，軍備競賽沒完沒了。」

「那你認爲以色列也會幹這種事嗎？照我所知，你最初是在以色列發明D字反應，是從這國家偷走出來的。」

克萊因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問，但當問題提出時，他仍感到激動。他的回答聲音很低，技工趕快把拾音的音量擴大。

「我不希望以色列被迫在生存和對全世界撒播邪惡之間作抉擇，最初我考慮過要把文件毀掉，但後來我想也許這是一個造福人類的好機會，要不遲早會有人發明它的，我不得不作出決定，而且我實行了自己的決定。」這時他氣憤起來，聲音越來越大了。「我認為我做對了，如果再迫我作抉擇，我還會這樣做的。我把我的發明帶到丹麥來，因為我愛丹麥，就如同我愛以色列一樣，以色列和丹麥却是不同的。」

「這話怎麼解釋？」

「以色列現在是一個在戰爭中的國家，它將毫無疑問會利用D字反應來作為戰爭手段。而我的信念是我必須為D字反應這種發明，尋求一條為全人類謀福利的道路，當然以色列也會受益，但丹麥是我出生的國家，我了解它，丹麥永遠也不會企圖侵略他國而捲進戰爭的，這個國家會兩次自動解除軍備，要知道是在一個充滿了食人的老虎的世界中而希望解除武裝！他們有信心，我對他們有信心。也可能我會判斷錯誤，不過，上帝搭救我吧，我已作了最大的努力，盡可能好去處理……」

他因情緒激動的哽咽，連忙把頭轉開不望著鏡頭。

攝影導演連忙將場面調回地球去。

印度代表在等了好一會後，站起來發問：「我想請教太空部長，剛才談到D字反應可以對全人類的福利作出貢獻，可否解釋一下它能對亞洲南部國家有什麼貢獻嗎？」

「我可以談談，」何里夫說，他低頭望望手中的雪茄，吃驚地發覺自己竟忘記了吸烟，雪茄早已熄掉了。

十八

六月的一個星期天，天色晴朗，瑪莎接到士高的通知，知道黎漢遜今天回家來了，他已經好多個月沒有回來過……

門外的馬路，風馳電掣地駛來了一列車隊，那是三輛黑色的大轎車，在門前停下，瑪莎趕快把大門打開。

「瑪莎！」黎漢遜叫著，扔下手提箱，三腳兩步跑過來，一把將她摟住，那麼使勁地吻她，吻得她差點透不過氣來。

她好不容易才掙出身子，笑著，這時才發現身邊圍著好幾個人，耐心地等待他們吻完。

「對不起，請進屋去吧！」瑪莎說。

瑪莎不好意思地撥弄了一下被弄亂了的頭髮，她的唇膏被吻得一塌糊塗，但她才不在乎呢。她說：

「克萊因教授，能見到你眞高興，請進來吧！」

他們走進了客廳。黎漢遜道：「這次我把克萊因帶回地球來渡假，好好休息一下，士高答應作好保衞工作。」

「謝謝你的安排，」克萊因倚著椅背坐下，他樣子疲累而憔悴，瘦了好多，「我打擾你們了……」

瑪莎笑著說：「別傻氣！如果你再講客氣話，我就把你趕走，讓你住進教會宿舍，那兒是絕對不許喝酒的，這兒你可以喝酒。我們該慶祝一下，你喜歡喝什麼？」她站起來，打開酒櫃。

「我的雙手沈重如鉛，」黎漢遜將手伸上伸下，「地心吸力這麼大，我連把酒杯舉到嘴唇的力氣也差點不夠了，月球的重力只有地心吸力的六分之一，把我的肌肉都毀啦！」

「可憐，要我用瓶子餵你嗎？」

「你知道你可以用什麼辦法使我精力充沛的。」

「看你累成那個樣，還是讓我給你倒一杯馬丁尼吧。」

「好，告訴你，我箱裏有一瓶孟買的毡酒，是給你的。我們在月球是免稅的，他們決定叫它作自由港區，等想出個好主意再說，我們帶了那瓶酒走上八十萬公里，只

省掉二十五克郎稅錢，這世界簡直是瘋了！」他喝了一口酒，愉快地嘆了口氣。

克萊因慢慢地喝著酒，「我希望你們別見怪，那個警衞把我看得牢牢的，簡直把我當作國寶了……」

「你確是國寶嘛，」漢遜打斷了他的話，「要知道你是無價之寶，世界各國都想出錢買你呢，我眞後悔我竟是個愛國者，否則我會擇高價把你賣掉，拿了錢到峇厘島去過晚年。」

克萊因笑了，他覺得好久沒有這麼鬆弛過，實在舒服。

「今天是駕船的好天氣，我的船怎樣了？」黎漢遜一口把酒喝光，對瑪莎問道。

「照你吩咐，泊在港口南邊。」

「我們去駕艇吧？克萊因你也一塊來吧？」

「你們兩個去吧，我留在這兒休息已經夠舒適了。」克萊因說，「我想到花園裏曬曬太陽，黎漢遜答應過我的。」

「沒那囘事，」瑪莎說，「我才不跟他去呢，他到港灣去，從不駕艇，只是修修補補，弄得滿身臭汗，滿手瀝青，由他自己去吧，我陪你到園子裏逛逛。」

「好，我才不介意呢，」黎漢遜早已想走了。

「去吧，去吧，可要及時囘來吃晚餐，」瑪莎笑起來。

「我先找士高，告訴他我到哪兒去了，我知道他們並不關心我，但因爲我懂得怎樣開動D字飛行，他們就不讓我自由自在了。」

瑪莎給他拿來了工作褲和花襯衫，他穿上了泳褲，就走出去了。

克萊因囘到房間去換了衣服，瑪莎也穿上浴袍，所有丹麥人都是喜歡曬太陽的。

他們走進園中，克萊因說：「眞美妙，在月亮沒有草木，那有地球那麼多姿多采？」

一隻海鷗在天上飛翔，身影在籬笆和草地上掠過，遠處的網球場，傳來了一陣快樂的笑聲。

「你們工作順利嗎？能講給我聽嗎？」瑪莎問。

「我們的工作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只有D字飛行是秘密罷了，其他只不過像辦一間郵輪公司，同時開發西部，你有看到我們登上火星的新聞嗎？」

「有，我羨慕極了，什麼時候你們開始賣旅客機票呢？」

克萊因道：「很快了，你可以得到優先買票作第一批太空遊客，我們確有計劃這樣發展，火星表面的鈾礦脈，使我們的股票在世界市場上狂升，現在金錢像水一樣倒進來，我們在瑞典正建造超級太空郵船呢，郵船可以大量運載貨物，也有很多一流的

旅客艙房。目前月球基地差不多像一個城市了，有工廠，有作坊，我們在月球上製造D字飛行器，只在這兒製造電子儀器，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沒有人有所抱怨的。」他向四周望望，發現在樹下有一些鋁質塑料的花園傢私。

「我給你倒一杯冷飲好嗎？這兒沒有人打擾你，你可以曬太陽，出一身汗的。」瑪莎說。

她推了一個有輪的小几回來，上面擺著冰和酒類，她脫了鞋，赤著脚，走路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克萊因看見她時，吃了一驚。

「我可不是要嚇你的，」她遞了一杯東西給他。

「這不怪你，前一陣工作實在太忙，精神過份緊張，在這兒曬太陽眞舒服，簡直跟在以色列一樣熱呢。」

「你想念以色列嗎？」她問，跟著趕快說，「對不起，我知道我不應該這麼問的。」

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是的，我想念她，我的朋友都在那兒，可是如果要再我作抉擇，我還是會到丹麥來的，我對自己的態度並不後悔。」

「我並不是想挑起你……」

「不，瑪莎，不關你的事，我心裏一直在考慮，到底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如果要傷害以色列，我寧可去死，我收到一封從以色列寄來的信，是用希伯萊文寫的，沒有署名，信裏只有一句話：伊斯達·巴吉奧娜會怎麼想？」

「她是你妻子？」？

「是的，她很像你，頭髮同樣顏色，同樣身裁，不過皮膚黑一些，經常都曬得又紅又黑，她是在以色列出生和長大的，是我的一個畢了業的學生，她常常說她嫁給了教授，」他抬頭望向遠方，神色愴然，「她是在一次恐怖分子突襲時被殺死的。」

克萊因喝著酒，沉默中可以聽得見遠處孩子們叫聲笑聲。

「我並不想傷心，瑪莎，我倒很想知道是誰寄來那封信的，我想對人說，我以為伊斯達會生我氣，不過她會理解我，最後甚至會贊同我的，時代的要求不同了，我們應該以全人類的利益為前提，不能光顧著自己的國家，我相信你會理解我的，你是一個美國出生的女人，現在是一個丹麥人，是個眞正的世界公民。」

「不，並不如此，」她笑笑掩飾自己的混亂，「我是說，我嫁給了一個丹麥人，但我仍是美國公民，還拿美國護照的。」

「文件？」他不以為然地擧了擧手，「文件毫無意義。我們就是我們，我們的行

爲決定我們的身份。唉，我哲學方面是不行的，講得不清不楚，我一直來只關心我的工作，人們都叫我是木頭人，他們講得不錯，我不打牌，但我會看，我會想，我也担心以色列會被入侵摧毀。當D字飛行的念頭越來越接近成爲現實時，我就想得越多，該怎麼辦？我記起了諾貝爾和他那帶有犯罪意識的百萬獎金，我想起發明原子彈的科學家，他最後自殺掉，我所以一直在想，就是希望在發明未公開前能做一些事，使它眞正能造福全人類，而不被利用作破壞毀滅的工具。我一直在想，無法擺脫它，最後必須作出行動。我知道這是不易爲的，但却沒想到會這麼困難……」

克萊因喝了口酒，說下去：「對不起，我講得太多了，在月球全是男人，難得有一個像你這樣有同情心的女人聽我訴苦。」他苦笑起來。

瑪莎拉住他的手安慰道：「女人有話放不在心裏，否則會瘋的，男人把話藏在心裏，所以就出麻煩，他們悶悶不樂，最後就爆發……」

「對，謝謝你，眞是十分感謝你。」

他拍拍她的手，往椅上一靠，舒適地閉上眼睛。

一隻肥胖的蜜蜂在嗡嗡地飛來飛去，這是下午時分最安祥的時刻了。

十九

黎漢遜哼著小調，把遊艇駕駛室上蓋的脫漆刮掉，到底這艇是他自己製造的，他要把它弄得十全十美，結果他打扮它的時間比駕駛它的時間更多。這倒頂好玩的，雖然明天準會肌肉痠痛。他赤著脚，只穿著泳褲，渾身流汗，大聲地唱了起來，竟沒留意背後悄悄的脚步聲，有人已站在他後邊。

「你眞吵！」

黎漢遜回過頭來，楞住了。

「英格！你在這兒幹什麼？」

「偶然的機緣嘛，我和朋友到馬爾莫遊艇俱樂部，到這附近吃午餐，當然也喝一點，可是却找不到酒。」

「那我請你喝好了，我有幾罐冰凍的啤酒！老天，你眞好看！」

一點不錯，英格穿著比基尼，泳衣少到已不能再少，幾乎看不出是穿了泳衣了。

他搖搖頭道：「你不應穿成這樣在公共場所到處跑啊，這是罪過，對於小伙子簡

直是一種刑罰，要知道我在月球不近女色很久了，甚至連女孩子是怎麼個樣子也忘了呢。」

英格笑道：「她們就像我一個樣，來，給我啤酒，我還要趕去吃午餐呢。喂，月球怎樣？你呀，是老拍檔都忘記啦！」

「沒那樣的事，你很快就會到我那兒來工作的，我們飛船一樣需要空姐，我們會把你從北歐航空公司挖過來的。」他說著跳進艙裏去拿啤酒。「你近來工作怎樣？」

「還是老樣子，我可一直在想念著過去同你一塊飛行的日子，那多有意思，你剛才講要請空姐這話可當眞嗎？」英格跟進艙裏來。

「當然是眞的，」他把兩罐啤酒的蓋帽拉掉，「目前還未有詳細的計劃，不過不久會搞超級郵船倒是眞的，你要知道飛上月球比飛去紐約還要快呢！」

她接過啤酒，喝了一大口，嘆了口氣，嘴唇濕潤了，她離他只有幾寸，他的手臂已圍住了她，她也倚向他。

克萊因微微張開口，頭靠在一邊，呼吸深沉而正常，瑪莎不敢打擾他，但留在花園却熱得令人昏昏欲睡，所以她回到屋裏去，穿上泳衣，去找士高，告訴他：「我要到港灣去走走，克萊因教授在後花園裏睡著了，我不想擾醒他。」

「那是我們的工作；看住他。等他醒來時，我會告訴他你到哪兒去的。」士高回答。

走到港灣，只有五分鐘的路程，瑪莎提著拖鞋，赤脚走過沙灘，沙很溫暖，脚趾間有一種舒適的感覺，她沒有讓海水濺濕，因爲現在水還太冷，不適於游泳。頭上有一架直升飛機飛過，她知道這是保護克萊因的一部份措施。那可憐的累壞了的男人，，被人像國寶一樣守衞著，不過他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她走到海灣，他們的遊艇還在那兒，但漢遜却不知道哪兒去了。也許他到馬路上去喝酒？不，他自己帶有冰鎭啤酒的，他到哪兒去了？肯定是在艙裏。

她看見駕駛室門口放著一罐啤酒，差點要喊他了，但在啤酒旁邊放著一片藍色的東西，竟是比基尼泳衣的上半截。

她的心差點停住，她知道如果闖進艙去，一定什麼都可以看得見，雖然她早知道丈夫在婚外的關係，但一股難以忍受的醋意仍然湧上心頭，她突然感到出奇的鎭定，從舷窗往裏望，她看得見丈夫寬闊的肩膊，被曬黑了的手臂和大腿纏繞著，……

她心頭升起了怒火，離了家這麼久，還沒有在家裏坐定，竟在船上幹出這種事！她準備跳進去撕打，咬，拼命！

但在她採取行動之前，突然感到自己的挫敗、憤怒、心裏燃燒著憤怒、痛苦和憎惡，她轉過身，拼命往家裏跑，他怎麼竟做出這種事來！

她回到家裏，士高為她開門，說：「今天的口令是『守望』！」她心裏想，守望？眞有趣，她早就應該把丈夫守望住才對。

瑪莎跑進浴室，現在她氣得喉嚨發乾，渾身發抖，她把水喉擰開，把手伸進水裏，用水潑洒自己的臉。她哭不出來，太氣人了，他怎麼可以這樣！他怎麼可以這樣！她感到自己太沒用了，竟然一點辦法都沒有，她不該跑回來，但她又有什麼辦法？

她用手指梳弄了一下頭髮，不敢去面對鏡子，轉過頭用刷梳用力梳自己的頭髮。她知道，丹麥的人是性解放的，已婚的男子很多都有婚外的關係，但她總認為漢遜不會這樣，為什麼他不會？現在她知道了，以前他何嘗沒有？她現在該怎麼辦？怎樣對付他？

她突然想像他回家來，想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地擁抱她，他會這樣的，那怎麼辦？她能告訴他？她需要他嗎？是的，不！她需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道，她要傷害他，他所做的事是無可原諒的。

哭，哭有什麼用？她突然看到洗衣機上頭擺著一本小筆記本，它不是放在這兒的

。她打開它，以為一定是漢遜在外邊行為的記錄，可是却發現上面全是一行行數據，各種古怪的符號，原來是克萊因的筆記本。

她趕快把它合上，跑進自己的臥室，關起門來，背靠著門，把筆記本捂住胸口。情緒上的狂怒已使她失去了理智，她知道怎樣去報復漢遜了。她記起了美國大使館的博斯特，想起了美國和丹麥、忠誠和愛國，她懂得這樣可以傷害漢遜！她把門鎖上，從抽屜裏取出攝影機，底片還是為了迎接丈夫回家才新裝上的。她把筆記本放在陽光下的地板上，一頁一頁地拍下照片。……

她拿了筆記本下樓時，剛巧碰見克萊因來找她。

「瑪莎，我突然醒來，記起筆記本放在洗衣機頭上。」

「是這本？我正要拿來給你呢。」

「對，正是它，眞得謝謝你。如果士高發現我把它亂放，一定立即把我送回月球去了。」

黎漢遜駕著跑車沿著海岸公路穩定地飛馳，他用一隻手駕駛，另一隻手在擰放音機找些音樂聽，他說：「我們動身稍遲了點，你要在赫爾辛堡停留？」

「我要到郵局去一下，花不了一分鐘。」瑪莎說。

「什麼事這麼重要的？」

「我要寄一些底片去沖洗。」

「附近那間照相館有什麼問題？」

「他們太忙了，哥本哈根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很快就能沖好。如果你担心遲到，就把我留在碼頭，你走自己的吧。」

他用眼角望了她一眼，她望著前邊，木無表情。

「好吧，我等你，我只是希望不要錯過下水禮，你會喜歡它的，現在是下水，下一步是飛上月球。」

她沒有回答。他把車泊到車站前，她下了車，拿了個小包裹，走進郵局了。他在想，她準是最近照了些相，但並不是在這次他回來渡假時照的，這次假期她總是很冷淡，是什麼使她不開心呢？他想不出理由。

他發現車泊在一檔熱狗檔前，立卽使他飢腸碌碌，他估計午餐會很遲才有得吃，得作個準備，就下車去買了兩客熱狗。

到底瑪莎出了什麼毛病？她倒不是不理他，但有著一種冷漠，夜裏他想親近她，

她却翻轉身去，用背對著他。

是由於月球飛行而產生的一種緊張？這也難怪，自從發生過破壞事件之後，她一直天天心驚胆顫。

他自嘲地想，女人女人，誰又能講得清楚她是怎麼搞的？女人本來就是他媽的有趣的生物，受情緒影響的。

他看到她從郵局出來了。

黎漢遜心中從沒有一刻對瑪莎起過疑心，一次也沒有，沒想到過星期天下午的事，也沒想到英格的事。

二十

差不多是正午了，但在火星赤道上，盛夏的正午，溫度也只有零下三十度。那座山實際上是圓形的火山口的邊唇，從平原陡峭地升起。在黑色的天上，太陽照射著冰凍的景色，天上的星光燦爛很是顯眼，只有在地平綫處有一綫藍色分隔著地面和天空，這就是火星的大氣層。空氣是靜止的，有著沒有時間性的靜寂，空氣是稀薄的，幾乎純是碳酸氣，所以根本沒有可吸呼的空氣，而且非常非常寒冷。

兩個人正在慢慢地攀上斜坡，雖然重力很低，但他們穿著電力保暖衣，妨礙著他們的行動。他們攜帶的電池箱和氧氣筒，把他們沉沉地墜下來。在頭盔和面罩裏看不清他們的容貌。

「這……可相當難攀登呢，」克萊因喘著大氣說。

看不到黎漢遜的表情，但從聲音中可以聽得出他的担憂：「我希望不會把你累倒了，也許我是不該帶你到這兒來的。」

「我沒事，只是喘氣罷了，我很久沒有做過這麼激烈的登山運動了，不過此行值

得，眞是多麼好看的景色啊！」

沉寂的景色使他們也沉默下來，這是一顆異星，寒冷而黑暗，是因爲從未出生故此未有死亡的星球。在山下那小小的基地，有著點點燈光，給黑暗帶來一綫溫暖與光明。克萊因向四周一望，跟著趕快退到一邊，招呼黎漢遜跟著他。

黎漢遜問：「有什麼不對勁嗎？」

「沒有，沒什麼，我們剛巧是站在這火星花前邊，擋住了太陽，它開始關閉，認爲夜晚又來臨了呢。」

那火星的生物，也說不出是什麼東西，是動物性的植物，有著長長的脚，像海星一樣張開的臂，這時半開半閉，露出底部粗糙的灰色的表皮。當它們完全閉合起來後，就變成一個球狀物，看來這種半動物半植物的火星生物對於陽光和溫度是極端敏感，它們閉合是爲了保全力量，等到陽光再照到它們身上時，才重新張開。

當「火星花」被陽光照射時，它就立即把四肢張開，收集來自遙遠的太陽的輻射綫。這種粗糙的低矮生物是到目前爲止在火星發現的生命方式，最初給它起的外號「火星包菜」，現在已被當作正式的學名了。這是唯一的「火星人」。

克萊因和黎漢遜小心地站到一邊，讓陽光照在這動物性植物身上。

克萊因說：「它令我想起了以色列在沙漠上的植物。」

「你想念以色列嗎？」黎漢遜問。

「當然想念的，你不用問也知道。」由於空氣淡薄，盡管他講話很大聲，但聽起來却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似的。

「我估計你會的，我到過很多國家，很多國家在你最初飛去時會感到它們比丹麥更有趣，我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生活，但我仍選定丹麥，不願離開它。我有時在想，你當時收拾行李離開以色列時一定心情十分複雜，我懷疑我能不能作出你這種抉擇。我看我就沒有這種胆略。」他指著山下的平原，繼續說，「看！那兒的景色，不是正像我告訴過你的那樣？你在這兒居高臨下，可以看到整個地區，那兒只是些新建築物，剛建起來的，還有在『加拉西亞』西邊那一個著陸場，如果在需要時，當會在東邊建起更多建築物，那麼這樣就變成了一個火星城市了，還會從山邊建一條鐵路，供運輸礦產用呢。」

「一個非常樂觀的計劃，沒有理由不能實現的。」當克萊因在考慮著黎漢遜的話時，同時想起了以色列，這是他內心最担憂和苦惱的問題，就像一隻蛀牙似的，既拔不掉，又時常隱隱作痛。雖然他極少對人談及，但被黎漢遜這樣一問，却挑起了他不

少痛苦。「你說我有胆略？這是什麼意思？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事，你以爲我做錯了嗎？是否我應該首先忠於以色列然後才算忠於全人類？」

「見鬼，我不是這意思，你千萬別忘了，我是永遠站在你一邊的，我眞正的意思是我讚美你，你不出賣自己。」

「出賣自己？」克萊因疑問地望著那大個子飛行員。

黎漢遜說：「如果你說的是眞的，那麼留在以色列將會是大販賣。自從科學這個詞發明出來以後，科學家一直在出賣自己。投炸彈，放毒氣，以及爲祖國而死，這是直接的出賣；發明原子彈，然後對使用了它表示痛悔，但是不敢反對，這種是間接的出賣。還有一種是自欺欺人的販賣：我研究製造神經瓦斯、細菌武器和更大的炸彈，但它們是永遠也不會被使用的。更有一種自我安慰的販賣：世界那麼大，我無能爲力，這是每一個人都使用的自慰方法。比方南非是世界上最利害的警察國家，這國家把黑人當作合法的奴隸，但我改變不了它，我仍然是買南非的橙子吃，我能有什麼辦法？克萊因，你對我這種感受可以責備求全嗎？」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克萊因頓著腳，感到寒氣從靴底透上來。

「我是說，你做的一切，是我沒那份胆量敢去幹的，我佩服你！你有遠大的理想

，不計個人得失。在丹麥，有各種抵制南非的活動，我却視而不見，甚至嘲笑，我能做什麼？我駕駛飛機飛行，生活得很舒適，頂自我欣賞呢，但你使我對人生的看法有所改變，把某種完全不同的人生觀展示給我……」

「住口吧！」克萊因吃驚地說，「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我做了一件叛逆的事，背叛了我的祖國和她對我的信任，我不讓她獨享我研究的成果，本來它是屬於她的，我犯了法，如果科學家要有誓約的話，我是背棄了誓約的。」

「我不明白……」

「我知道你不明白，你的觀點是單方面的，比我簡單得多，我承認自己的罪過，但你却世界上所有的罪惡而不經思考就責難所有的科學家。你談到原子彈，但却沒有提原子能發電和輻射性藥物呢；你談及細菌戰，但却沒談同一研究而產生的消滅病毒細菌的藥品。你不能因世界諸多毛病而責難科學和科學家的。我們物理學家可能製造出原子彈，但它是由政府撥經費支持製造，而由選出來的政界大員決定投擲它的，而老百姓都擁護這一決定。科學家並不炮製戰爭，是政界大員挑動人民去打仗的，如果你因世界的狀況而責難科學家，你只不過把他們作替罪羊罷了。責難別人容易，承認自己罪過就難了，牛不飲水撳不到牛頭低，『百姓不擁護君王也當不了權』，「帝王

論」就這麼說過。納粹要剷除滅絕猶太人，如果人們不支持也辦不到的。德國人當時支持了納粹黨。人們應爲他們的行動負責，但却不願担負責任的重負。他們就把責任推給別人，責難別人，他們說是該死的科學家發明了炸彈、飛機、大炮，所以該爲今日世界的局面負責。但人們選出來執政的那些政客，却挑動戰爭，他們却不受責難，你以爲這種想法對嗎？」

黎漢遜被他那種憤慨嚇了一跳，他吶吶地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佩服你……」

「不要佩服一個背叛了祖國、辜負了祖國信任的人，即使我的決定證明是正確的，我仍是做了一件不可原諒的事情。」

「如果你這麼內疚，那爲什麼要離開以色列到丹麥來呢？我知道你是在丹麥出生，在丹麥長大的，這是理由嗎？」

克萊因沈默了好一陣才回答：「也許是吧，也許是由於信念，或是希望，也可能因爲我是一個猶太人。在以色列我是一個以色列人，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我是個猶太人，除了在丹麥，在丹麥沒有猶太人，只有各種不同信仰的丹麥人。當納粹在歐洲橫行的時候，你大概只有三四歲，所以對於你來說那只是歷史，歷史巨册中的一章罷了

；納粹法西斯是些狂魔，他們不只自己十分邪惡，而且還挑動人們心中的邪惡，使它們放肆泛濫，在那些被他們征服的國家的人們竟然助桀爲虐，法國警察爲他們出動逮捕猶太人，烏克蘭人樂於爲他們的焚屍爐加油添火，波蘭人跑去看他們的猶太鄰居被吊死，結果他們都自食其果。……」

「眞的這麼可怕嗎？」黎漢遜吃驚地問。

「是的，幾乎每一個被納粹征服的國家都協助德國人殘殺猶太人，只有一個國家除外，在丹麥，警方聽說大屠殺卽將來臨大受震動，他們立卽透露給別人知道，汽車司機帶著電話簿在街上奔馳，發現猶太人名字的家庭就通知他們逃跑，童子軍小學生也爲這事奔走，傳口信，每一間醫院都打開大門，把猶太人收藏進去，幾天之內，每一個猶太人都被順利偸渡出國，你知道爲什麼丹麥人會這樣做嗎？」

黎漢遜握緊巨大的拳頭說：「當然會這樣做的，所有丹麥人都是人，那樣殘殺同類的事情怎樣能容忍？」

「那麼，你已經回答了你提出的問題了，我得有所抉擇，而且也作出了抉擇，我希望我這抉擇是正確的。」

克萊因說完這話後，開始下山，但停住脚步回過頭補充了一句：

「我是被偸運到瑞典的人當中的一個，所以我也許是在還債吧。」

他們肩並肩地走下山去，走向光亮而溫暖的基地。

二一

瑪莎跟羅穆生夫婦約好了在哥本哈根碰頭，剛掛上電話，正在穿戴打扮，門鈴就響了。

「誰？」她匆匆走過客廳，喊了一聲。

當她把大門打開，只見有一個沿戶賣刷子的行商站在門前。

「我們不買刷子。」她說。

「你最好讓我進來，我有話跟你談。」

這時瑪莎才發現這個賣刷子的行商，原來是美國大使館那個博斯達先生。

「啊，原來是你，我一開頭眞認不出是你……」

他不戴眼鏡，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我不能這樣站在門口，讓我進去！」他生氣地說。跟著，一把將瑪莎往旁一閃，他就走了進門，把門關上。他把一箱子刷子扔在地板上。

博斯達說：「我一直在設法與你聯繫，你收到那封信了吧？」

瑪莎冷冷地說：「我不想見你，我已按你的要求做了，你已得到了那底片，請別再騷擾我吧。」她轉過身，用手握住門把。

「別那樣！」他叫道，「你那些底片是毫無價值的。」

「你是說冲洗出來一塌糊塗嗎？我肯定我拍得很好的。」

「不是技術好不好的問題，是那筆記本，裏面根本沒有關於D字反應的內容，全是關於羅穆生的聚變發動機，這根本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瑪莎強忍住笑，但她心裏現在放心多了，她已按他要求照辦了，而且她也對丈夫進行了報復，至於筆記本的內容不對，那不是她的錯。

「嗯，你偷聚變發動機不就得了？它一點也沒有價值嗎？」

「沒有一點商業價值，」傅斯達冷冷地說，「不過我們可以搶先報領專利權，只是我們關注的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這比專利權重要。」

他凝視著她，她把大衣拉緊裹住自己。

「現在我沒有辦法爲你辦什麼了，一切都搬到月球上去了，你是知道的，克萊因也走了……」

「我告訴你能做什麼，時間無多了，你以爲我會就此罷手嗎？」

「我看你太愚蠢啦！」她忍不住笑出來。

博斯達憎恨地瞅了她一眼，但仍控制住自己，「現在你聽我說，今天你去參加慶祝儀式，事後你會上船去，我們需要知道船內的情況，我要你……」

「我不會爲你幹什麼的，現在你走吧！」

他一把握住她的上臂，手指像鋼爪一樣掐住她的肌肉，把她從門口拉開，痛得她叫起來。他把她提起來，對著她的面吼叫：「你必須照我吩咐那樣去做，你敢不忠於美國，你有一卷底片在我手上，上面有著你的指紋，丹麥人不會放過你的！」

瑪莎痛得差點哭出來，但她嚇得呆住了，她掙脫了他的緊握，退後了兩步，垂下頭望著地板，問道：「你要我幹什麼？」

「這才像話嘛，你會拍攝，這兒是一個特製的照相機，你上船時裝在手袋上，只要按一按就能拍出照片。」

她接過那照相機，它是一顆大寶石，四邊鑲著一圈碎鑽，裝在她黑色鱷魚手袋上會很合適的。

「把你的手袋對準要拍攝的東西，按一按這地方，」他指著鑲金的扣邊，「它是廣角鏡，任何光綫都能拍攝，可以拍上一百幅照片，我要你拍下艦橋和引擎室，拍下

控制的特點，走廊、樓梯、門口、艙房、氣鎖，一切都拍下來。你要問清楚是什麼，事後我會沖出照片問你，你得作出詳細說明。」

「我根本不懂做這類工作，你找別人好嗎？那兒有好幾百人……」

「如果我們能找別人，何必找你？」

他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俯身撿起那箱刷子，拿起一個刷子，指著她道：

「小心別把它跌落在地上或打破它，也別亂拍一氣，專找黑暗的地方拍攝，然後抵賴說這攝影機不好。你無可選擇，你必須爲我們拍攝，否則我就會使你身敗名裂！」

他說完，走出門去了。

瑪莎楞住了，怎麼辦？她只覺得渾身移嗦，一邊發抖一邊想，現在已不是對丈夫報復的問題，而是自己落入了陷阱，她覺得走投無路了。

二二

羅穆生繞過一卡車搖旗歡呼的學生，他們正對着街上兩邊房子窗口歡呼的人羣在揮動着國旗。他說：「你看，羣衆多麼熱烈歡欣！」

他的妻子烏娜和瑪莎坐在後座，烏娜說：「這難怪他們，今天的確是大日子啊！」

羅穆生說：「天氣也特別好，沒有下雨，雖然沒有太陽，但你不能要求什麼都完美無缺的。」

瑪莎坐着一聲不響，抓緊她的手袋，手袋的蓋上鑲着一個大大的鑽石飾物。烏娜已經注意到它了，瑪莎得趕快編一套謊話來支吾過去。

如果他們不是被邀請來的嘉賓，根本沒有辦法穿過圍在海岸邊的人羣。在皇宮的停車場停了車，他們得步行一段路，到處洋溢着一片節日的氣氛，樂隊在奏着樂，賓客們在打着招呼，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羅穆生望望手錶說：「還有十分鐘，我們得走快點，除非瑪莎認爲她丈夫會遲到

啦。」

他們都笑起來。瑪莎也跟大家一起笑，有一陣她覺得在這兒挺自如，當她坐到離皇家座位不到十碼遠的位置時，她還向朋友們點頭微笑。可是一想到博斯達的威脅，她就一把抓住手袋，默不作聲了。

樂隊奏國歌，大家都肅立起來，當國歌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後，大家才一坐下，就聽到天上傳來了一陣嘯音。大家都抬起頭來，用手護住眼睛，設法向空中張望。嘯聲越來越響，變成了一種低沉的嗡嗡聲，一個黑色的點子從雲層衝出。

「準時，一秒也不差！」羅穆生興奮地說。

黑點在令人吃驚的速度中變大，筆直地從上空落下來，觀衆都倒抽了一口冷氣，有人還驚叫起來。

飛船的速度在逐漸減慢，最後巨大的飛船像鵝毛一樣輕飄飄地降落在海面，當飛船的真正巨大的船體被大家看清楚時，人們更加驚詫了。這艘黑白相間的飛船船體，跟任何遠洋巨輪一般大，它能突然在天上出現，上千噸的巨物降落下來，實在使人難以置信。

飛船有一個平扁的船頂和船底，長約一條大街，活像一個巨盆。船身四周有着一

列窗門，根本不存在汚染問題，聲音也並不大。

望着它的觀衆完全沉默，所以連海鷗的叫聲也聽得很清楚。巨船停頓下來，只離海面幾米高，完全懸空，然後慢慢下降，小心地把船底停在水面上，並沒有激起巨大的浪花。

太空船向岸邊小心地靠攏，只激起了微波，衝擊着堤岸。上甲板的艙門打開了，有幾個人走出來，拋出纜索，把太空船穩固地繫在碼頭的纜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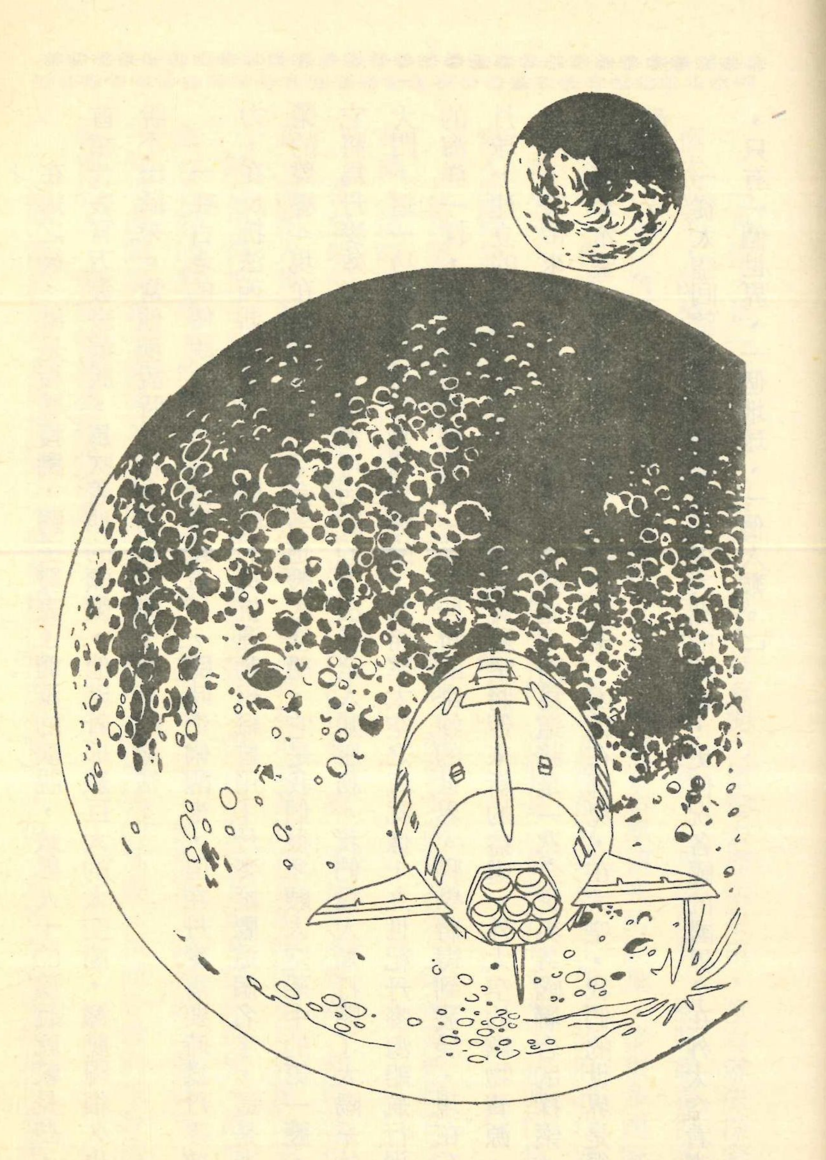
在場的觀衆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他們跳起來，盡着嗓子歡叫、拍掌，樂隊也奏出熱烈的音樂，但全被這歡呼聲淹沒了。

瑪莎也跟着別人一起歡呼，在這狂熱的時刻，她什麼苦惱都忘記乾淨了。

在白色的船身，用黑色寫着船名：「丹麥雄鷹」號。

甚至纜索還未繫好，一個艙門已經打開，一羣官員已等待着歡迎從太空船走出來的人了。即使離得很遠，黎漢遜那高大的個子，誰也可以十分清楚地把他從別的人當中分辨出來。

他們敬禮、握手，然後走向檢閱台。黎漢遜看見瑪莎在揮手，他走得很近，在向她微笑。



在這之後，就是授獎授勳，國王發表了簡潔的演說，政界人士的演說就較長些，首相代表官方發表演說，風吹着他的頭髮，他望着那艘巨大的太空船，激動得很久也說不出話來。當他演說時，每句話都充滿了懇摯的激情：

「在古老的傳說中，丹麥雄鷹睡着了，隨時準備醒來，但在丹麥需要時爲丹麥效力，在反抗法西斯佔領時期，戰時的抵抗運動組織曾用了丹麥雄鷹這個名字，這是光榮的聲譽。現在我們以這名字命名這艘太空船，它是我們很多艘太空船中的第一艘，它將爲丹麥效力，以一種無可估計的方法爲全人類服務。我們爲人類打開了太陽系的大門，這一功績是用語言無法比喻的，我希望太空之海就像十九世紀丹麥海船航行過的海洋一樣，把人類帶到海的另一邊那些新的奇妙的世界。科學將得到發展，現在在月球上建立的基地、瞭望天文台、低溫實驗室將帶來新的益處。外太空的礦物資源，將爲工業帶來好處。全人類都將得到好處，因爲這將是一次全世界各國聯合的探索。我們誠摯希望，這將爲世界帶來和平和希望，因爲在那兒，在太空，我們的世界是很渺小的。

「從太空回望地球，很難看出各大洲的區別，更何況各國的國界？在外太空看來，只有一個世界、一個地球、一個人類。」

「丹麥，是一個太細小的國家，根本沒有能力單獨去探索宇宙，沒有辦法探索整個太陽系，即使我們熱切希望全世界合作。在兩天後，『丹麥雄鷹』號將載着很多國家的代表作飛往火星的首航，目前在那兒正在興建着科學研究的設施，從很多國家來的科學工作者將留在那兒，在火星上開始一系列重要的科學研究工作，政府的代表將返回地球，到各國去告訴人民未來將是怎樣的，這將是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們作爲丹麥人能爲全人類作出了這一點貢獻感到自豪。」

在雷鳴的掌聲和歡呼之中，他結束了演說，樂隊又開始奏樂，電視攝影機在不停拍攝，這時宣佈嘉賓可以登船遊覽。

在登船的入口得經過海關，不准帶任何的包裹上船，手提箱或容器，都得進行檢查。海關人員都在十分認眞執行任務，很有禮貌地請嘉賓在登船時出示口袋裏的物品，婦女也得把手袋打開。當然有些人會有怨言，但高級警司及軍官站在那兒，給他們進行必要的解釋，他們自然就安靜下來。那兒甚至有一個海軍上將和另一個將軍，在一間小房間裏與一個部長和大使談話，這顯是一種對等的活動，以同等級別來說服同級別的人，勸解他們讓海關檢查。

結果當然沒有人再抱怨了，最多也只是揚起眉毛，但一看到首相帶領把口袋裏的

物件抖出來，甚至打開荷包讓海關人員檢查，誰也都跟着照辦了。當然，這措施是十分重要的，全是爲了「丹麥雄鷹」號的安全。

當隊長慢慢地向前移動時，瑪莎發現自己害怕得麻木了，她會被人查出，丟盡了臉，如果這時有地方可逃，她會立即逃走，但她無處可逃，只好一步一步跟着隊伍向前走，烏娜在說什麼，她只是點頭，答不出聲來。

瑪莎來到海關檢查處，她前邊站着一個高大、面色嚴肅的海關關員，他慢慢地向她伸出手來，說道：

「黎漢遜夫人，今天是您丈夫的大日子。可以讓我……」

他指了指她的手袋，她把手袋交出去。

「請您打開來好嗎？」

她照做了，他向手袋裏看了一番。

「你的粉盒，」他說，指着粉盒。

她把粉盒拿出來交給他，他把粉盒打開，然後關上還給她。

那鑽石飾物的照相機直對着他，他看了它好一陣，瑪莎的血像凝住了，但他只笑笑說：

「行了，謝謝你合作。」

跟着他就轉身走開，去檢查另一個人了。

羅穆生夫婦還在等着，黎漢遜已在上邊的甲板向她揮手了，她舉起手，向他揮揮手，跟着羅穆生夫婦上了船。

瑪莎把手袋拿在身前，一隻手指按在那鑽石飾物上，心裏想，如果黎漢遜發現了它，該怎麼講好呢？但她用不着担心，黎漢遜在正常當班時是最鎮定自若的人，但今天他却不是，他把手擱在背後，但他的眼睛却興奮得發亮。

「瑪莎，今天是大日子！」他說着，擁抱着他，把她摟得離了地，吻得她透不過氣來。當他把她放下時，她感到頭暈了。

「天啊……」她說。

「你看到過這樣大的太空船嗎？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呢！來，讓我帶你到艦橋上去看看，船上什麼都可以看，除了引擎室，那兒已鎖起來了，我還帶你去看看我的艙房。」他一邊走，一邊用手摟着她的肩頭，「瑪莎，在駕駛這美人飛行之前，一切都變了，我想現在就是駕駛最大的飛機飛行，也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樣了，來！」

他們穿過氣鎖時，她的手指摸了一下手袋上那鑽石相機的金邊，感覺得出它輕微

地陷了下去，動了一下。

她憎恨起自己來了。現在已不是報復，而是出賣與背叛了。

二三

克萊因從艦橋往外望，問道：「他們還沒有上船嗎？」

他看到兩個人從海關出來，頂着波羅的海的寒風，搬運伕在他們後邊給他們提着衣箱。

「還沒有齊全，不過快上完了，」黎漢遜告訴他，「我向事務長查一查吧。」他給上船艙口的辦公室掛了個電話，在細小的電話螢幕上現出事務長彩色的圖像。

「什麼事？」

「上船的人數點齊了？」

事務長用鉛筆點了點記事板，「還有六個人就上齊了。」

「謝謝。」黎漢遜把電話掛斷，「還不錯，要知道海關的工作很忙，除了要經過X光透視外，還要爲他們檢查補牙，我相信一定有不少投訴說檢查太嚴重了。在出海第一天之前，船長總不在旅客面前露面就是這個道理，看來我也得這樣幹了。」

「有了新的電腦裝置，我想你不必担心起飛的準確時間吧？」

「這沒問題，」他拍了拍那電腦灰色的外殼，「我告訴這東西什麼時候起飛，我們還未把字打好，它就有答案了。」他把話題支開，問道：「你最近見過羅穆生，他情況怎樣？」

克萊因聳聳肩頭：「他還躺在床上，咳得像隻海豹，還在發燒。我只在病房門口揮揮手，他不讓我進去，他祝我們好運。感冒變了肺炎，眞有點麻煩。」

「我很高興你取代他的位置，雖然要你來很難爲了你，相信一把情況熟悉之後，就不必你們物理學家在船上辛苦了。」

「我才不在乎呢，事實上我倒樂於呆在船上。」克萊因，「現在已不是用破冰船或小型潛艇飛上月球的時候了。」

「想起那時還要幾個人瞎忙一番，最初飛上月球時多緊張啊，現在就像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我們的設備這麼齊全，眞是有天淵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了。」

艦橋上的駕駛座前，有幾個穿制服的船員在值班，無綫電生正在同岸上的控制塔談話，領航員、第二駕駛員、電腦管理員都各就各位，眞是一個動人的場面。這時電話鈴響起來，黎漢遜接聽。「船長，所有乘客已經上船。」

「好，在十分鐘內準備起飛。」

克萊因進了引擎室，做好起飛的準備，事實上並沒有多少事需要他幹，各個船員都熟悉自己担負的職務。D字飛行是由電腦控制操作的，人只要注意情況變化加以調整就可以了。

克萊因肚子餓了，叫人送了些食物進去，雖然他知道他是被邀請參加第一晚的宴會的。他有很好的理由想避免在這種場合出現。假如不是由於羅穆生病倒，他寧願到實驗室去工作，也不願坐太空船旅行。他已開始了新的科學研究，而且在開班訓練技術員掌握D字飛行的原理。

他曾看過乘客名單，雖然他不願老實承認把自己關在引擎間的眞實原因，但毫無疑問，在乘客中的科學家裏面，他並沒有朋友熟人，他們只是些二流貨色罷了，大多是重要人物的副手，因爲各大學不願把他們最好的人才放到這次太空之旅。年輕人也可以跟老年人一樣觀察，將所見所聞和數據呈交老科學家研究。反正這只是開始，大科學家可以下次去也無妨。

至於政界方面，克萊因是一點也不熟悉的，有些人的名字他從來也沒聽見過呢，他對政治的觀察本來就不在行，不過也可以估計得出，這次政界也只是派些副領使級的貨色，先來試試水溫，這是爲一流人物下水作準備。不過，他必須面對現實，他認

識一個政界人物，這就是他不願在乘客面前露面的眞正原因，但逃避得了這次會面嗎？哲夫將軍在船上，遲早是會碰到的。克萊因看了看手錶，何不就在現在跟他碰頭呢？現在他們也該吃飽飲夠了，跟哲夫在情緒好時見面也許更好些，到火星有兩天旅程，總不能都躲在引擎間裏的。

克萊因與技術員把引擎檢查過後，認爲一切都正常，交代了有問題就找他，這才回到自己的艙房，換了衣服，然後走到過到乘客活動區的氣密門。

「克萊因教授，飛得很好呢，」武裝警衞長向他行了禮後說，這是個老兵，一個軍曹，顯然是從部隊轉調來的，身上全副武裝，還戴上了授帶和獎章。他望了一下他的電視螢幕，看到外邊的走廊空無一人，才按下開門的鍵鈕。「丹麥雄鷹」號上有很多氣密門，大多是可以兩邊按掣打開的，只有這一道門，是只能從裏邊按掣打開，外邊是不能把弄開的。克萊因點了點頭，走出門去。

他在第一個拐彎的地方就遇到了哲夫將軍。

哲夫也不打招呼，就迎上前來對他說：「我是希望你能出來，所以在這兒等你，要是你不出來我也要打電話找你。」

「哲夫，你好！」

「你到我的艙房去好嗎？我帶了點蘇格蘭威士忌，希望你嚐嚐。」

「我不大會飲酒……」

「來吧，它是沙卡那先生給我的。」

克萊因凝視着他，極力想從哲夫黝黑的臉上看出問題，他們是用英語交談，但根本就沒有一個沙卡那先生，沙卡那是希伯萊語，意思是「危險」。

「好吧，既然你一定要請我喝，恭敬不如從命。」

哲夫將軍帶路，走進了房間，把門鎖上。

「出了什麼事？」克萊因問道。

「慢慢來，首先請坐下。」

這艙房跟其他艙房一樣，佈置豪華，舷窗在經過了凡雅倫帶之後，自動關閉的金屬蓋已經打開，可以看得見太空上的星星。地上鋪着名貴的地毡，牆上鑲着柚木板，掛着大畫家的名畫，傢俱是北歐現代設計的產品。

「每個房間都有彩色電影呢，」哲夫說，指着大螢幕電視，由於把音量關掉，沒有聲音，但畫面正在放映《從亞特蘭塔到大海》這新片。那是戰爭場面，大炮在發，却沒有聲響。

哲夫將軍從酒櫃取出一瓶酒，倒了兩杯。

克萊因說：「在太空船上有電視系統、放映錄影帶，作爲旅客娛樂的一部份。你帶我到這兒來，就是談太空船的內部裝修嗎？」

「不是的，來，喝一杯這好酒，是二十年的藏品，我在英國工作時喝上了癮的，這比你們船子供應的好上百倍呢。這船上有點不對勁呢。」

「你指的是什麼？」克萊因接過酒，窘惑地問。

「我說的是不對勁，我認出在東歐代表團中至少有兩個人，是著名的特務，罪惡昭彰，而且是殺人不眨眼的兇手。」

「你肯定嗎？」

「當然，難道你忘了我是負責國內保安的嗎？我看過所有國際刑警的報告書。」

「他們來這兒幹什麼？」克萊因一焦急，喝了一大口酒，嗆得他咳嗽起來。

「慢慢品嚐，就像飲母奶似的才行。我不知道他們上船來幹什麼，但我可以猜得出，他們是爲D字反應飛行儀器而來的。」

「那不可能！」

「眞的不可能？」哲夫冷嘲地笑了笑，但立即抑制住，「我可以請問一聲，你們

已採取了哪一類保安措施？」

克萊因沉默不語。

哲夫笑了起來：「那麼說，不肯告訴我了？那就別告訴我好，我不怪你對我有所懷疑，不過我沒有帶一隊好士兵上船，而船上唯一另一個以色列人並不是軍人，是個生物學家，一個文弱書生。也許他是個科學的天才，但可不是個軍人。」

「上次我們交談時，你並不像現在那麼友好啊。」

「不錯，上次我們談不攏，但時代是在變化，以色列也在變，我們得不到你的D字飛行儀，不過它是用希伯萊文命名的，也許感到滿足了，丹麥人並不像以色列人狹隘，他們公開承認D字原理很大部份是在以色列發展起來的，所以在經濟探索和科學研究上都給予我們優先權。」

克萊因點點頭，哲夫繼續說：「我們甚至還將在月球建立基地，現在以色列還有什麼怨言呢？我們當然仍然想得到D字飛行儀，不過在目前我們並不打算爲了它而開槍殺任何人的。我要求跟黎漢遜船長談談。」

克萊因咬着嘴唇，集中精神考慮着，不知不覺喝完了那杯威士忌，最後他抬起頭來說：「哲夫，你留在這兒，我會把你所見的事告訴船長，他會打電話給你。」

「克萊因，不要拖太長時間。」哲夫冷靜地說，他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

黎漢遜曾在宴會上作了一段簡短的祝辭，跟着就回到艦橋上值班了。當他聽了克萊因把哲夫所說的話告訴他之後，轉過身來，說道：

「這不可能！」

「也許能，不過我相信他。」

「會不會是他自己有什麼陰謀詭計？想到艦橋來嗎？」

「我不知道，我懷疑會這樣，他是一個講究名譽的男子漢，我相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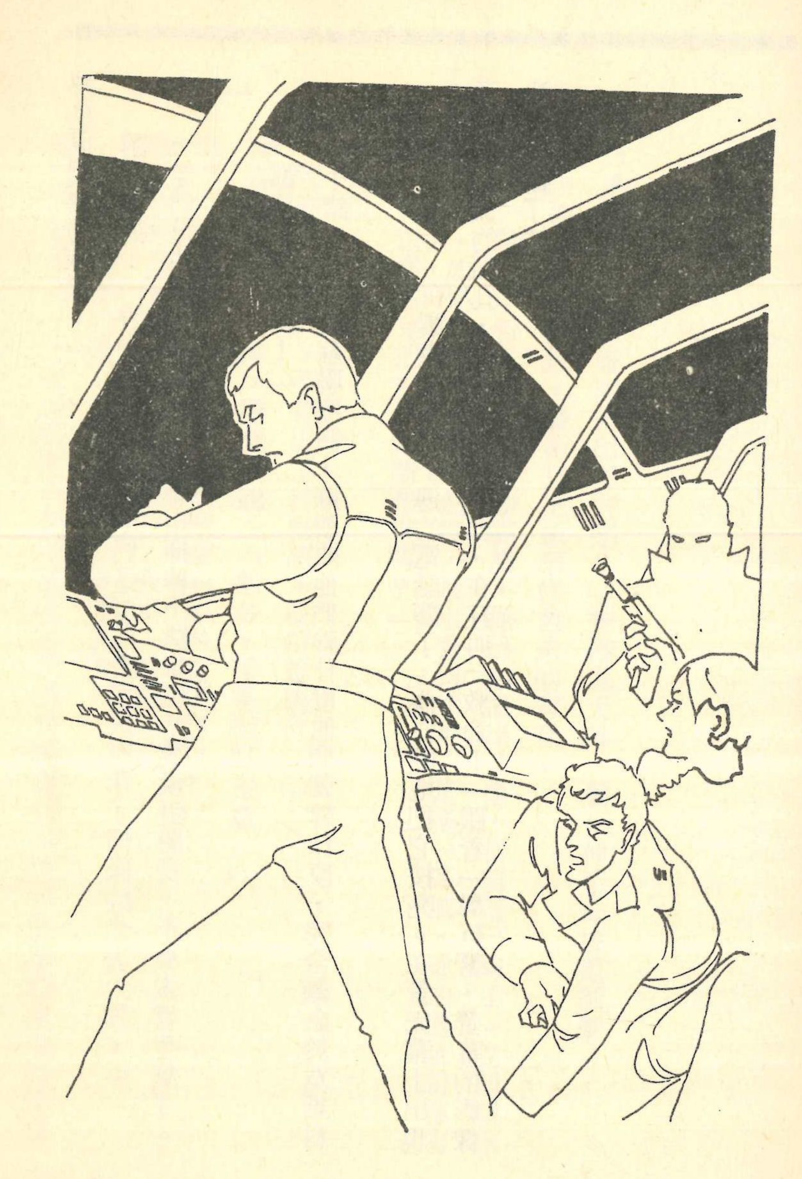
「我希望你對，也希望他錯，但我不能忽視他提出的問題。我把他找來，不過警衞長在全部時間中都站在他背後作監視。」

他轉過身去掛了電話。

哲夫將軍立卽來到，警衞長站在他身後兩步的地方，手指自動手槍，擧至腰間，要想搶也不易搶到，並隨時準備使用。

「我可以看看旅客名單嗎？」哲夫提出要求，然後仔細地看了一遍。

「這一個，還有這一個，」他指出他們的名字，「他們在檔案中用也很多不同的化名，實際是同一個人，一個是因破壞被通緝的，另一個是同炸彈陰謀案有關，兩個



都是很齷齪的傢伙。」

黎漢遜道：「實在難以置信，他們是這些國家政府作了担保的代表人物。」

「他們這些國家還不是在蘇聯指揮棒下跳舞嗎？黎漢遜船長，不要太書生氣了。」

「都是些衞星國！」

「不錯，他們受蘇聯控制，蘇聯要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完全聽命於莫斯科的。」

就在這時，在黎漢遜手肘子邊的電話響了，他自動地把它按亮。在螢光幕上出現了一個驚慌的面孔，佈滿淋漓的鮮血，在狂叫「救命！」跟着一聲巨響，螢幕的影像消失，斷了綫。

二四

「是哪個艙位？誰認得出那人呢？」黎漢遜大叫一聲，伸手去按電話掣。

哲夫伸手把他攔住，警衞長把搶頂住哲夫的背脊。

「等一等，」哲夫道，「動動腦筋，你已知道出了事，目前這已夠了。立卽發出防衞警報吧，如果你們有的話。然後，找出受到威脅的是哪一區域，你知道全船都有氣密門，可以從這兒把它們關閉起來嗎？」

「可以……」

「那麼關閉它們，不管出了什麼事，要沉着應付。」

黎漢遜猶豫了一陣，警衞長說：「船長，這是個好主意。」

黎漢遜點點頭，下令道：「關閉所有船內艙的門口！」

儀器控制員揭開一道塑料保護罩，接下一列掣鈕。

「那些門在門口是可以打開的。」警衞長說。

儀器控制員道：「在緊急情況時可使所有門的開關封鎖，門口的開關會不起作用

。」

「現在就是緊急情況，執行吧！」黎漢遜道。

哲夫走到門旁的牆邊，離他們遠點，警衞長也把指着他的槍垂下。

哲夫道：「我並不想干預你的指揮，船長，但我在這類事上是有一定經驗的。」

黎漢遜回答道：「我很高興你在這兒，我們可能用得上你的經驗呢。」

他按亮了引擎室的電話，立即由一個技術員收聽：「船長，出口的門關閉了，不能出去，顯然是出了故障……」

黎漢遜打斷了他的話：「發生了緊急情況！船上出了麻煩，目前情況還未明，不要離開崗位，不要出艙門，有任何麻煩立即告訴我。」

他關掉電話，電報生抬起頭來，有點遲疑地說：「船長，我想我認出那個人了，他是個廚師，或者就是在廚房工作的人員。」

「足夠了，」黎漢遜按了掛到廚房的電話掣，可是根本接不通，「看來出事就在廚房，可他們要到廚房去幹什麼呢？」

「也許是爲了武器吧，」哲夫道，「切肉刀、砍骨刀，那兒有不少這種東西的，也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可以讓我看看這船的平面圖嗎？」

黎漢遜回過頭望望克萊因，說：「快告訴我，這人是不是我們一邊的？」

克萊因慢慢地點點頭：「我認爲現在他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好，警衞長，回到你的崗位上去吧，尼爾加，把甲板平面圖給我拿來。」

他們把平面圖在桌上舖開，哲夫用手指指劃劃，「這兒，是廚房吧？」

「對！」

「那就一目瞭然了。看，從餐廳可以進廚房，不像船上其他工作間，它必須通向餐廳，同時它又和引擎間只隔一道內牆，我猜這是引擎間吧？」

「對，應用引擎多餘的熱力來燒菜嘛。」

「那麼，他們根本不需要闖門而進，他們要破牆而入，有任何捷徑可以迅速到達引擎間嗎？以便給那兒的人支援……」

電話鈴響了，引擎間的工作人員出現在螢幕上：「船長，有人用某種氣炬，在牆上燒了個洞，我們該怎麼辦？」

「他說什麼？」哲夫聽不懂丹麥話，但從那人担心的口氣已聽出點問題了，克萊因趕快解釋給他聽。哲夫拉了拉黎漢遜的手道：「叫他們用桌子椅子盡力堵住那地方，任何重的東西都堆在上面，盡可能令他們難以闖進引擎間。」

黎漢遜發了命令後，樣子很憔悴担憂：「他們是不可能擋得住闖入者的。」

「增援？」哲夫問。

黎漢遜苦笑了一下：「在船上我們只有一柄槍，就是警衞長拿的那一柄。」

「如果把他派到引擎間去，那麼就可以在那兒反擊，對進攻報以進攻，狠狠地打，只此一法。」

「你該明白，這無異是送死，得先要他自願，」黎漢遜吩咐道：「警衞長，請來一下。」

當他們把情況講給警衞長聽時，警衞長不斷點頭。他的回答是：

「船長，我樂於執行這反攻擊計劃，如果他們不是武裝得很好，我看是能制服他們的，雖然我還有一梭子子彈，但我不帶去了，根本沒有機會上子彈的。我可以從儲物室進去，如果門能無聲地打開，可以令他們被打個措手不及。」

他悄悄地走出去了。

過了一陣，黎漢遜道：「他現在該到達那兒了，掛電話到引擎間吧。」

技術員在螢幕上出現，他興奮地說：「船長，聽到槍聲！我們隔着牆也聽到，很多響呢！而且，闖入者已被制止，停止破牆了。」

「好！」

哲夫聽了克萊因翻譯後說：「他們可能並未被制止，只是被拖住罷了。」

「警衞長沒有回來，」黎漢遜憂慮地說。

「他根本就沒有打算回來的，」哲夫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在戰爭中」，流露情緒是一種奢侈，「現在必須組織第二次反攻擊，如果可能，找更多志願者，用任何東西武裝他們，我們只有片刻的喘息，必須採取行動。如果准許，我願率領他們。」

「船長，電話，」無線電生說，「是一個美國代表掛來的。」

「我現在不能受到干擾，不聽。」

「他說他知道這次襲擊，他要求幫助我們呢。」

黎漢遜無奈地接聽電話，在螢幕上出現一個戴着厚邊眼鏡的男子。

「黎漢遜船長，我知道赤黨在襲擊你們，我願意提供援助，現在我們正要到艦橋來。」

「你是誰？你怎麼知道的？」

「我名叫博斯達，是美國的一名保安官員，我被派上太空船作這次旅行，就是為了可能發生一類事，我有幾個武裝的人跟我在一起，現在我們就來了。」

黎漢遜不必看哲夫搖頭，就已下了決心。

「你說你有武裝的人？任何武器都是不准帶上船的。」

「船長，」博斯達說，「我們武裝是爲了幫你們防守的，你現在會需要我們了。」

「我不需要，留在你們的地方，有人會來收繳你們的武器！」

「現在我們已動身到艦橋，阻止不了！我們美國是一定要參戰的，別忘了，而北約組織……」

「去你媽的北約組織！如果你向艦橋移動一步，你們已淪爲暴徒，同你們罵的赤黨是全無區別，你們都是一丘之貉了！」

「黎漢遜船長，你這樣做就是叛變北約，你們國家是北約成員，你不要我們幫忙，你們國家要的！」博斯達冷笑地講完，就切斷了聯絡。

哲夫走到門邊，叫道：「門是鎖上了，有什麼方法加強這兒的防守，頂住這門？」

其他人在黎漢遜帶領下，來到哲夫身邊，他們已從閉路電視中看到一羣人向這門跑來。五個、十個，已經拐過彎，折入門外的走廊。博斯達帶領，在他後邊是台灣的

代表，一些南美的代表，一個越南人。其中有個舉起一張爛椅的椅脚，向電視錄影機打去，閉路電視立即什麼也看不見了。

哲夫望着門口，鎮定地說：「看來情況相當困難了，我們兩處受敵，但連一樣武器都沒有呢。」

「船長，」電報生從艦橋喊道：「引擎室報告說，破牆又重新開始啦！」

氣密門外響起了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門被炸彎，向裏邊彈開，一股濃烟跟着從走廊瀰漫進來。

他們都被這突而其來的爆破嚇得楞住了，大家都伏下身子。門震動了一會，有一個人將炸彎了的鋼門往裏推，他手持臨時組合成的手槍走進來。

當他擠進炸彎了的鋼門時，哲夫一躍而起，伸手一把握住那人的手腕，將手扭向上方，使槍指向天花板。槍開了一響，在大家被爆炸震得還嗡嗡響的耳中，槍聲只像噫的一聲。哲夫用另一隻空着的手，一刀砍在那人的頸上，把那人的脖子砍斷。他拿起了那柄古怪的手槍，向那人連開幾槍，子彈被打光了。

這只延誤了一下進攻罷了，跟着門被推得更開，兩個人爬了進來，被那屍體絆了一跤，黎漢遜一拳揍在一個人的臉上，他力氣那麼大，把那人打得飛出門外去。

不過他們人數上吃虧，而且在武裝上也比不上敵人，他們只有以血肉之軀來和有武器的敵人作戰，用拳頭來應付手槍，自然是寡不敵衆的，但他們也盡力揍倒了好多個敵人，給敵人以嚴重的打擊。

哲夫將軍拚命搏鬥，只有在身上連中三槍之後，才倒下來。

他們沒有開槍射擊黎漢遜，但幾個人撲上來，雖說黎漢遜像一隻老虎那麼猛，終於被幾個人按住手脚，有人在後邊用棍子猛敲他的頭，把他打得無法反抗了。

克萊因不擅打架，但他也盡力而爲，只是很快就被制服。

當他們被揪着拉進艦橋時，死傷的人留在門口過道上。艦橋上唯一沒有參加戰鬥的是電報生，他沒有離開過崗位，還在向無綫電講着話。

「閉嘴！」博斯達向他大喝一聲，擧起手槍，「你在跟誰通話？」

無綫電員臉色發白，仍緊緊握住話筒不放。

博斯達一把奪過話筒，用槍頂住電報生的胸口，喝道：「說，跟誰講話？」

電報生回答道：「我們月球基地，他們已將我們的話轉發給哥本哈根，我告訴了他們太空船上發生的一切。有人已闖進了引擎間，將引擎間佔領了。」

博斯達考慮了好長一陣，然後垂下手槍，微笑起來：「你做得很對，繼續做報告吧，告訴他們，你們已獲得支援，赤黨雖然佔領了引擎間，但決不能到達艦橋的。現在，我怎樣才能同引擎間聯繫？」

電報生默默地指着電話螢幕，螢幕中出現了一個冷酷的面孔，博斯達也同樣冷酷地走到電話前邊。

他說：「舒密特，你是個叛徒！我一見你是東德代表，我就知道你是個叛徒了。你這樣幹實在太不聰明啦。」

他轉過身來，對正在掙扎着逐漸甦醒過來的黎漢遜說：「船長，我認爲這個人，他是一個僱傭特務，我在這兒對你來說是件好事。」哲夫將軍雖然身受重創，他倒在地上，背靠着牆壁，一聲不響在聽着，顯然不去理他流血不止的腿，血已把衣物濕透了。他的右臂被一顆子彈擊中，他將右手伸進撕開了的襯衫捂住胸口。

克萊因的眼鏡打碎了，不知掉落在哪兒，他看不清眼前的事物，在眨巴着眼睛，設法想理解發生着什麼。

博斯達厭惡地望着螢幕上舒密特的形像，說道：「我並不喜歡同叛徒談交易……」

舒密特以冷嘲熱諷的口吻回敬道：「我們全都得作一些小犧牲的。」

博斯達氣得臉都漲紅了，不理會他的話，繼續講下去：「看來這兒是一次對峙的僵局，我們佔領了艦橋和控制儀。」

「而我和我的人却佔領了引擎和D字飛行儀，我們的力量雖然不夠強，但我們都武裝得很好，你是趕不走我們的，目前是勢均力敵。」

「少說廢話，我沒時間跟你這卑鄙的兩頭蛇磨牙！」博斯達輕衊地說。

「博斯達先生，那麼你這個美國特務頭子打算怎麼辦呢？」舒密特冷笑着問道。

「尼基丁博士跟你在一塊吧？」

「當然，那還用說嗎？你以為我們是白吃飯的嗎？」

博斯達將電話掛斷，回過頭對黎漸遜說：「那可十分糟呢，船長。」

「你說什麼？」黎漢遜被揍的頭已清醒多了，「誰是這尼基丁？」

克萊因回答他：「尼基丁博士是蘇聯比較出名的物理學家，他如掌握了圖表和電子綫路圖，現在他該已掌握到D字飛行儀的基本原理了。」

「一點不錯，」博斯達說，他把槍收起，「他們佔據了引擎間，但並沒有佔據艦橋，所以還不算被他們打敗。」他命令電報生道，「向你們的上級報告，目前是一種僵持狀態，如果我們不是在這兒，他們可會佔領整艘船了。船長，你明白了吧，你們是看錯了我們啦。」

黎漢遜問道：「你們是從哪兒弄來手槍的？還有那炸藥？」

「這很重要嗎？槍筒我們特製成墨水筆的樣子，彈藥是先吞進肚裏，上船後再嘔出來，塑料炸藥是藏在牙膏筒裏，都是些很平常的東西，這是無關重要的。」

黎漢遜坐直身子說：「對我來說，這是重要的，博斯達先生，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很難說。首先，給你們的人包紮一下。設法與那雙重特務舒密特它排一次談判，我們得做點什麼東西，我想，得往回飛，避免更多殺傷。現在他們已掌握了飛行儀，那麼說，貓兒是出了袋子了，秘密已經洩露無遺，你們在哥本哈根的人應明白，盟國之間無秘密，呃？我想美國會通過北約組織來處理它的，但這不是我責任的領域了，我只是個執行者。不過俄國這次是趕不過我們的了，再不會有D字差距，美國又會走在全世界前邊了。」

黎漢遜皺起眉頭，感到噁心。

博斯達指着他說：「有一件事，你是辦得到的。」

黎漢遜痛苦地慢慢地站起來，跌跌撞撞地坐到他在控制儀前的座位上去。他問電報

報生道：「你正跟誰在談話？」

電報生說：「現在已接通哥本哈根，可以直接通話了，對方是副部長，哥本哈根這時是半夜，我們掛去時，其他的人已睡了，對方該已立即通知了其他人，皇上、首相他們已在趕路來接聽。」

「我怕我們不能等他們了。」黎漢遜沉重地說。他們一問一答是用英語，這樣博斯達才聽得懂。

黎漢遜轉過頭來對博斯達說：「我樂於向他們解釋已發生的一切。」

「對，應該這樣，他們是希望知道的。」博斯達表示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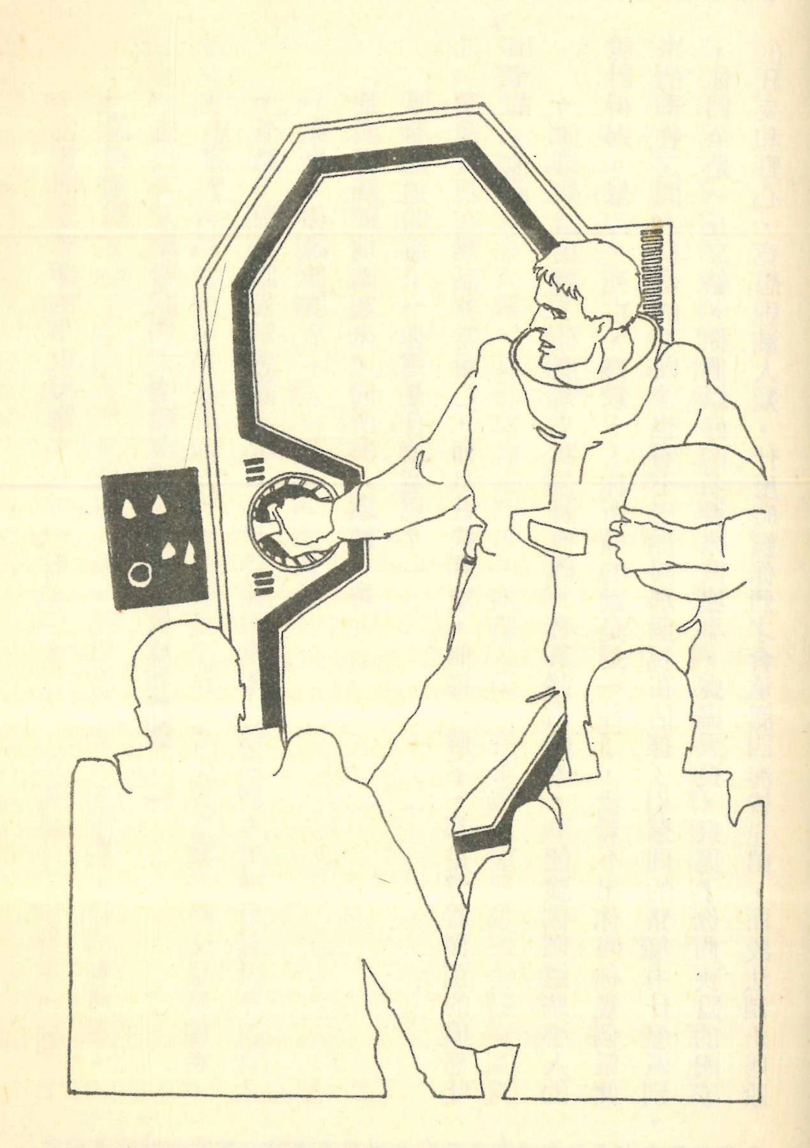
黎漢遜接過話筒，仍用英語，緩慢而小心地把當前的情勢講述了一番。過了好一陣，等信息到達地球，才傳來了答話，對方是用丹麥語說話的，黎漢遜也用丹麥語回答他。

當他講完後，在艦橋上呈現出一陣緊張的沉默。

「嗯？」博斯達問道，「談得怎麼樣？他們說了些什麼？」

「他們同意了我的意見，」黎漢遜告訴他，「目前的情況是沒有希望了。」

「這樣想就對了。」



「我們同意該辦的事就得辦。」

「說得很對。」

「他代表人民對我們太空船全體人員表示敬意和感謝。」

「感謝？」

「不錯，對我們表示感謝。」

「見鬼，你說什麼？」

黎漢遜莊嚴地站起來，向所有人環顧一番。

博斯達追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黎漢遜現在講話非常耐心，而且莊嚴鄭重，他每一個字，都是帶着深沉的憤怒吐出來的。他說：

「你想知道我說了什麼嗎？我告訴他們，必須制止你們，不能讓你們這些小人的詭計得逞。暴力、死亡、殘殺……你所懂的就是這一些了，我看不出你同你幾個僱傭來的畜牲之間有絲毫的不同，也看不出你同那個現在佔據了引擎間的猪玀有什麼區別，，你們全是一丘之貉。你們以好的名譽來做壞事，喪盡天良，只爲了你們狹隘的國家的狂妄和野心，竟想毀滅人類，什麼時候你們才會承認四海皆兄弟，而設法制止屠殺

自己的兄弟？單單是你們國家，就已擁有了足以四次將地球炸毀的原子彈了，那麼爲什麼要再增加D字反應的破壞力量呢？」

「可是俄國佬……」

「俄國佬？他們同你們都是一路貨，他們也跟你們一樣，是想作世界的霸主，口口聲聲說要解放全人類，却到處伸出熊爪，奴役人民，在本質上你們是完全沒有區別的。」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胡說八道！」

「人之將死，其言必善！」

「死？」博斯達嚇了一跳，把槍再次舉起。

「是的，你以爲我們會雙手把D字飛行儀乖乖奉上給你嗎？我們曾設法不用殺人來保護它不讓你得到它，但你却迫我們非這樣做不可，至少有五噸炸藥安置在船身，由地球發出的無綫電信息引爆……」

在擴音器中傳出了雄壯的丹麥國歌。每一個音符就像一粒子彈，射向博斯達。

博斯達粗聲尖叫起來，轉過身，向控制儀開槍射擊，子彈射中了電報生。他把子彈全部射進儀器裏去了。

「制止信號！制止信號！」

但是音符依然莊嚴地響着。

黎漢遜挺起胸膛，對瘋狗似的博斯達說：「枉費心機！在這兒是制止不了無綫電信號的。」

黎漢遜根本不再理會那亂成一團的敵人，他轉過身來，走到一直站在那兒默不作聲的克萊因身邊，握住他的手，開始講着什麼話。

哲夫將軍在大聲地笑，他是在勝利地笑，在欣賞着博斯達這羣小丑在亂蹦亂跳的太空滑稽劇。他感到自己已爲正義做了應盡的事，死而無憾了。

克萊因和黎漢遜臉上露出笑容，他們的眼睛濕潤了，他們緊緊地握着手。

一閃巨大的火焰，在太空中爆發，一切都在烈焰中化爲烏有。

二五

對於黎漢遜的妻子瑪莎來說，這所有的事件有着一種夢似的性質，使她覺得可以忍受下來。那是當晚半夜四點十七分羅穆生打來的電話開始的。

四點十七分！這時刻意味着很重要的事發生了，才會半夜吵醒她。這時刻，是她的世界末日了嗎？不，她仍活着，黎漢遜正遠離了她，在太空中飛翔，她認爲丈夫每次飛行都會囘到她身邊來的……

跟着，她像失去了思想似的，什麼也記不起來，像麻木了一般地接聽人們打來的電話，有首相親自打來的，有皇室……四點十七分！她設法對任何人都態度好些，她是個大學畢業生，至少懂得禮貌的。

但她無法理解，她知道黎漢遜駕駛太空船就像駕駛波音七四七一樣熟練，可是……

……

當她被送上一艘新的太空船，飛向月球基地時，她覺得跟坐噴氣式飛機並無區別，只是座位更多些，這艘新船叫「太空巴士」，甚至還有一個高大的金髮的空中小姐

在太空船上，一路上陪伴着她，還與她談過話，講話帶有很濃的瑞典口音，這種溫柔的聲調是很討男人喜歡的，但在語調中充滿了悲傷，同機上每個人的心情一樣，從沒有見過她笑……

舉行了葬禮，也建起了紀念碑，紀念碑就聳立在窗前那沒有空氣的土地上。下了半旗，軍號吹奏出撥亂人心弦的哀音，但是沒有人埋葬在那裏。根本沒有一具屍首，他們說，一聲爆炸，立即毫無痛苦地死掉，而且，是在那麼遙遠的太空裏。

很多天以後，羅穆生才把這次爆炸的內幕告訴她，她也聽了全部無綫電報告的錄音，她再次聽到了丈夫最後沉着鎮定的講話聲。這一切就像是瘋狂的行爲，人怎麼會這樣對待人？但他們却幹出來了。這次爆炸，並不是自殺，黎漢遜是那樣一種人，他是不會自殺的，她無法想像丈夫會自殺。他是擁抱着勝利而死去的，他的死，使她認識了很多以前從來沒有認識過的東西，教育了她什麼是人，什麼是生活……

喪禮之後，他們都聚在一間起居室裏，羅烏娜給瑪莎遞過一杯酒說：「喝一點吧，提提神。」

「好的，謝謝你。」瑪莎喝了一口酒，設法注意周圍其他的人。她知道很快就會飛返哥本哈根的，但她忍受不了別人對她表示遺憾和同情，她不喜歡那樣。她又喝了口酒，向四周望望，那邊有一個高級的軍官，還有一個人，她忘了他的名字了，是太空部的。

羅穆生在憤慨地說：「這不能再次發生，我們把其他國家當作文明國家，想不到他們爲了貪婪，竟偷運武器上船，僱了殺手，在太空中搞騎刧、破壞，這太卑鄙無恥了！簡直使人難以置信。他們不可能再有另一次機會，我們也不能再犧牲我們自己人的生命了。如果他們要再次這樣幹，我們就殺他們，不能手軟！」

「喂，聽我說，」那軍官說。

「新的D字太空船將建成有完整的內邃分隔，我們會對此大力宣傳，船員在一頭，乘客在另一頭，中間沒有艙壁，如果需要，派一隊士兵上船，用槍枝和瓦斯加以武裝……」

「老兄，你講得太遠了。」

「對，不過你明白我的意思，這種事絕不能再次發生的。」

「他們不會罷手的。」太空部的人陰沈地說：「總有一天他們會從我們手中把D字飛行儀奪去的，美國和蘇聯都在千方百計爭奪，他們會不擇手段，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是啦！」羅穆生道，「不過我們盡可能把這日期延遲，除了這點外，我們又能做什麼呢？」

對此大家默不作聲，沉默就是唯一的回答。他們還能怎麼辦？

「失陪了，」瑪莎說，當她離去時，男人都站起來。她知道到哪兒可以找到基地的指揮官，他是個頂隨和的人。

指揮官告訴她：「黎漢遜遜夫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你這樣的要求，我們當然會留意把黎漢遜船長的遺物寄回給你的，不過如果你希望自己帶走任何東西的話……」

「不，我只想看一看他還在這兒時住過的地方，我過去一年難得見到他呢。」

「我完全理解，如果你允許，我親自帶你去吧。」

那只是一個小小的房間，並不豪華，還是最初階段時建築的那些單元。她被單獨留在那房間裏，牆壁還可以看出灰水下面是在木板架上灌水泥建成的。床是金屬的，頂硬，還有一個衣櫃和入牆抽屜，唯一奢侈的是窗口，面對着月球平原，那只是個舷窗，是用兩個舷窗焊成的。她從窗口望出去，看着外邊沒有空氣的山丘和平原，清楚而明晰，她想像得出他寂寞時站在這兒想家的樣子。

他額外的制服還整齊地掛在衣櫃裏，她想念他，她多麼懷念他啊，特別是永遠失去了他的現在，她才知道自己是多麼愛他。她用手巾抹了一下眼淚，到這兒來是一件錯誤，他已經死了，永遠也不能回到自己身邊了，爲什麼上次發生了那事後，自己這樣對待他呢？

是該離去的時候了，當她轉身要走時，她注意到小桌上放着一個小相架，那是她的照片，是一幅彩色的小照片，她穿泳衣，是在某個快活的日子照的，笑得很愉快。由於某種原因，她不想再看它，她把照片放進手袋。

打開抽屜，裏邊放着他的睡衣，她探手摸摸，碰到一了點硬東西，原來那是一本《四號D字飛行儀駕駛操作的基礎》。他一定會研究它，他每次飛任何飛機前，總是先全面研究才駕駛的。新的太空船自然亦無例外，他把這冊子忘在這兒了。

一些人爲了獲得她手中這東西而死掉，另一些人爲了制止他們也死掉了。

她把她放回抽屜，但猶疑了一下，再望着它。博斯達已經死了，她已聽說了，是死在船上的，現在大使館裏已換了新人，這人曾設法同她聯繫，她已把姓名寫下在什麼地方。

她可以把這冊子給他們，他們就不會再打擾她了。一切都可以一了百了，不會再

有麻煩啦。她把小册子放進手袋，手袋並沒有鼓起來，她關上抽屜，再望了一次這小房間，然後離去。

當她回到原來的起居室，有些人早已準備好動身了，她環顧四周，找到了一個熟悉的人，他靠在遠處的牆壁，站在那兒望着大窗口外的景色。

「士高先生，」她叫了一聲。士高俐落地回轉身來。

「哦，黎漢遜夫人，我早看見你了，只是沒有機會同你談談，這一切，一切……」

他臉上顯出一種內疚的神情，她想，他是因發生了這一切感到自責吧？

「這小册子，我是在我丈夫的遺物中找到的，我想你不希望它隨便亂放的。」瑪莎打開手袋，把小册子拿出來給他。

他望了一下題目，說道：「老天，眞是不能亂放啊，謝謝你，你太仁慈，經常幫我忙，人們都不想想，不幫忙我的工作。這是編號的密件，我們還以爲它是在『丹麥雄鷹』號上呢，我想都沒想到會留在這兒。黎漢遜夫人，我要再次感謝你，我想你還不知道幫了我們多大忙呢。」

瑪莎微微一笑：「士高先生，可我知道的，我丈夫和很多人是爲了保護這本書裏的東西而獻出了生命，難道我能不理嗎？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每一個人是多麼關懷我呢。」

跟着，是返回地球的時候了。

二六

車一停定，羅穆生就跳下車，三脚兩步跑上門階，猛按門鈴。門並沒鎖，他推門而入。

他一進門就大叫：「瑪莎，你在家嗎？」

他關上門，傾聽了一陣，只聽見時鐘的答的響聲。跟着他聽到客廳裏有人在抽泣，她伏在沙發上，肩頭在絕望地哆嗦，無法控制地在哭，報紙落在她身旁的地板上。

「烏娜掛電話給我，我整晚都在實驗室裏，你在電話裏聽來好悲傷，她嚇壞了，我立即趕來，出了什麼事……？」

他走近去，看到了報紙第一版，就明白了答案。他彎下身來撿起報紙，第一版差不多被一幅照片佔滿了，照片裏是一架大約小汽車型的蛋狀飛行器，在一群張口結舌的人頭上幾米，懸空浮動。一個微笑的姑娘在細小的駕駛室中在揮手，在飛行器前的車頭燈上方寫着「本田」兩個字。通欄大標題是：「日本人揭開地心吸力的秘密，宣稱新的原理將使交通運輸發生大革命。」

瑪莎現在坐直身子，用濕透了的手帕在抹眼淚，她頭髮蓬鬆，哭得眼都腫了。她哽泣得差點窒息地說：「我昨晚吃了安眠藥，十二個鐘頭了，沒有聽到無綫電廣播，什麼也不知道。今天早上起來吃早餐時，我看到了報紙……。」

羅穆生憂心忡忡地點點頭，坐到沙發上去。

「這是眞的嗎？」她問，「日本人有了D字飛行儀了？」

他再次點點頭。她用手指抓住自己的臉，指甲陷進肉裏，尖叫着說：

「白白犧牲！全都白白爲了它犧牲了性命！日本人早已偸走了D字原理，漢遜、克萊因，他們全都無謂犧牲啊！」

「不要激動，」羅穆生說，他倚上前去，摟着她的肩頭，感覺得出她痛苦地哭得渾身哆嗦，「唉，眼淚是不能使他復生的。」

「所有的保安……全沒有一點好處……秘密還是洩露出去了……。」

「正是保密才使他們全部喪生的，」羅穆生說，他的話陰沉得像冬夜，「眞是愚蠢的浪費啊！」

他言詞的苦澀，比同情更有力，瑪莎聽進耳裏，令她震驚。她問：「你說什麼？」一邊用手背揩着眼淚。

羅穆生以怨恨的目光望着報紙，用脚踩它：「正是保密，我們沒有永遠的秘密的，我和克萊因已經向保安部門提過，但他們就是不聽。可能只有漢遜和他頂頭的官員才知道船上是安置了破壞的炸藥，如果克萊因和我知道，一定會拒絕飛行它，並公開這件事，這眞是罪過，浪費，而且太糊塗了。」

「這是這個意思？」她被他這番話嚇壞了。

「就是這個意思，只有政界人士和保安人員才相信保密是重要的，可能人們看間諜小說看得太多了，深信秘密不會被竊，可是大自然母親是最大公無私，沒有秘密，一切都公開，任人看，任人用。一切都在外邊，公開讓你看，有時是需要找對地方才看得見而已。克萊因是明白這點的，正因此他把發明帶到丹麥來，因爲我們有重工業的機器，可以在這兒更快地發展它，建造出D字飛行的太空船。但是別的人也能發明它，那只是時間問題罷了。一旦他們知道有了一種D字反應，他們將知道該向哪方向去探索的，我們有兩件東西是受人讚賞的。世界上很多科學家都知道克萊因在研究重力，他同他們通信，他們也在雜誌上讀到他的作品，他們所不知道的乃是他的基本探討是錯誤的，他發現了那事實，但永遠沒有時間來得及去打磨那研究成果。D字反應的眞正發現是來自太陽耀斑遙測紀錄，那些資料讀出是分發給各合作國家的，這種聯

繫被找出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哦?那麼任何國家都可以發明D字反應嗎？」瑪莎問。

「不錯我們爭取到了時間，比別人走快了大約兩年，這使我們能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只是時間上我們走快了兩年罷了。」

「那麼，爲什麼要殺人？那些間諜活動……。」

「都是在白耗精力！保密，永遠是不讓左手知道右手在幹什麼，特務機關設法去偷竊秘密，而同時另一些秘密的實驗室也在致力於發明它，而特務活動是一旦你動用了它是難以制止的，如果這事不是那麼慘，倒是頂具諷刺性的呢！我是最後才聽到這整個事件的全過程的，昨晚一整晚我跟保安人員在一起，聽取他們報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當那太空船被炸毀時，你知道有多少個國家已找到D字反應的本質了?我告訴你吧，有五個。日本以爲自己最快，還想要求國際專有權，他們的申請被別的四個國家否決掉，那些國家早已申請了呢，只不過是由政府保密罷了。德國和印度是這些國家中的兩個。」

「還有兩個？」她心中有數地倒抽了口氣。

「美國和蘇聯。」

「不！」

「對不起，我心裏也同樣難受，你的丈夫、克萊因，還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在這次爆炸中犧牲掉，這是白白犧牲，因爲造成這次騎劫慘劇的國家美國和蘇聯早已找出了D字反應的答案的，但由於這情報是絕密的，他們不能告訴特務機關和行動人員，怕洩露出去，我對於這些間諜機關是痛恨的，同樣也責備我們的保安部門，是他們一致造成太空船爆炸的啊！對於任何一個捲進這一狂潮的國家，責備又有什麼用呢？這是千篇一律的編執狂，所有保密人員都是一樣的，自以爲是要保密，因而害怕洩密。他們可能都是愛國者，但他們的處事態度是令人噁心的。這類人是永遠也不理解，汽船時代必然建出汽船，飛機時代自然出飛機，D字飛行的時代自然會普遍應用D字飛行儀的。」

「我眞不了解你，」她想哭，却哭不出來，欲哭無淚了。

「這種事已在不斷重複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知道美國發明了雷達，他們立即着手，他們已發展出磁控管和其他主要部件。跟美國一樣快，只因爲生產設施有問題被卡住罷了。那是雷達時代，誰都會發明出雷達，現在是D字時代……。」

「難道他們的死全都是白白犧牲？完全是不必要？」瑪莎問。

「不！」羅穆生猶疑了一下，設法微笑，但笑不出來，「至少我希望不會是完全不必要，這次爆炸中死了來自很多國家的人，這次震動總應使人們心中有些理智吧，或者甚至會使政界震動，他們可能將這一發明用於增進全人類的福利，只此一次做件對的事情吧。不要再爭吵，不要將它再發展成一種毀滅性的武器。正確地使用D字反應，能使世界變成壹個天堂。日本人甚至比我們更進了一步，他們已不需要分隔的能源，他們深入研究了能量守恒，發現D字反應本身也產生動力。所以說，我們現在全都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城市的邊緣，這一事實是需要慢慢習慣去適應的。不過，這個世界，我們大家都應團結一致去面對事實，任何人或任何國家企圖使用這種力量去傷害或去戰爭，一定得立即加以制止，爲了全人類的利益，我們必須扭成一條繩。從這樣來看，那麼你丈夫的死和所有犧牲者的死，將不是白費的，如果我們能從他們犧牲中學到一點東西，那就很值得了。」

「能嗎？」瑪莎問道，「我們眞的能嗎？我們能造就一個從來不見得可能實現的新世界嗎？」

「我們必須去做，」他說着，握住她的手，「我們可能也會爲之而死，但我們得拚命去幹！」

她笑起來，但全無笑意。「一個新的世界，或者就沒有世界了。」

烏雲已經散掉，陽光又普照大地，可是在房間裏，他們兩人坐著，心頭的悲慟却永遠也無法消除。

科幻名著選讀④ 太空潛艇

原著者／哈利・夏理遜
編譯者／林　宗　達
發行人／陳　秋　琴
出版者／福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南市新興路533巷61弄８號
通訊處／台南郵政信箱921號
電　話／(062)619595
印刷者／宏玉印刷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２１６６號

中華民國71年２月出版　特價75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書推介

黑洞

橫亙在遙遠的太空中、像個盤據在宇宙中的大蜘蛛網、吞噬了附近所有物質的黑洞，在科學界始終是個不可知的謎。以人類的力量，是否能穿越它？

帕洛米諾號在太空探險的回航中，發現了失蹤二十多年的飛船——天鵝號。在天鵝號上，他們揭發了一個可怕的大陰謀，但此時整艘船卻不斷的駛進黑洞……。

這是一個以人類科學智慧向宇宙挑戰的故事，精采處令你摒氣凝神，究竟誰是勝利者？